THE HISTORY OF RASSELAS, PRINCE OF ABISSINIA

快乐王子：雷斯勒斯

SAMUEL JOHNSON

〔英〕塞缪尔·约翰逊 著

[illegible]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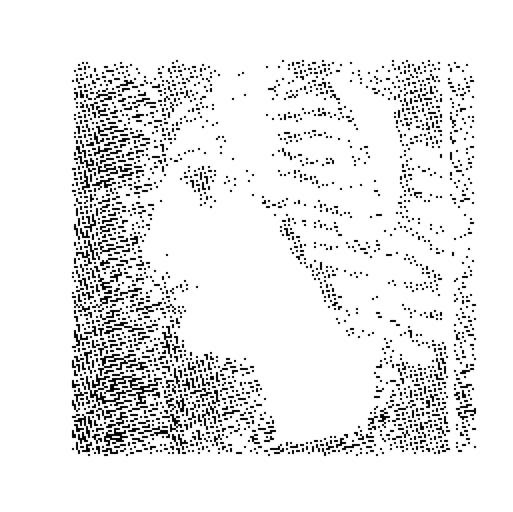
快乐王子:雷斯勒斯/(英)约翰逊著;郑雅丽译.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301-05660-5

Ⅰ.快… Ⅱ.①约…②郑… Ⅲ.小说 Ⅳ.H319.4:I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9808 号

书　　名:快乐王子:雷斯勒斯
著作责任者:〔英〕塞缪尔·约翰逊 著　郑雅丽 译
责 任 编 辑:范一亭
内 文 插 图:姜　淼
版 式 设 计:刘德辉
标 准 书 号:ISBN 7-301-05660-5/H·0756
出　版　者:北京大学出版社
地　　　址: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　100871
网　　　址:http://cbs.pku.edu.cn
电　　　话:邮购部 62752015　发行部 62750672　编辑部 62752028
电 子 信 箱:zpup@pup.pku.edu.cn
排　版　者:兴盛达打字服务社
印　刷　者:北京大学印刷厂
发　行　者:北京大学出版社
经　销　者:新华书店
850×1168　32 开本　4.75 印张　95 千字
2003 年 1 月第 1 版　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　　　价:15.00 元



译 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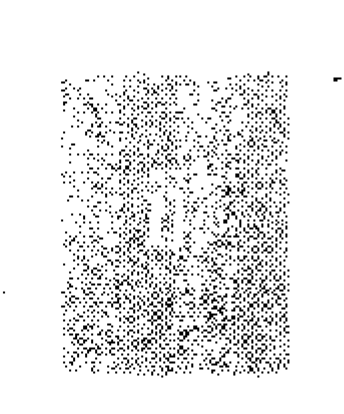
塞缪尔·约翰逊(Samuel Johnson)生于1709年,卒于1784年,英国利希菲德(Lichfield)人。一生著作甚多,包括:*A Voyage to Abyssinia* (1735), *London: A Poem in Imitation of the Third Satire of Juvenal* (1738), *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Mr. Richard Savage* (1744), *Miscellaneous Observations on the Tragedy of Macbeth* (1745), *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: The Tenth Satire of Juvenal Imitated by Samuel Johnson* (1749), *The Rambler* (1750), *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* (1755), *The Idler* (1758), *The History of Rasselas* (1759), *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* (1765), *The False Alarm* (1770), *The Patriot* (1774), *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* (1775), *Taxation no Tyranny* (1775), *The Lives of the Poets* (1781),尤以《英语词典》(*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*)及《快乐王子:雷斯勒斯》(*The History of Rasselas, Prince of Abissinia*)最著名。

1759年,约翰逊为筹备其母之殓葬费(参见James Boswell, *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*,Oxford: Clarendon Press,1:341),用七个晚上完成了《快乐王子:雷斯勒斯》。本书属哲理对话体,警世醒言,主题围绕如何寻找人生快乐。全书49章,主角四人:阿



比西尼亚(Abissinia)王子雷斯勒斯(Rasselas),诗人殷讷(Imlac),妮卡亚公主(Nekayah)及其爱嫔佩凯(Pekuah)。

阿比西尼亚国的快活谷,堪与伊甸园媲美。那里"高山树木林立,溪旁繁花千万;风过处,石缝间香草摇曳,一年四季,地上跌满果实"(第1章)。住在快活谷的其他王子与公主都很快乐,只有雷斯勒斯例外,他告诉一位老师说:"我发现内心知觉无一不对眼,却感受不到快乐。"(第2章)那位老师回答王子:"假如您见过人间地狱,便会安于现状了。"(第3章)王子听了,大喜过望,认为"要是见识人间地狱可带来快乐,那倒非见不可。"(第3章),遂决心离开快活谷。



在诗人殷讷帮助下,王子、公主与妃嫔佩凯离开快活谷,到外边世界见识人生,选择一条快乐的道路。他们遇上不同的人,指示不同的道路;每次都以为找到快乐的道路,但总是失望,朝相反方向走,结果同样失望(参见Lawrence Lipking, *Samuel Johnson: The Life of an Author*, Cambridge, Massachusetts, and London, England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1—192):

1. 少年(第17章)与老人(第45章)
2. 乡民(第19章)与市民(第16章)
3. 贫民(第25章)与财主(第20章)
4. 隐士(第21章)与世人(第16章)
5. 平民(第25章)与权贵(第24、27、32章)
6. 独身者(第26章)与已婚人士(第26、28、29章)
7. 无知妇女(第39章)与知识分子(第18、40、41、42、46章)
8. 修士与俗人(第47章)

其实,“天理平衡,有一乐必有一苦,有一苦必有一乐”(第2章)。约翰逊这种天理平衡的思想,贯穿全书,后来得到公主的赞同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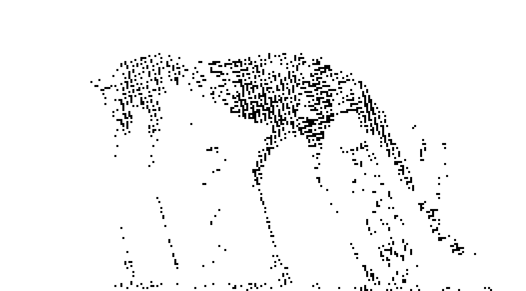
“殷讷常说:‘鱼与熊掌,不可兼得。’”公主答道:“我越来越同意这先入为主的看法。举凡两事物,令人企目而待,梦寐以求的,总被安排成顾此失彼的局面。两种幸福,相去天渊,不能兼得……不要指望鱼与熊掌兼得,面对两者,选择其一,即应心满意足。谁可在春花飘香下,品尝秋收果实?谁可在尼罗河河源与河口,同时汲水而饮?”(第29章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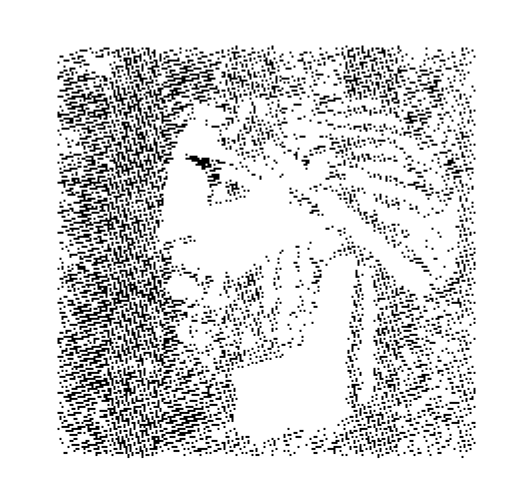
明白个中道理后,故事结束,王子与公主决定回国。

本书前后历时三年完成,其间得到John Lattanzio(澳洲莫纳什大学教授)与Peter Wood(澳洲国立大学教授)提供宝贵意见,多年朋友Geoffrey Hird博士在辨别语义、分析内容上给我莫大帮助,香港大学查良镛基金拨款资助,谨此致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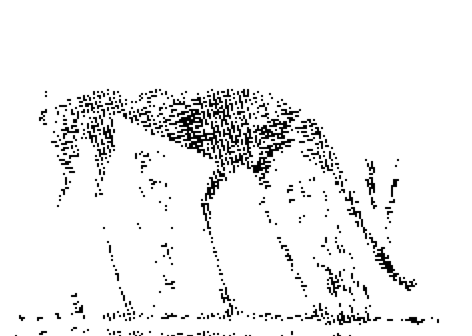
郑雅丽识于香港大学中文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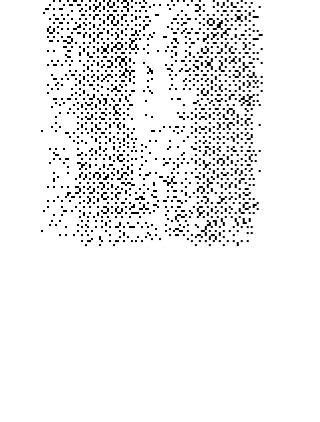
2002年5月22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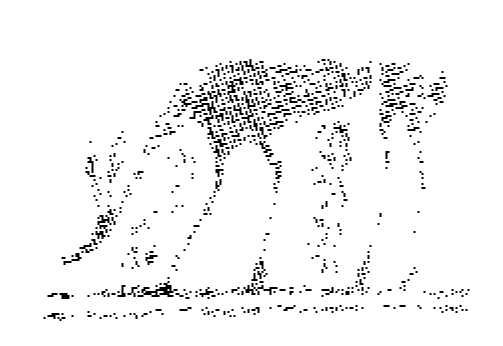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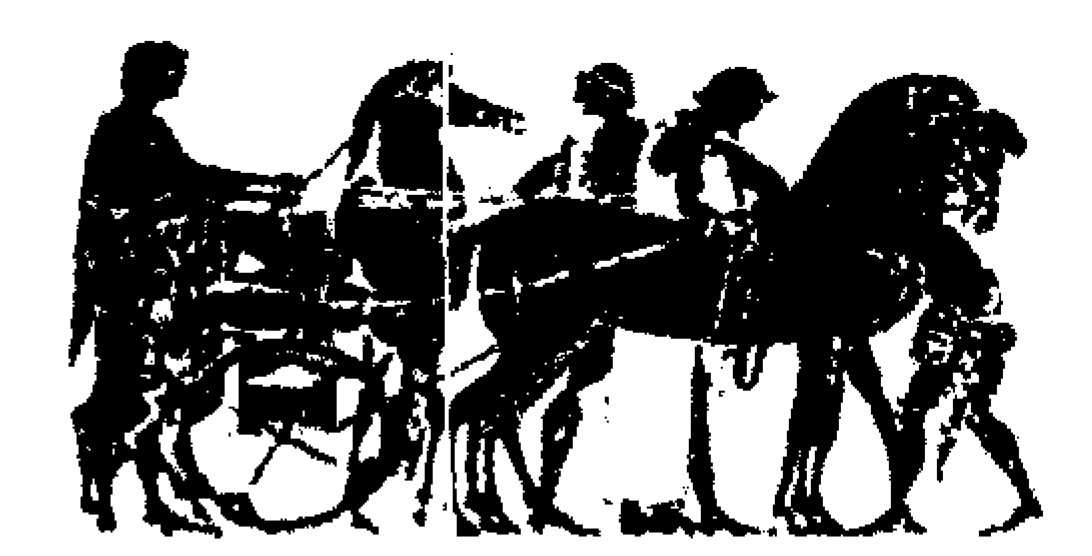


目　录









THE HISTORY OF RASSELAS,
PRINCE OF ABISSINIA

1 山中皇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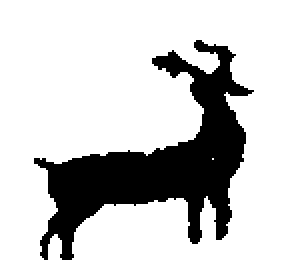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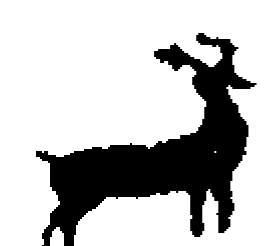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热带之地，按皇室世代相传的传统，雷斯勒斯在登基前，必须跟阿比西尼亚的其他皇族子女，住在一座隐蔽的皇宫里，不能外出。

你热烈追求希望，相信梦境成真吗？你认定年轻时的憧憬，老来必然兑现，今天的缺陷，明天可得偿还吗？听听阿比西尼亚（Abissinia）王子雷斯勒斯（Rasselas）的故事吧！

雷斯勒斯是阿比西尼亚国王的儿子，排行第四。尼罗河（the Nile）源出阿比西尼亚，支流无数，流经埃及（Egypt）大半耕地，号称“众水之父”。

在这热带之地，按皇室世代相传的传统，雷斯勒斯在登基前，必须跟阿比西尼亚的其他皇族子女，住在一座隐蔽的皇宫里，不能外出。

不知是前人先见之明，还是基于沿习，阿比西尼亚王子们所住的皇宫，坐落在安哈拉（Amhara）一个宽阔的山谷里。这儿群山环抱，峰峦俯瞰谷地。山谷惟一入口，是大石下一个洞穴。这洞穴是天然浑成，还是出于人工，从来众说纷纭。洞穴出口，老林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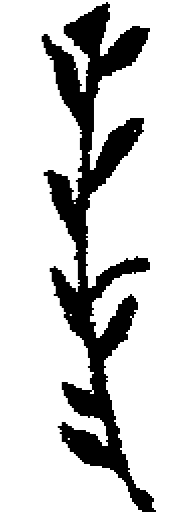
密;通往谷地的洞口,铁门深锁。这铁门高大沉重,以前由铁匠锻造而成,没有机器,单靠人手,不能开关。

溪涧从四面高山流下,润泽了谷地,带来一片青葱,在谷底形成一个湖,湖里养育各种鱼类,天生举翼击水的飞禽,随处可见。湖水积满,从溪道向北溢入高山一个缺口;里面漆黑一片,但闻悬河泻水,一个接一个,直到听不见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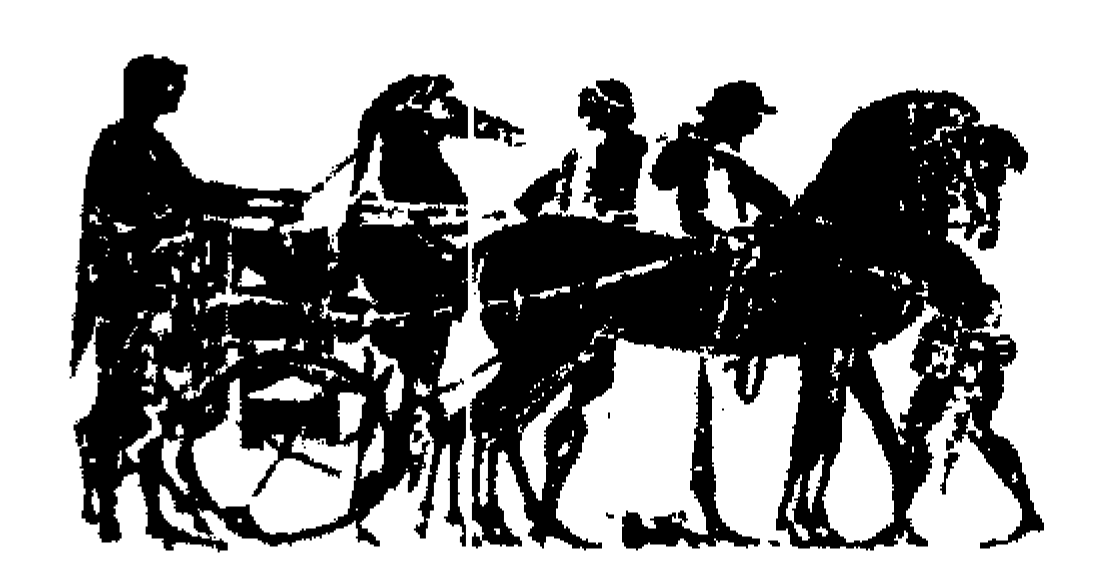
高山树木林立,溪旁繁花千万;风过处,石缝间香草摇曳,一年四季,地上跌满果实。动物在辽阔谷地上闲逛,不管野生还是驯养,吃草的吃草,啖叶的啖叶,既有群山作屏障,就免遭猛兽袭击。这边牛羊成群在牧场噬草,那边动物你追我逐,在草原欢跃。活泼的小羚羊在石堆上跳来跳去,精灵的猴子在树上嬉戏,大象神情严肃,在树下休息。这里洋洋乎发育万物,只见大自然的美姿,不见其恶。

山谷地大物博,自给自足,每年一度国王来访,为儿女带来欢乐和额外补给。其时,音乐一起,铁门大开,连续八天,谷中各人必须上书禀报,如何为深宫平添情趣,充实空余时间,减少沉闷日子;所有奏议,立即有求必应。全国艺人都召来应景:音乐家奏出天然妙韵,舞蹈家在王子御前献艺,希望留在宫中享一世幸福,但是,只有那些能令豪门生活花样百出的艺人,才会入选。这地方与世隔绝,让人觉得安稳、快乐:娱乐翻新迭出,当铁门一关,被拒诸门外的艺人永不能回头,所以节目不会令人日久生厌。因此,年年有新的艺人前来竞技,留在宫中,年年有新的娱乐。

皇宫屹立于山丘上,离湖面约150英尺高。皇宫分成许多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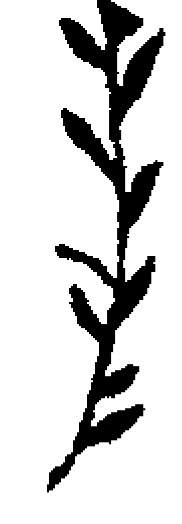


庭院，有的奢华，有的朴实，按尊卑颁配。拱形屋顶由大石建成，缝隙用水泥封密，越久越牢固，长年累月，栉风沐雨，却不必修葺。

皇宫极大，似由神秘女神绘样建成，除了数名老臣祖传得知其中底蕴之外，无人洞悉其秘。每个房间，有明暗道各一，庭院之间相通：不是楼上有秘密走廊，就是楼下有地下通道。许多支柱，出人意表是空心的，内藏历代君王的珠宝，封口铺砌大理石，平时不得动用，留待国家应急。记录珠宝的清册，藏在一座塔里，只有国王在皇太子陪同下，才能进入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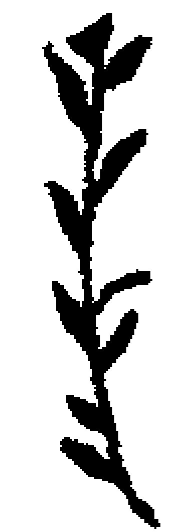
2 快乐王子不快乐

我发现内心知觉无一不对眼，却感受不到快乐。人必然有一秘密知觉，永不能满足；或者有些非感官性欲望，满足了这欲望，才能快乐。

在这里，阿比西尼亚的王子与公主，生下来只懂享受，休息，享受。侍候他们的人擅长娱乐节目，令他们极尽官能之享受。他们在芬芳庭园散步，在稳固堡垒休憩。所学的知识，教他们安于现状。少傅告诉他们民间疾苦，山外水深火热，人们反目成仇，自相残杀。

为了提醒大家不忘身在福中，皇宫每天播送乐章，主题是"快活谷"；又常列举不同娱乐项目，以广招徕。从早到晚，时时刻刻，众人在寻欢作乐。

这法子总算生效，大部分王子故步自封，终其一生，深信自己得天独厚，后天富足，可怜活在桃源以外的人，注定听天由命，劳筋苦骨。



日月推移，他们为自己，为大家庆幸——只有雷斯勒斯例外。雷斯勒斯年方二十六，开始时，他不与人游乐，喜欢独自散





步，沉思冥想。满桌佳肴，往往忘了下箸；笙歌声中，遽然起座，匆匆离去。随从见他性情大变，极力重燃其浪酒闲茶之好。可是他无动于衷，拒绝受邀，每天来到溪旁树下，时而聆听林中鸟儿婉啭，时而静观水里鱼儿嬉戏，时而远望高山草地动物，有的吃草，有的在丛林鼾睡。



他行径古怪，惹人瞩目。一名少傅，与雷斯勒斯曾经抵掌而谈，偷偷跟踪他，希望查出他落落寡欢的原因。雷斯勒斯没发觉有人在附近；石间山羊在吃草，他看得入神，把自己与山羊相提并论。

"人跟动物有何分别？"他说："四周闲逛的动物，跟我有同样生理需要：饿了就吃青草，渴了就喝溪水，饱了就满足地睡；醒来饿了又吃，吃了又睡。我跟它们一样，会饥会渴，但饥餐渴饮后，依然郁郁不乐。跟它们一样，我会饥火烧肠，但跟它们不一样，饱了不会心满意足。饱食之馀，时间沉闷无聊，巴不得又饿了，精神有寄托。鸟儿吃浆果、啄谷粒，飞上树丛枝头，看来自鸣得意，终生鸣唱，其实旧调不改。我招来诗琴家歌唱家，昨天听来清歌妙韵，今天却生厌，明天每况愈下。我发现内心知觉无一不对眼，却感受不到快乐。人必然有一秘密知觉，永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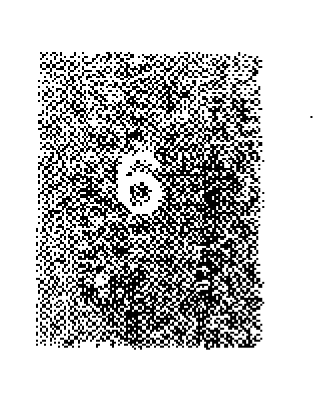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能满足；或者有些非感官性欲望，满足了这欲望，才能快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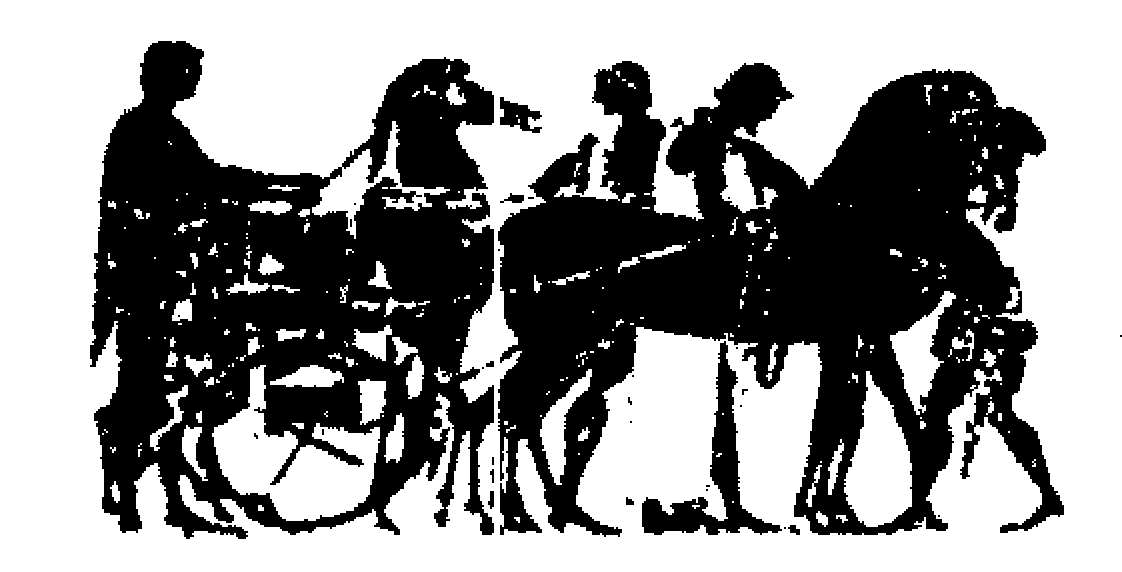
说罢，抬头看见月亮已经升起，便往皇宫走去。他穿过田野，环顾四周动物，说：“你们无忧无虑，与我在一起，不必羡慕，我自有烦恼。我也不羡慕你们，善良的朋友，人与兽之乐，终归有别。我满腔郁结，你们心无牵挂：我害怕未形之患；有时想到一些悲剧，就不寒而栗；有时担心大祸临头，便心惊胆跳。天理平衡，有一乐必有一苦，有一苦必有一乐。”

想着，想着，王子一面回转，一面自我安慰，喃喃自语，他目光如炬，神情显得三分平静。人生痛苦，但他知道自己身享荣华富贵，况且滔滔不绝发了牢骚，心里好过了。晚上，他和大家一起兴高采烈游乐，大家见他心情轻松，便十分高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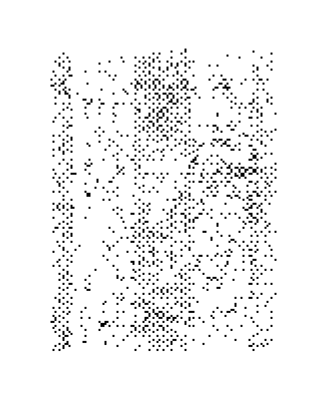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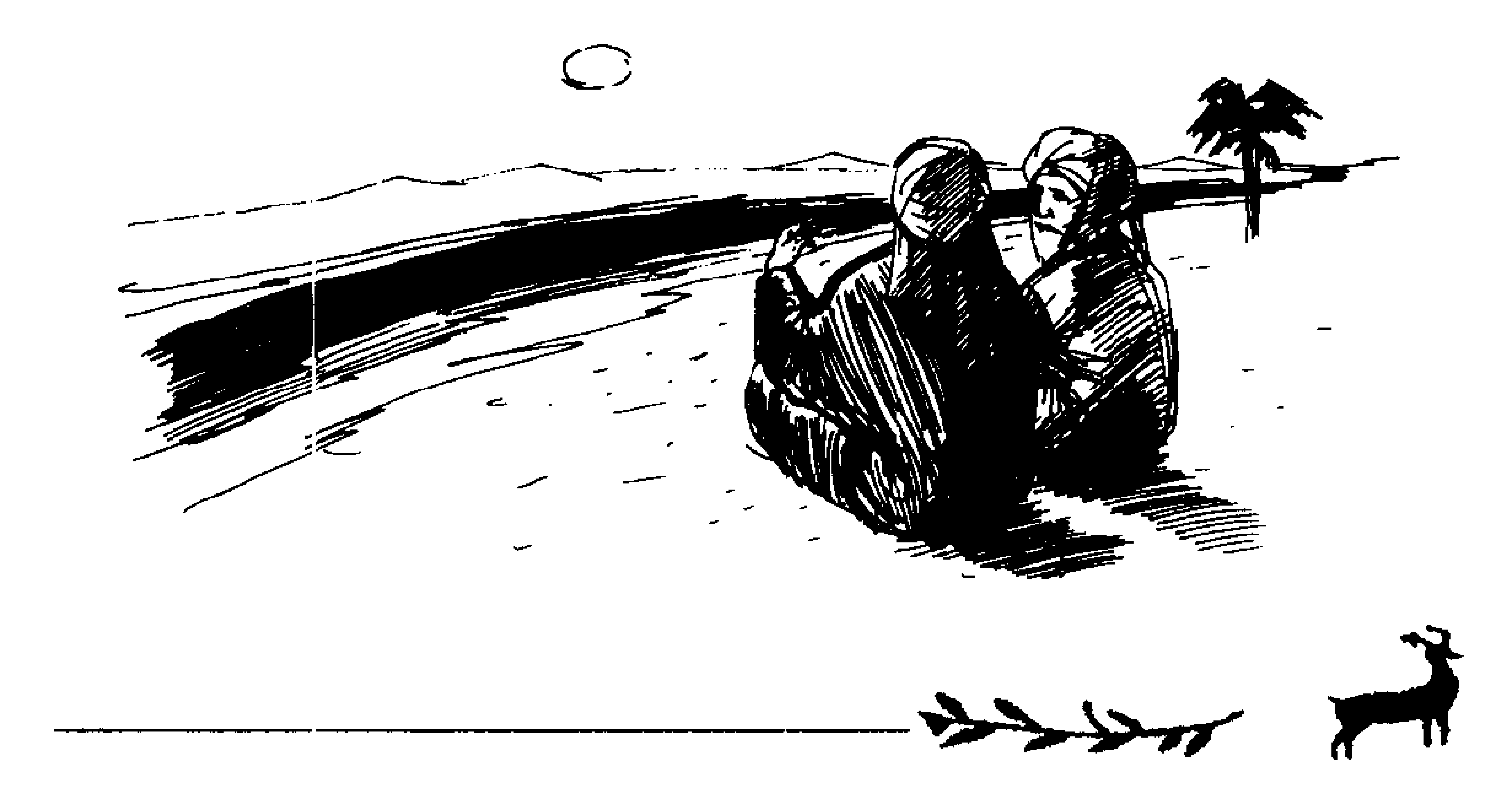


3 一无所缺的缺憾

我不与众同乐，因为我不能从中得到乐趣。我离群独处，因为内心抑郁，不想扫他人兴。

这位旧日老师，以为已经摸透王子的心病，希望对他进行心理辅导，翌日，热心跟他约会，可王子觉得他早已江郎才尽，不太愿意见他。他说："为何他不请自来呢？他的课我还记得，再听没意思，除非把旧的忘了，重新再去听讲。"遂往树林走去，如往常那样平静下来，沉思冥想。心神甫定，王子发觉老师尾随而至，起初颇不耐烦，想立即离去，却又无意开罪于他，到底曾经仰慕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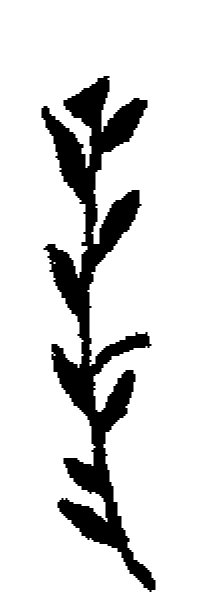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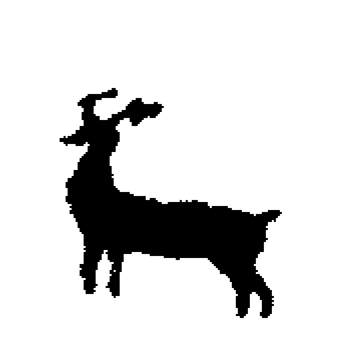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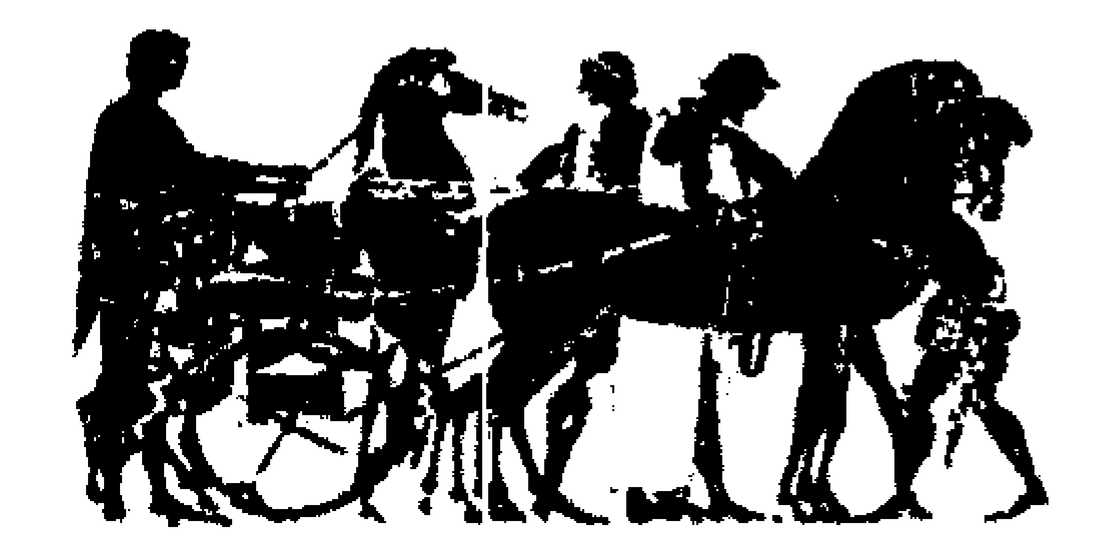
他，现在还喜欢他，便请他一同在河边坐下来。

老人家见王子不嫌弃，便开口说担忧他近日一反常态，问他为何不再与众同乐，而常常离群独处，沉默寡言。“我不与众同乐，”王子说：“因为我不能从中得到乐趣。我离群独处，因为内心抑郁，不想扫他人兴。”“王子殿下，”少傅说：“快活谷从来没有人抱怨过不快乐，您史无前例。希望您知道，您毫无理由抱怨的。阿比西尼亚王竭尽所能，这里您应有尽有；没有劳苦，却有劳苦得来的享受；没有危险，却有危险换来的安逸。环顾四周，请告诉我，您是否曾经有求而不得呢？若是没有，怎能不快乐？”

“一无所缺，”王子说：“或者说，不知所缺何物，正是不快乐的因由。已知所缺何物，心有所属，便发奋图强，不致现在如此：埋怨西山日落迟迟，早上起床面对自己就发愁。见小山羊、小羚羊你追我逐，想像自己也有目标追求，那多快乐。但我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每天、每小时都一样，只是江河日下。您经验丰富，请告诉我如何令日子像童年那么易于度过？那时初生之犊，时刻见所未见。我拥有太多，给我一点保留罢！”

王子这般诉苦，老人闻所未闻，心中纳罕，无言以对，却不能三缄其口。“殿下，”他说：“假如您见过人间地狱，便会安于现状了。”王子说：“哈！这不就给我一个目标吗？要是见识人间地狱可带来快乐，那倒非见不可。”

4 想不完的烦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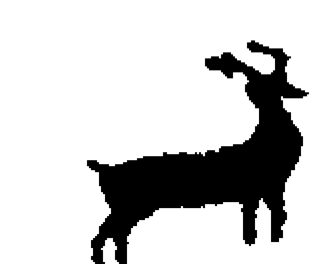
就是这致命绊脚石，妨碍我不能享受快乐，不能助人为乐。多少日子以来，我的希望，我的梦想，早已飞出生命藩篱，可我从没试过攀越这高山！

此时，音乐响起，用膳时间到了，谈话因而结束。老人原本以理服人，想不到带来反效果，便闷闷不乐走了。不过，年衰岁暮，羞愧与难过一并转眼即逝；或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；可能人老了，人家少理会自己，自己亦不理会人家；又可能天大的事，亦一笑置之，因为死了就得到解脱。

王子一旦思路开拓，心情良久不能平复。以前，他觉得人生漫长，苦酒满杯；现在，他庆幸自己年轻，来日方长，大有可为。

希望的曙光，首次闪进脑海，王子容颜青春重现，眼睛发出异彩。他蠢蠢欲动，要大展拳脚，虽然毫无头绪，没有目标，不知从何入手。

他不再落落寡欢，离群独处，自觉掌握快乐泉源的秘方，却不便泄漏。他参加各项节目，佯装忙得不亦乐乎，尽力让大家以为他对一切满意，其实心底里觉得烦厌。娱乐尽管丰富，但总有

空档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他可腾出不少时间，独自思考，不会惹人注意。生命的担子轻了；他积极参与活动，因为经常露面，有助计划成功；同时又庆幸可退回自己的天地，他脑筋可要打主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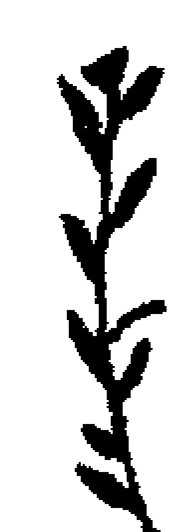
他最大的乐趣，就是想像一个世界，前所未见；经历人生百态，想像自己出生入死，险象环生；但他行侠仗义，结局总是云开月明，水落石出，锄强扶弱，把快乐带给人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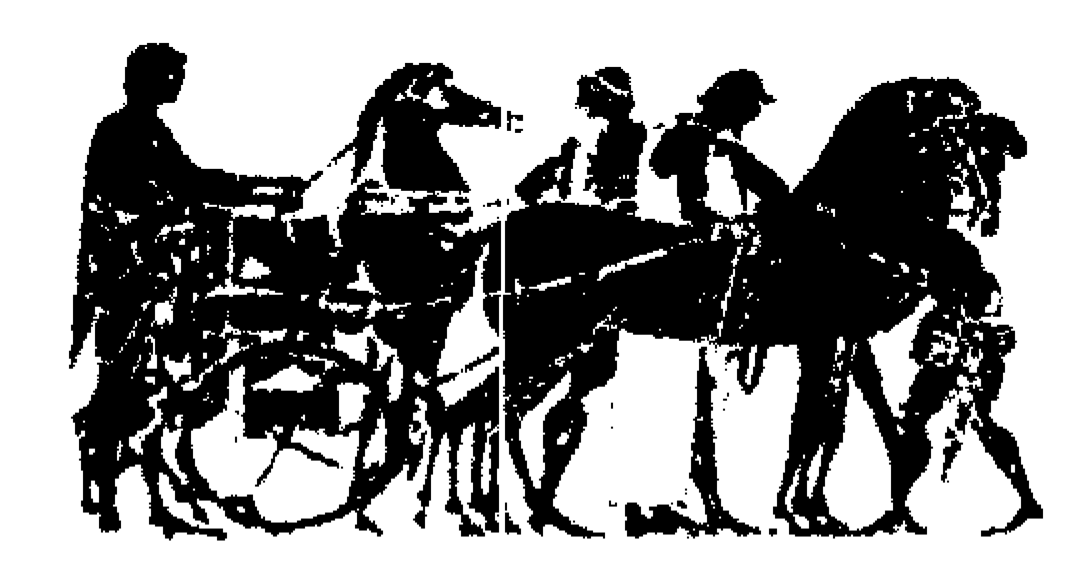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个月过去了，雷斯勒斯整天忙于建造空中楼阁，无视自己遗世独立。他时刻思想如何应付各种人事，却忘了考虑怎样才能投入社会。

一天，他坐在河边，想像有名闺女，无父无母，被爱人抛弃，骗走她微薄私蓄，她边哭边追，要把钱讨回来，讨回公道。当时景象栩栩如生；王子要拔刀相助，跳起来往前跑，把贼子抓回来，像真有其事。那人做贼心虚，心里害怕，自然越跑越快，雷斯勒斯任追也追不上，却穷追不舍，追到山脚，筋疲力尽，才停了下来。

在那里，他定一定神，自觉平白一场冲动，实在好笑。他仰望高山，说："就是这致命绊脚石，妨碍我不能享受快乐，不能助人为乐。多少日子以来，我的希望，我的梦想，早已飞出生命藩篱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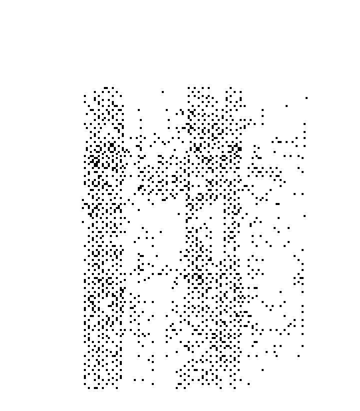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可我从没试过攀越这高山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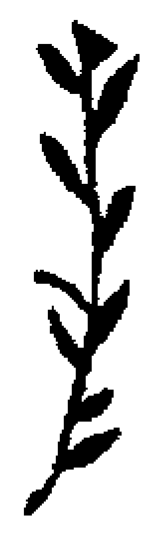
一言惊醒，便坐下来，想到自决心离开这牢笼，太阳已两趟环行其周，内心从未如此懊悔。这些日子以来，许多事可为而不为，结果一事无成。他把二十个月与人一生相比，说："儿时年少无知，老年懵然不知，心智成熟需要时间，身体力行却苦日无多。按合理估计，人生真正若有四十年，我却花掉二十四分一想东想西。过去的，我曾经拥有，但肯定已失去，未来二十个月谁敢担保？"

王子自觉愚昧，不禁痛心疾首，半天不能原谅自己。他说："在此之前，我虚度光阴，乃因祖先愚昧失德，国家制度荒谬所致，想起来深恶痛绝，但不会自怨自艾。但自从曙光首趟射进脑海，我想办法寻找理性的快乐以来，一月复一月给浪费掉，这是自己的错。光阴一去不再，二十个月来，我看日出日落，天色变幻，而游手好闲：期间，雏鸟离开母巢，飞往树林，飞往苍穹；小羚羊不再吃奶，自力更生，一步一步往石壁爬去；我却一事无成，一筹莫展，一无所知。月圆月缺何止二十次，警告我流年似水；足下溪水经过，责备我无所事事。我坐着做梦，看不见大地类同的范例，宇宙星辰的指引。二十个月已过去，谁能追回来？"



王子愁肠百结，又浪费了四个月，矢志不再花时间胡思乱想。一天，宫女把瓷杯打破了，口里说："雨落不上天，覆水难再收。"一言中的，王子听见遂振作起来。

事情这样明显；雷斯勒斯自责不及早醒悟，机缘巧合，多少个宝贵启示，他没有明白，没有注意？多少次他舍近求远，而真相就在眼前？接着数小时，他后悔不已；但从那时起，便全心全意策划逃出快活谷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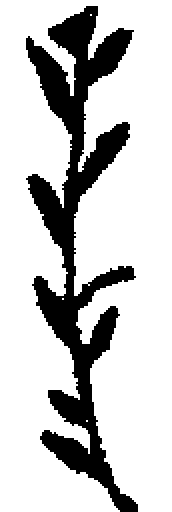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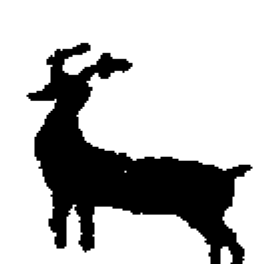
5 筹划飞越快活谷

不过王子并没有改变初衷，他决定要认识人生。

说时容易做时难，王子举目环顾，自己困身天然屏障之中，从未有人冲破；还有那道铁门，出去的人永不能回来。他急如热锅上蚂蚁，一周复一周，登上高山，察看丛林是否有隐蔽出路，只见群山高耸入云，前无去路。那道铁门更无计可施：不但机关重重，而且守卫轮流看哨，在众目睽睽下，位置显眼。



他亦察看湖水出口的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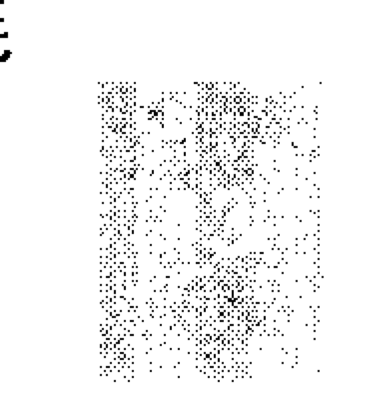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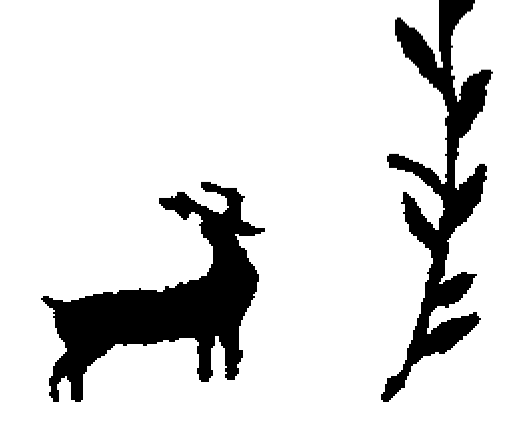



穴，在强烈阳光照射下，只见洞内破石累累，无数窄小缝隙，溪水流过，但容不下血肉之躯。王子碰了壁，垂头丧气回来；不过，他还是心怀希望，誓不罢休。

如是者，一筹莫展又过了十个月，但期间王子心情开朗：早上，满怀希望起来，一天辛勤后，自觉劳苦功高，夜间累了，呼呼大睡。他碰上许多趣事，忘记了疲劳，转移了注意力。他观察各类生物的本能，各样花草的特性，原来整个地方充满神奇，若是不能远走高飞，他便计划将来静观万物，借以自慰。所付出的努力，虽未见成效，却供给他一个无穷无尽的知识宝藏，实在也高兴。

不过王子并没有改变初衷，他决定要认识人生。虽然出逃之心不改，但希望日渐渺茫。他不再查探牢笼似的层峦叠嶂，不再耗费精力，寻找找不到的出口；他决定按兵不动，静待时机来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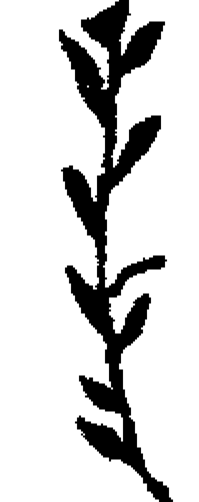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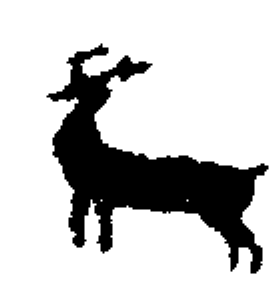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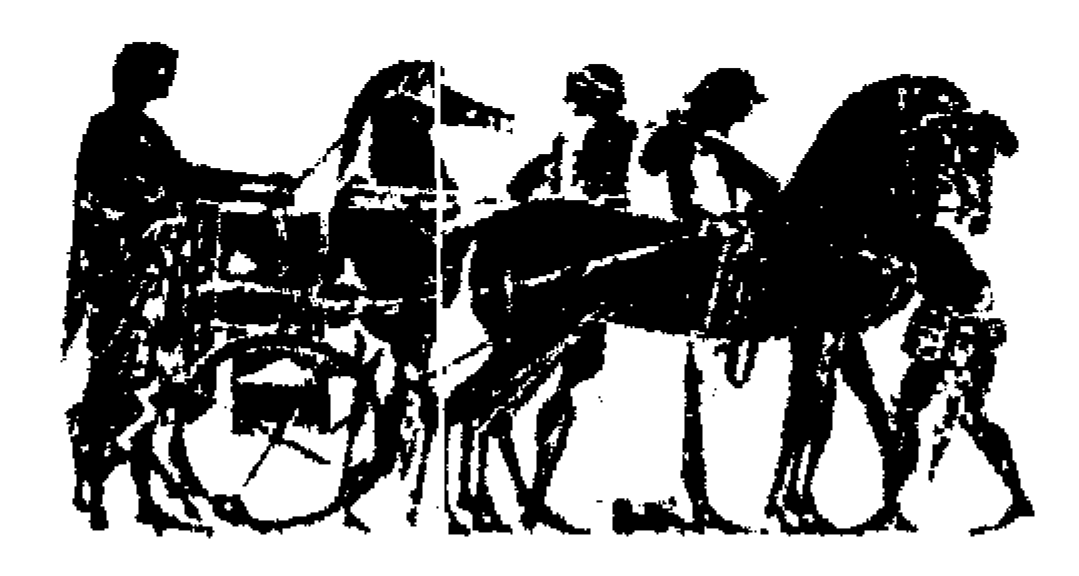
6 论飞行

工艺家站在小岬上，鼓风片刻，从站立处一跃而起，却立即掉进湖里。双翼虽不能飞，水里却保住性命。王子把他拖上岸，工艺家吓得半死，懊丧不已。

多名工艺家慕名而来，留在快活谷，负责各人起居及消遣；其中一人精通力学，设计不少机器，有的具实用价值，有的具娱乐功用。他以蒸汽推轮，把河水引进水塔，输送到皇宫每个房间去。他在花园建个亭子，利用喷水系统，保持空气凉快。他开辟一个小林，专为女眷而设，里面安装鼓风机，由河水不停推动；又摆放乐器，鸣奏悠扬音乐，乐器相距不远不近，有的靠风，有的靠水作业。

雷斯勒斯间或去探望，且每事必问。他想，将来到了山外世界，他的学问便可派上用场。一天，他如常找工艺家消磨时间，见他忙于建造一辆礼车，可随风张幔。王子觉得这设计适合一马平川，大为钦佩，要求把它完成。工艺家得到赞赏，十分高兴，决定得寸近尺，说："殿下，这是管中窥天。我一直认为人类应放弃缓慢的船只马车，改用轻快的飞行工具。气体这学问值得研究，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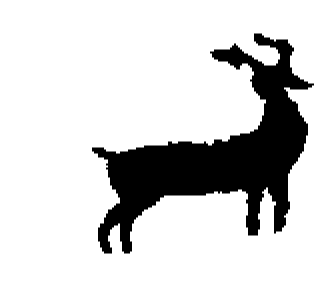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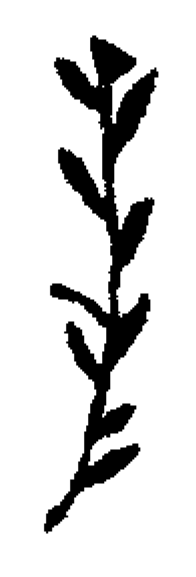
有目不识丁、安于现状的人，才在陆上爬行。”

这提示重新燃起王子攀越高山的希望。他见工艺家目前成绩，心想他必可更进一步，于是决定详加打听，以免燃起希望后，却痛苦地失望。他对工艺家说：“恐怕您眼高手低，有想当然之嫌。万物各得其所：鸟在空中飞，人与兽在陆上行。”“还有，鱼在水里游，”工艺家回答说：“不过，鱼天生能游，人靠后天学习。人既能游，不怕不能飞；游泳如飞行，只是水的密度较高；飞行如游泳，只是气体的密度较低。我们算出人体阻力与物体密度的比例，便可穿过物料。只要人体的推动力比受压气体消失的速度快，必能停留半空。”

“但游泳消耗大量体力，”王子说：“即使身体强壮，亦不能持久；飞行尤甚，除非我们飞得比游泳远，否则翅膀没用。”

“离地起飞的确费劲，”工艺家说：“看看笨重的家禽便知。可是越飞越高，地心吸力越弱，体重相应减轻，到一定高度，人体浮在半空，不会跌下，别的不做，只须借助一点动力，便能往前移动。殿下涉猎甚广，不难想像个中乐趣：思想家披上双翼，高居临下，大地生灵，一一呈现，日月经天，万国同畴。浮游长空，下面大地汪洋，名城旱漠，行住坐卧，看在眼里，乐在其中。冷眼旁观，喧哗市集，滚滚沙场，山寨蛮夷，肥甘轻暖，多么平和！沿着尼罗河，飞到远方，从地极到地极，观摩世界，易如反掌！”

“这的确引人入胜，”王子说：“不过，人在宁静的半空俯视大地，恐怕不能呼吸。据说，高山之上，呼吸困难，悬崖峻岭，空气薄弱，人跳下来即坠落。我怀疑，到了一定高度，即使人活得了，也会从空中下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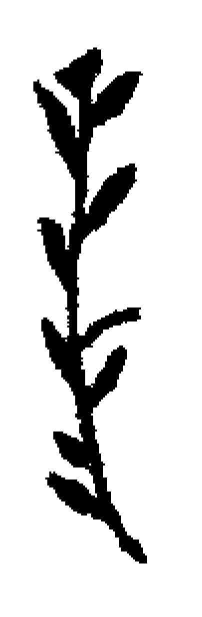
工艺家回答说："等到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解决了，便什么事也做不成。您要是支持这计划，首次飞行，我便亲自上阵，后果自负。我研究所有飞禽生理结构，发现蝙蝠的连折翼与人体最配合。明天开始，我会展开计划，预计一年内升空；升上半空，人家不能抓我、害我。但有条件：这技术不能公开，只有您我才能使用翅膀。"

雷斯勒斯说："这是极大的好处，为何不与人共享？科技必须分一杯羹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"

工艺家回答说："假如人性皆善，我极其乐意教大家飞行，否则歹徒任意空袭，我们怎能保护安良？空军跨过城墙，越过高山，飞过海洋，防不胜防。北狄空军居高临下，袭击经济重地，所向无敌。居于南海，赤身露体的土人会从天而降，连这快乐山谷，王邸所在之地也会侵入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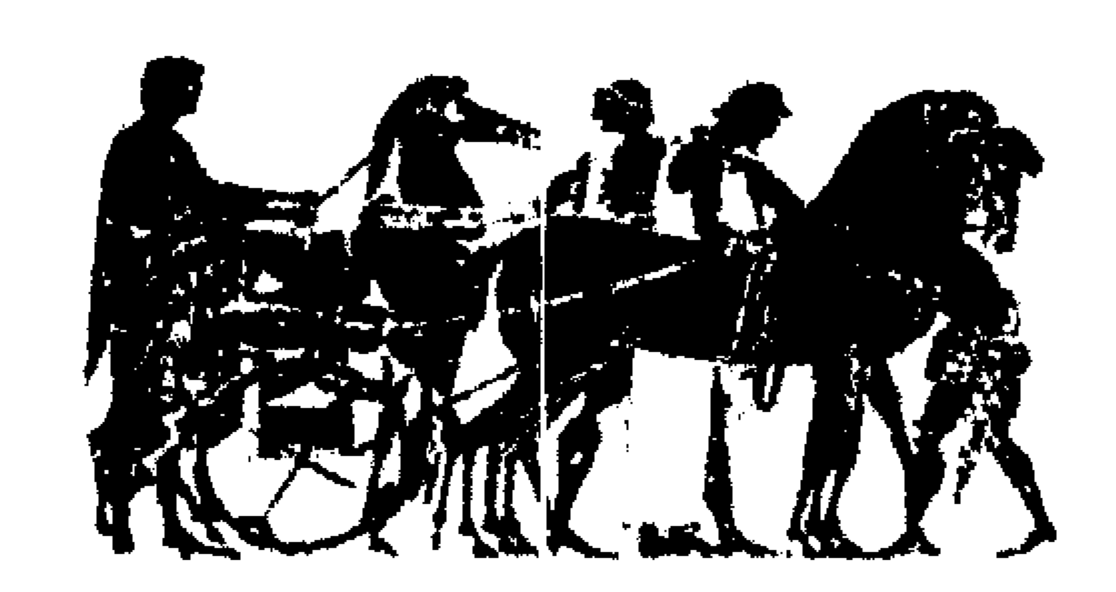
王子答应保守秘密，等待结果，成功尚有一线希望。他常到工场，查勘进度，看到许多杰出设计，结合重力与力学原理来增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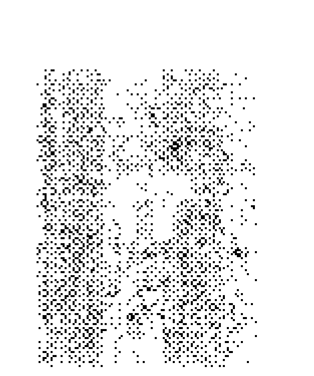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加推动力，大为赞赏。工艺家信心与日俱增，肯定飞上天后，鹏鹫将望尘莫及，王子也受了他的感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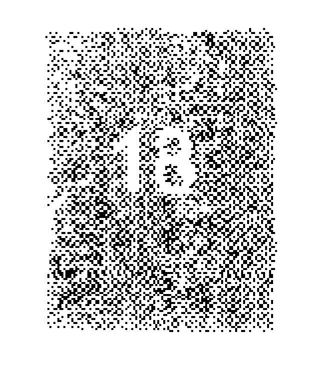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后，双翼完成。他们安排好在某个早上试飞。工艺家站在小岬上，鼓风片刻，从站立处一跃而起，却立即掉进湖里。双翼虽不能飞，水里却保住性命。王子把他拖上岸，工艺家吓得半死，懊丧不已。





7 良师益友

王子提出许多问题，这些问题，常人不问而知，但王子自幼与世隔绝，却一无所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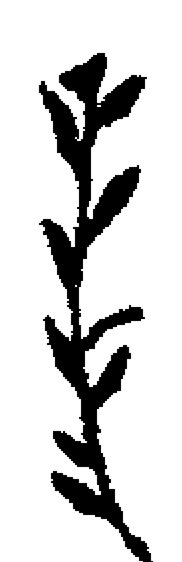


虽说事情一败涂地，王子并不太难过，当时别无他法离开山谷，才寄希望于柳暗花明。他仍意志坚定，一有机会，马上离开快活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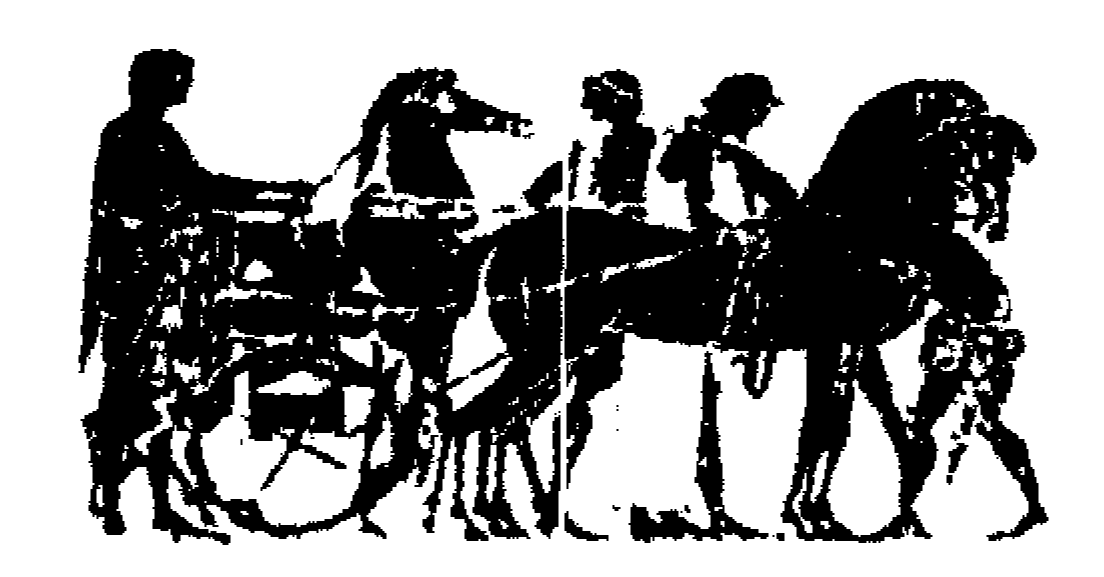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王子久已不白日做梦，投身社会又无望，虽极力自我开解，对现状却越发不满。当地适逢雨季，经常下雨，到树林散步不方便，令人闷闷不乐。

是次雨季之长，雨势之猛，前所未见：乌云笼罩周围山头，大雨倾盆，四面八方往谷地流去。山洞太小，排水不及，湖水泛滥，整个山谷都是水，眼睛所见，露出水面的，只有皇宫屹立的山坡及一些高地。牛羊成群离开草坪，野兽与家畜都避到山上。

湖水泛滥，王子们只可在室内找娱乐。殷讷（Imlac）朗诵一首诗歌，刻画人性种种，引起雷斯勒斯注意。王子下令诗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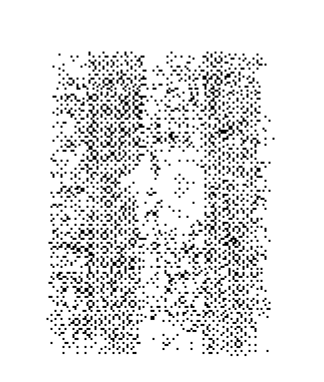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到寓所见他，重诵诗歌，然后亲切闲聊。王子庆幸遇上如此世故的人，描绘人生百态，神乎其技。王子提出许多问题，这些问题，常人不问而知，但王子自幼与世隔绝，却一无所知。诗人怜悯他无知，又为其好学所感动，每天向他灌输新知识。王子恨不得不眠不寐，只盼天明，好再学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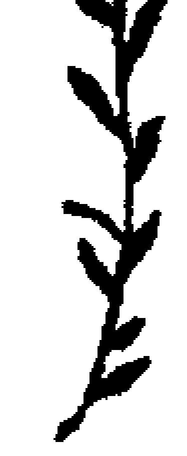
二人坐在一起，王子要殷讷自述平生，他长留快活谷，究竟事出偶然，抑或另有动机。当殷讷正要开始，王子却被邀出席音乐会，他虽好奇，也只好等到晚上再说。











8 殷讷小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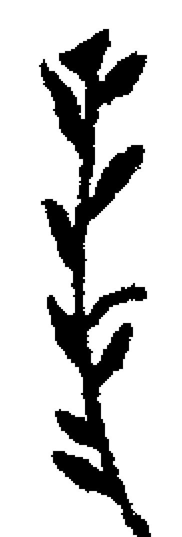
雷斯勒斯召见殷讷,要他说出自己经历。

在这热带地方,娱乐节目必在晚间举行。等到音乐停止,公主们退席后,已是半夜时分。雷斯勒斯召见殷讷,要他说出自己经历。

殷讷说:"殿下,我经历不多:学者生活平静,并非多姿多采。公开讲演,独自思考;阅读、听讲、提问、答问,都是我们的业务。在社会上,我们不卑不亢;出了学术圈子,除了同行外,并不为人所知和器重。

"我出生歌阿马(Goiama),距尼罗河发源地不远。父亲是富商,在非洲内陆各国及红海沿岸做买卖。他为人诚实,省吃俭用,工作勤快;可惜目光如豆,悟解力低。他只想发财,发了财,又不要人家知道,怕地方衙门占便宜。"

王子说:"父王肯定疏于职责,以致有人鸠占鹊巢。在位者纵容下属办事不公,等于本身办事不公,难道他不知道么?假如我是皇帝,决不会让升斗小民被欺压。您父亲乃诚实商人,怕受剥夺,赚钱不敢享用,听了真生气。快把那贪官名字说出来,让我






向父王告状！"

"殿下，"殷讷说："好打不平是年轻人天生美德。但有一天您会宽恕皇上，听见贪官事件，不会暴跳如雷。从来没有政府能完全仁而不苛：在阿比西尼亚，剥削人民是不可容忍的行为，情况并不普遍。统治政策上层管下层，若大权旁落，偶然便有越轨行为。英明君主虽大有可为，但不能无所不为。所有罪行，他不可能全部知情，而手上案件，也不能全部处理。"

"这便不可而知了，"王子说："但我宁愿听您说话，不跟您争辩，请继续。"

"按父亲原来意思，" 殷讷继续说："我受教育，能经商就行；后来发现我记忆力强，思想敏捷，便寄望我将来成为阿比西尼亚最富有的人。"

王子说："您父亲家产既享用不完，又不愿张扬，为何还想累积财富？我并非怀疑您的话，但一个矛盾方程，不能包括两个真言。"

殷讷答道："一个矛盾方程，当然不能包括两个真言，但发生在人身上，便有可能。但是，'不同'并非'矛盾'，可



能父亲希望生活更有保障吧。追求理想，是生命必需动力；在现实中，父亲样样俱全，故必须往梦想中寻求。”王子说：“这点我多少明白，抱歉打扰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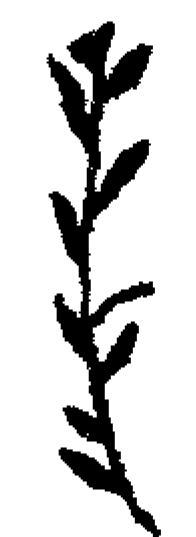
殷讷继续说：“他抱着这个希望，把我送到学校。其后我发现知识令人快乐，智能使人怡然，创作让人骄傲，便暗地鄙视金银财富，决定违背父亲意旨。父亲才疏学浅，我替他难过。他疼我，二十岁才让我出门求学。我相继受业各大名师门下，读遍全国所有文献；无时无刻不吸收新知识，无时无刻不心满意足。可年纪渐长，昔日对师长尊敬之心渐减，因每当毕业时，总发现老师并非胜人一筹，或高人一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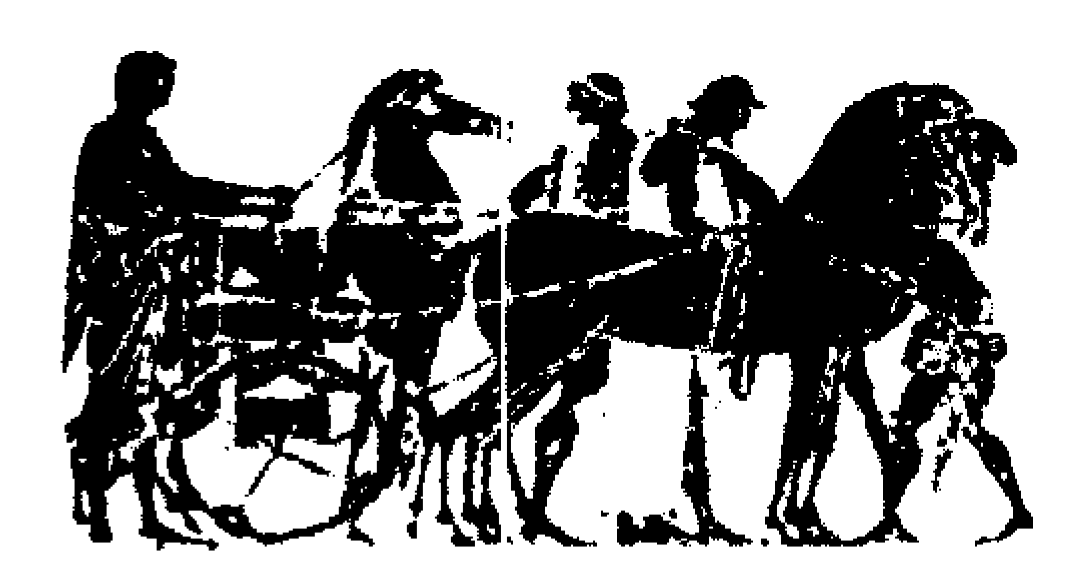
“最后，父亲决定要我开始经商，他掘出藏在地下的珠宝，数出一万块金币，说：‘孩子，这是本钱，给你做生意。当初入行，我手上没有这里五分之一，可见勤劳与节约乃致富之道。盈亏自负；你若粗心大意，任意妄为，把钱花光，那要到我死后你才有钱。若四年之内，将本钱加倍，我们便不分尊卑，在家里，你是我朋友、股东。凡是长袖善舞的，都与我平起平坐。’

“我们把钱放上骆驼，用便宜货色盖好，朝红海沿岸走。当我看到大海一望无际，便怦怦心跳，像逃狱犯人一样。我好奇心大起，决定把握机会，周游列国，接触本国学不到的知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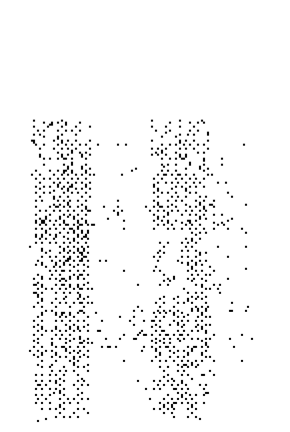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想：父亲要我赚回本钱，约法三章，但那不是承诺，否则我不应食言；那只是他的惩戒，而我甘愿受罚。因此决定完成我最大志愿——汲取知识之泉，消除我对学问的焦渴。

“父亲要我独力经营，不加援手，我不难交上一名船长，找到出国门路。我无意选择一定行程，不管流浪到哪儿，都是前所



未见，那已足够。于是我写信给父亲，说明我的计划，就上船往苏拉（Surat）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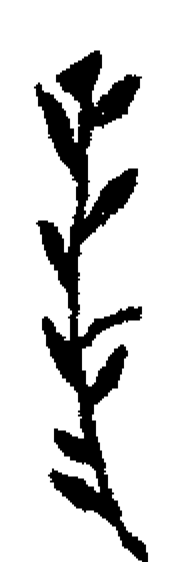


9 殷讷小传（续）

大海与陆地截然不同：在海上，不是航行就是停泊；但陆地有高山波谷，城市沙漠，人们风土不同，思想各异，我希望见识人生百态，在大自然中是找不到的。

“首次放洋，不见陆地，放眼四周，惊叹不已。一望无际，心情豁然开朗，初以为百看不厌，未几，发觉大海茫茫，千篇一律，令人生厌。我下到船舱，忖度良久：人是否厌故喜新呢？‘当然，’我对自己说：‘大海与陆地截然不同：在海上，不是航行就是停泊；但陆地有高









山波谷，城市沙漠，人们风土不同，思想各异，我希望见识人生百态，在大自然中是找不到的。'

"想着，心就安了，在旅程上尽量自娱。有时向水手学习掌舵，虽然后来没有学以致用；有时策划不同处境的权宜之计，虽然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"到平安抵达苏拉时，我几近厌倦了船上的活动。我把钱收好，购入一些护肤货品，跟了商队，往内陆出发。不知为何，团友看出我是纨袴弟，又见我每事必问，大惊小怪，知道我入世未深，认为初出茅庐，经一事长一智，吃他们亏乃理所当然之事。他们让我遭仆人偷窃，官吏横征暴敛，受人家欺骗，虽得不到好处，却幸灾乐祸，自以为比我世故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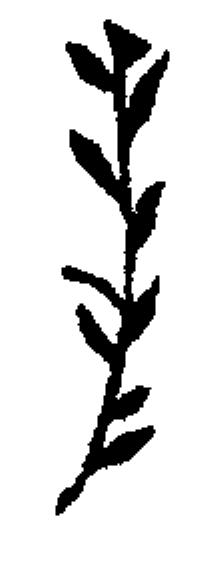
"等一等，"王子说："损人而不利己，人性是否如此丑恶？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，得意洋洋，这个不难了解。但是您愚昧无知，纯属偶然，并非明知故犯，或天资迟钝，他们毫无理由沾沾自喜。您欠缺他们所拥有的经验，他们可以耳提面命，不必把您出卖。"

"人不择手段，但求满足其虚荣心。"殷讷说："嫉妒的人不会快乐，却会幸灾乐祸。他们仇视我，妒忌我有钱；迫害我，高兴我任人鱼肉。"

王子说："我并非怀疑您的话，只是猜想您可能误会他们的动机。请继续。"

"随着他们，"殷讷说："我来到印度斯坦（Indostan）首都阿格拉（Agra），莫卧尔大帝（Mogul）平时住在这儿。我学习当地语言，数月后，能与学者往来。有的学者性情乖僻，拙于辞令；有的平易近人，口若悬河；有的不愿把心血分我杯羹，有的却认





为做学问最终是为人师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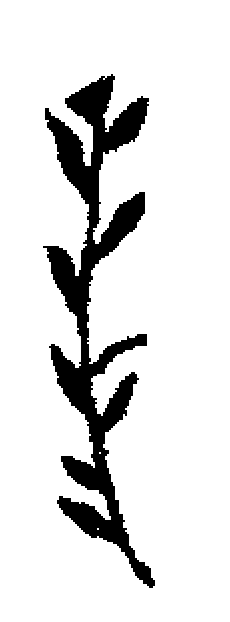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向少傅毛遂自荐，他们视我为天才，带我谒见皇帝。皇帝提出许多问题，都跟我国和我的旅程有关，虽然现在我已忘记他说话如何与众不同，但辞退时，已被他的智慧与菩萨心肠深深打动。

“我声誉日高，跟我同团的商人要我把他们推荐给宫中妃嫔。我奇怪他们信心十足求我帮忙，便轻轻责备他们在路上所做所为。他们听了脸不改容，既不羞愧，亦不难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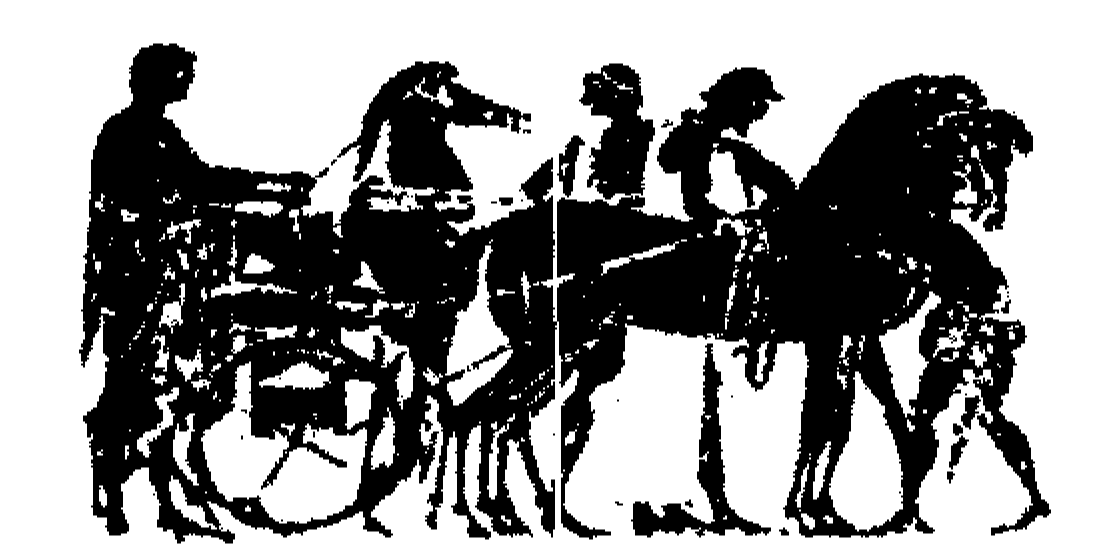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们苦苦哀求，又贿赂我；但是我既然拒绝拔刀相助，也不会见财必为。我拒绝他们，并非他们曾加害于我，而是不愿他们加害于人。我知道，他们会借我的声誉，哄骗人家买他们的货品。

“我留在阿格拉，学习完毕，便到波斯（Persia）去。我见到许多宏伟古迹和现代生活设备。波斯人尤喜社交，通过他们每天集会，我得以接触不同性情与行径的人，从中观察种种人性。

“离开波斯，去到阿拉伯（Arabia）。阿拉伯人以游牧为生，又好勇斗狠。他们居无定所，家无恒产，只有牛羊，长久以来，世世代代战火连天，跟谁都宣战，但并非出于妒忌，或觊觎别国富有。”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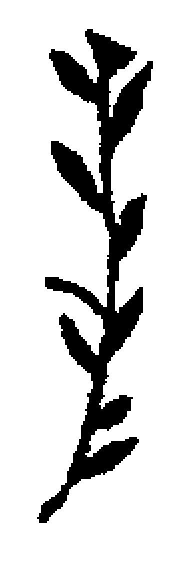
10 殷讷小传(再续):论诗

万物是我的素材,天下人是我聆听对象。前所未见之物,无法下笔描述;不谙人际利害关系、意见与思想,则无法动之以情。

"无论哪儿,人们对诗歌推崇备至,受重视程度,不亚于天使女神。几近所有国家的诗人,时代越早,地位越高,实在令人诧异。或者其他学问循序渐进,而诗歌靠天分,一蹴即就;每个国家第一首诗,都是惊世之作,前所未见,诗人地位从此奠定,哪怕当时无心插柳。又或者诗歌内容,都是大自然与激情之类,而大自然与激情千古不变;首位诗人捷足先登,形容奇景异物,描绘可能发生之事,淋漓尽致,后人物穷事竭,只能新瓶旧酒,移花接木。故无论什么理由,一般相信古代诗人是天才,后代诗人是人才;前者神工鬼斧,创意造言,后者擅于修饰,文字优美。

"我极欲加入这显赫行列,读遍波斯及阿拉伯的诗歌,背熟藏在麦加(Mecca)寺的作品。未几发现东施效颦,难成大器,而我要出类拔萃,于是转而研究天地万物与人生。万物是我的素材,天下人是我聆听对象。前所未见之物,无法下笔描述;不谙人际利害关系、意见与思想,则无法动之以情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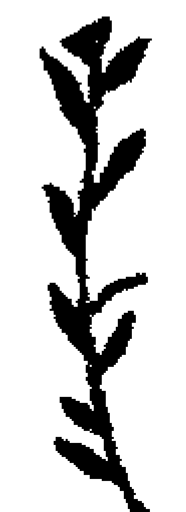
“立志成为诗人后,万物于我皆有新意,视野顿然开阔,一事一物,不容错过。足迹遍及高山沙漠,搜景猎奇,异中求同;林中树木,谷中花卉,皆摄入脑海,岩石碎片,皇宫尖塔,都小心研究。时而流连在细水交错间,时而仰望夏云变化多端。对诗人来说,万物都有意思。不管是如花似玉之物,还是如泣如诉之情,都心领神会;不管是庞然大物之躯,还是娇小玲珑之貌,都胸有成竹。园中花草,林中动物,地中矿藏,空中星辰,万千景象,记在心头。一思一念,都有助诗人强调修饰道德与宗教教条。涉猎越广,笔下千变万化,越能以弦外之音、惊人之语,吸引读者。

“我观赏万物,周游列国,写诗能力就培养出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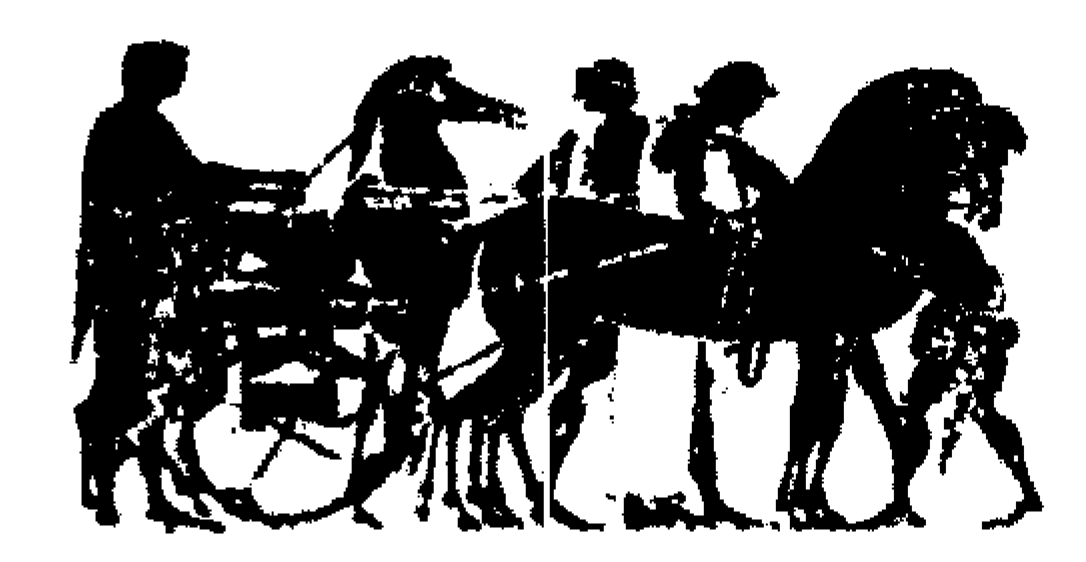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百密必有一疏,”王子说:“我从未离开快活谷,可每次散步,总遇上前所未见、从未留意的事物。”

“诗人着眼点在整体,不在个体。”殷讷说:“其任务乃从大处入手,概而述之:不计数郁金香有多少条纹,绿林有多少色度;只描述大自然奇景异物,令物之原状重现每个人的脑海。至于细枝末节,有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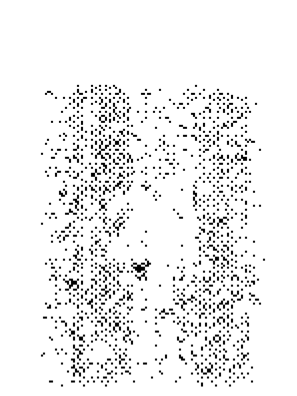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留意，有人疏忽；大同小异之处，不管心明眼亮，抑或雾里看花，读来没有分别。

“不过，观察万物只属工作一半，此外，诗人还要揣摩人生百态。其任务在于估计我们何以笑、何以哭；认识七情六欲，及其不同组合的力量；追溯不同制度、地理、风俗如何突发塑造人的思想，从少年壮且厉，到老大徒悲伤。他必须跨越自身的年龄与文化框架；在客观不变的情况下，审度是非黑白；无视现存的法律与纲纪，把真理提升出来，超越时空而恒久不变。诗人淡泊名利，不计较眼前得失，待后世给予公正评价。诗人为大自然传情达意，为人类订定伦常，为苗裔言行指示方向，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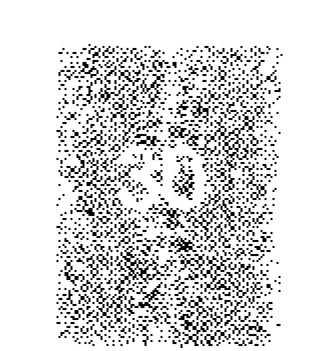
“诗人的任务还未了：他必须通晓多国语言，饱读诗书，勤于练习修辞与声韵，才会熟能生巧，提高表达力。”





11 殷讷小传（三续）：论朝圣

人生多烦恼，自身难保，谁有闲情管谁比较快乐？人与生俱来具有求知欲，所以知识当然是快乐途径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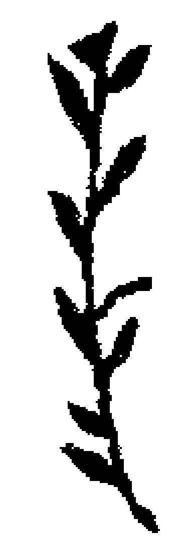


殷讷说得兴起，准备大谈诗人任务，王子却高声说："不必多说，我已相信无人可当诗人，请继续您的经历吧。"

殷讷说："诗人的确难做。"王子回答说："千难万难，所以现在不愿听您诉苦。告诉我，见过波斯后，又往哪儿去？"

"从波斯去到叙利亚（Syria），"殷讷说："我在巴勒斯坦（Palestine）住了三年，深入研究西欧、北欧多国，目前这些国家乃军事、科技强国，其船队征服地极，大军所向披靡。我国甚至邻近国家跟他们相比，只是小巫见大巫。他们的国家应有尽有，产品供应不断，都是人们前所未闻；形形式式，令生活舒适，情趣陡增。当地长不了的农作物，都通过贸易，获得供应。"

"为何欧洲人如此强大？"王子说："他们到非洲、亚洲去轻而易举，有时是通商，有时是远征，为何非洲、亚洲人不入侵其沿岸地区，在港口建立殖民地，统治当地王子？乘风而去，乘风而来，属同一股风呀。"







“殿下，”殷讷答道：“他们声势浩大，因他们智珠在握；学士统治草包，正如人类统治动物。为何他们学识比我们多，我也答不上来，只能说是上主意志，不可而知！”

王子叹息，说：“何时我才能去巴勒斯坦，何时才能周游列国？在那快乐一天来临之前，只能听您描述，打发时间。该地人才济济，我并非一无所知：那儿是文化及宗教中心，各地钜学鸿生趋之若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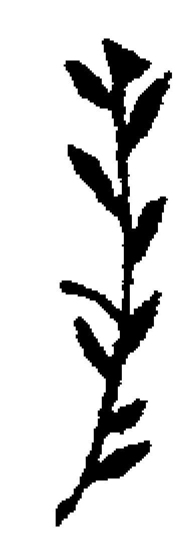
殷讷说：“有的国家，派去巴勒斯坦朝圣的人为数甚少，许多欧洲学派一致认为朝圣迷信，视之为笑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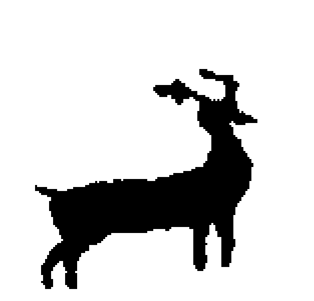
“您明白，我生活所限，不能广征民意，”王子说：“听取双方意见太花时间，您既已通盘考虑，就把结论告诉我。”

“朝圣，”殷讷说：“一如其他宗教行为，可以是科学，也可以是迷信，视乎其准则而定。何必长途跋涉寻找真理？真理乃维系生命之本，凡诚心追求的，都必得之。换个地方，不一定令人更虔诚，却必会分散精神。不过，平常凭吊古战场，回家后发人深省；同样的好奇心，驱使我们自然想参观国教发祥地，而我相信，参观这些伟大古迹后，每人都会重新决志信主。人的心理因地而异，这点可时刻得到印证；只有愚昧的人，才奢望上主在某地特别宽宏大量。有人认为身在巴勒斯坦，较易修心养性。他们可能大失所望，但不无理由；至于有人认为他们的罪在该地容易获得赦免，这想法毫无根据，并亵渎神明。”

“这是欧洲人的独特看法，容后再谈。”王子说：“您认为知识有何好处？欧洲人是否比我们快乐？”

殷讷说：“人生多烦恼，自身难保，谁有闲情管谁比较快乐？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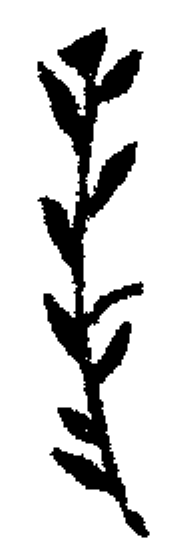
人与生俱来具有求知欲,所以知识当然是快乐途径之一。无知属负性:一无所知,一事无成。无知是一片空白,游手好闲,无所事事。不知为何,学习令人兴奋;反之,令人颓丧。所以我的结论是:若自然发展笃志好学的天性,那么思想领域越开拓,人就越快乐。

“数算生活上的实利,欧洲人遥遥领先。许多疾病令我们形销骨立,一命呜呼,他们能祛病延年。我们备受天灾蹂躏,他们防患于未然。我们靠手工生产,他们以机器代替劳工。他们设置通信系统,天涯若比邻。他们的政府改善民生:开山筑路,搭桥过河。再说人民生活,他们家居宽敞,产业得到保障。”

“生活如此舒适,他们必然很快乐。”王子说:“我最羡慕的是他们的设备,身处异地,朋友也可互相联络。”

“欧洲人烦恼比我们少,”殷讷说:“但不能说他们快乐。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,到处一样。”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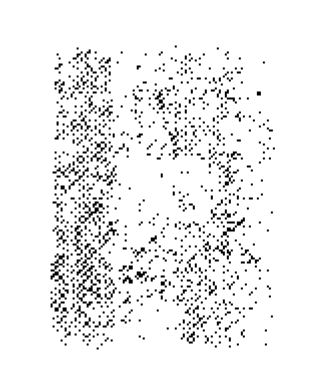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12 殷讷小传(四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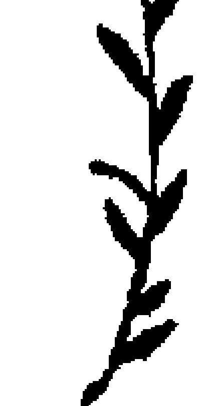
物质可以同盘而食,感情与尊严不可以。人难免厚此薄彼。

"我不能想像人生快乐如此难求;" 王子说:"但我亦不相信,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后,每天都快乐。我不犯人,人不犯我;乐于助人,人家感恩图报。择良而交友,择德而娶妻,就不致众叛亲离,伤筋劳骨。教育儿女成才,品学兼优,在我老年慈乌反哺。乐善好施、拔刀相助的人,一呼百应,谁敢伤害他? 人家知恩报恩,众星拱月,虽无欧人优质生活,华而不实物资,亦得以平静过一生。这暂且不谈,让我们继续您的旅程。"



"离开巴勒斯坦后,"殷讷说:"我路过亚洲不少地方;在文明地方经商,在落后山区流浪。最后我开始倦鸟知返,仆仆风尘,想回儿时故乡歇息,旧雨重逢,分享旅途经历。我常自忖,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童年,现在入暮之年,聚首一堂,听我讲述奇闻怪事,议论风生。

"主意既定,便启程回阿比西尼亚,刻不容缓。来到埃及,虽然赶路,还是留了十个月,游览宏伟古迹,研究往初遗留下来的经典。不同国籍人士云集开罗(Cairo),有的求学,有的经商,但





大部分追求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，不惹人注目，在花花世界中隐姓埋名。人烟稠密如开罗，却是旺中带静的地方。

“离开开罗，到了苏伊士（Suez），在红海上船，沿岸航驶，抵达二十年前离家的海港。在那儿，我加入商队，返回故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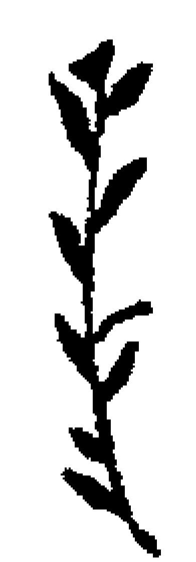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期待亲人拥抱与朋友道贺，还有父亲，不管他对金钱看法如何，儿子为国增光，希望他感到高兴，并引以自豪。但很快一切成为泡影：父亲过世十四载，财产分给我兄弟，他们早迁往他乡。朋友大半不在，其余有的相见不相识，有的认为我崇洋媚外。

“浮沉人海已久，我并不轻易颓丧。未几，即重整旗鼓，向国内达官贵人毛遂自荐；他们设宴招待我，听了我的经历，便打发我走。我开办学校，却被勒令禁止授课。于是，我决定过平静家庭生活，交上一位女朋友，她喜欢与我交往，但嫌我父亲是商人，拒绝我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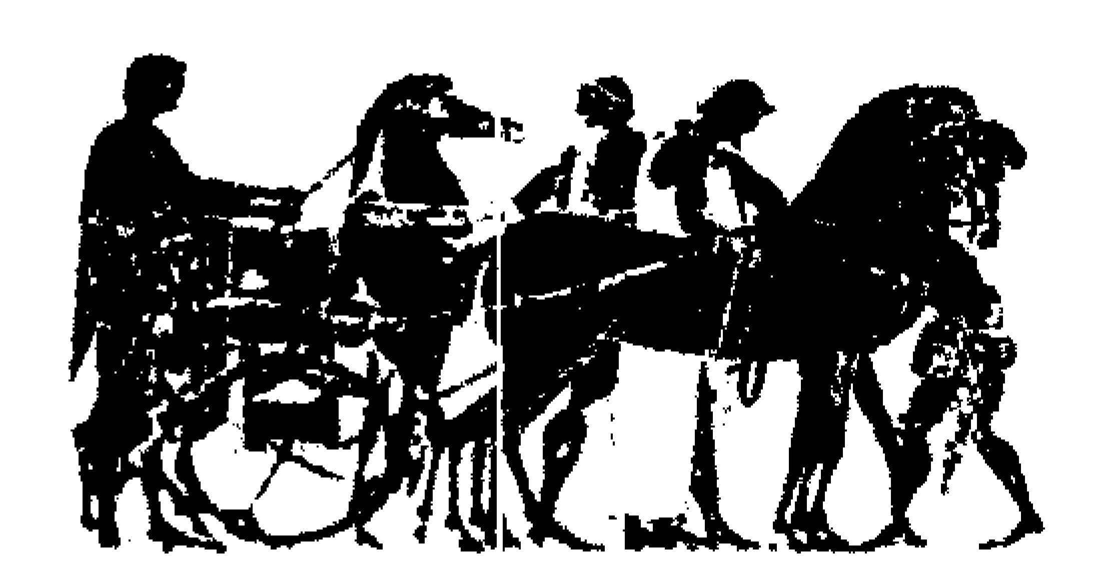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疲于奔命，却到处碰壁，遂决定遗世而居，我行我素，笑骂由人。我期待快活谷铁门大开，从此也无风雨也无晴；那天我表演出色，博得赞赏，于是甘心情愿，永远被幽禁。”

“结果在这儿您是否找到快乐？”王子问：“老实告诉我，您满意现状吗？抑或情愿再次游学？快活谷人人自我陶醉，每年一度父王来访，也邀请外人共同欢庆。”

“王子殿下，”殷讷说：“实不相瞒，照我所知，一入宫门，没有侍从不马上抱怨。我情况比他们好，满腹才思逸兴，随意筹措；一个人可温故知新，缅怀旧事，但最终必定悲从中来：因为不能学以致用，美景不再。其他人目光如豆，不是心怀不轨，便是坐以待毙。”







"全无对手,怎会心怀不轨? "王子说:"我们这里一潭死水,不能兴波作浪;大家同盘而食,不会互相嫉妒。"

"物质可以同盘而食,"殷讷说:"感情与尊严不可以。人难免厚此薄彼,自知受冷落必会妒忌,还注定要住在一起,越发妒火中烧,暗怀鬼胎。他们所谓邀请,其实引诱外人进来,跟自己一同受苦,纯粹存心不良,因为他们绝望、痛苦。他们对人对己,日久生厌,希望有新朋友消闲解闷。他们自投罗网,妒忌外人自由自在,恨不得全人类跟自己一样坐牢。



"但我无此居心,无人说我唆使他上当。每年,我可怜那么多人飞蛾投火,心想要是合法,一定预先警告他们。"

"我敬爱的殷讷,"王子说:"让我坦言相告:长久以来,我一直盘算离开快活谷。我巡视四面高山,发现自己重重被困,请您教我如何逃出樊笼。让我们结伴而逃,请您指点迷津,与我同功一体,引导我选择人生道路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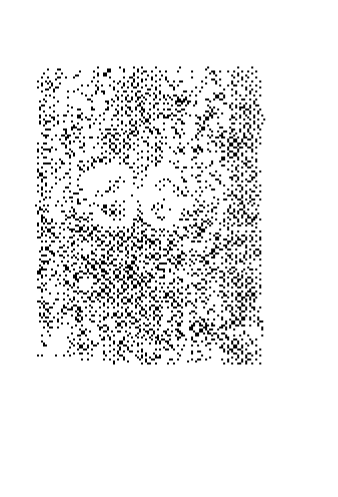
"殿下,"诗人殷讷回答说:"逃跑谈何容易,况且,您可能旋即后悔一时好奇。世界并非如您想像,风平浪静如谷中湖水。




那里波涛汹涌，暗流漩涡；时而置身血雨腥风之中，时而碰上阴谋叛逆。到处乌烟瘴气，尔虞我诈，自相残杀，愁云惨雾，您会千希万望重返这安乐窝；自动引退，但求无忧无虑。"

"不必劝我改变主意了，" 王子说："我急于见识您所见过的世界。您已厌倦谷中生活，明显地证明今非昔比。不管此行结果如何，我决定亲眼观察人生百态，小心选择我的人生道路。"

"恐怕您所遇上的障碍，比我的劝阻更大。"殷讷说："不过，您既然下定决心，我劝您不要绝望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"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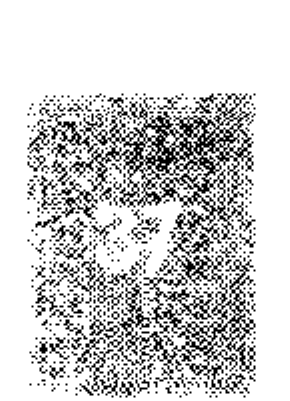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13 出逃有路

他不再暗自苦恼：心想，与他为友，即使快活谷也可忍受；若可结伴闯天下，此生将无憾。

王子打发他的亲信去休息，自己想着他的报告，光怪陆离，十分兴奋。他反复思考，准备无数问题，早上再问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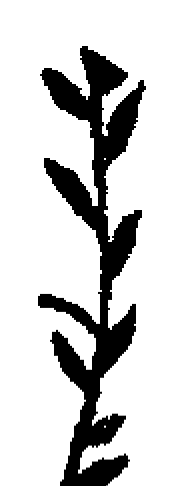


交上这位朋友，王子放下心头大石，凡事可商议，他的经验可帮助自己筹备计划。他不再暗自苦恼：心想，与他为友，即使快活谷也可忍受；若可结伴闯天下，此生将无憾。



几天后，水退了，地面很干爽。王子与殷讷趁人不觉，一同出去聊天。王子满脑出逃的计划，经过铁门时，神情忧伤地说："好一道铜墙铁壁，我们已无能为力了。"

"我们并非无能为力，"





他的朋友回答说："知识大于力量，机械工程师从不相信力气；我可把铁门打开，但不能暗中行事，必须另想他法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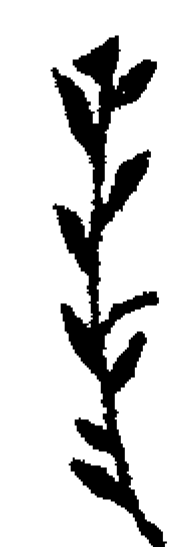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往山上走，发觉山兔因避雨而离开地洞，躲进矮林，留下成行泥洼，歪歪斜斜往山顶伸延去。"古人相信，"殷讷说："人类许多发明，皆从动物本能上得到启发。让我们不耻下问，向山兔学习，或可朝同一方向穿过高山，逃之夭夭。我们从中间顶峰开始往上挖，直至越过山头为止。"

听见这提议，王子高兴得眼睛发出异彩：执行不难，肯定成功。

事不宜迟，翌日一早，赶快物色一个适当地点挖土。他们在野黑莓、灰岩之间爬行，筋疲力尽，却找不到符合计划的部位。第二、三天同样情形，同样筋疲力尽。第四天，找到一个被灌木盖住的小洞穴，决定在那里碰运气。

殷讷去张罗挖山劈石的工具，第二天动工；但心有余力不足，旋即累透，坐在草地上喘气，王子片刻看来十分气馁。"殿下，"他的伙伴说："事必躬亲，我们还得熬一阵子。不过，看我们挖了多远，便知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。不靠气力，只要有恒心，铁杵磨成针。巍峨皇宫，由一砖一石建成；每天起劲走三小时，七年的路程，等于环绕地球一周。"

日复一日，他们回去开工，不久，找到一道石隙，可容人体轻易穿过，并走一段路，雷斯勒斯认定这是吉兆。"不要妙想天开，也不要杯弓蛇影。"殷讷说："遇到吉兆就眉飞色舞，反之，就心惊胆战，那一生就疑神疑鬼了。因势利导并非预兆那么简单，而是成功因素，这往往是下定决心所带来的惊喜。许多事情筹备困难，做起来却容易。"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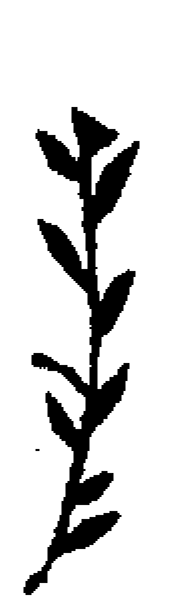
14 不速之客

雷斯勒斯大开眼界，雀跃不已，殷讷劝他许久才愿意返回谷中。他告诉妹妹通道已打开，剩下来的，只是整装待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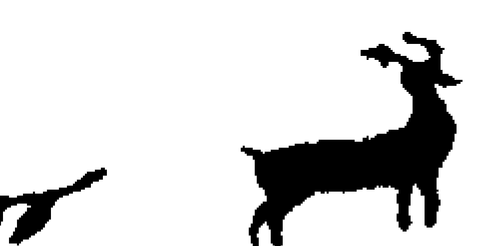
工程完成一半，行将获得自由，虽辛苦却不以为意。王子出来呼吸新鲜空气，发现妹妹妮卡亚（Nekayah）站在洞口。他怔住，站着不知怎办，他不想把计划告诉妹妹，又不知如何隐瞒。少顷，他即决定信任她，她也完全保证守口如瓶。

"请勿误会我是暗探。"公主说："我常往窗外望，久已发觉您跟殷讷每天朝同一方向走，起初还以为您们不外乎看上一角阴凉地方，或花香扑鼻的河畔。我尾随而至，并无别意，只想一同聊天。天机泄漏，全因亲情而起，并非出于猜疑，既然如此，就让我顺水推舟。跟您一样，我厌倦软禁生活，渴望知道世事与民间疾苦。容许我跟您们出逃吧，这里一潭死水，您走了，日子更难过。您可以不带我走，但阻不了我在后头跟着！"

在众姐妹中，王子最疼妮卡亚，他无意拒绝她请求，只遗憾自己没主动告诉她，以示信任。这样决定下来，她跟他们离开山谷，目前她看哨，防止其他闲人无意之中，或好奇心起，跟踪他们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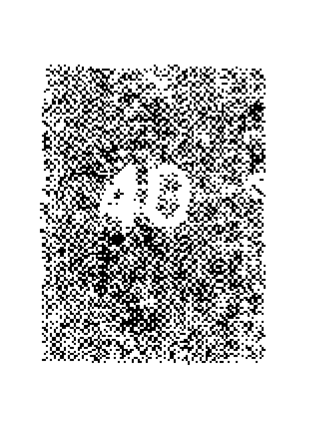


上山。

大功终于告成，他们看到山顶有光。从顶峰爬出来，下面望见尼罗河，一条窄水蜿蜒而过。

王子环顾四周，欢喜若狂，憧憬着愉快旅程，心已飞离父王国土。殷讷虽然高兴可逃之夭夭，却不期望在外边得到快乐；他是过来人，早已厌倦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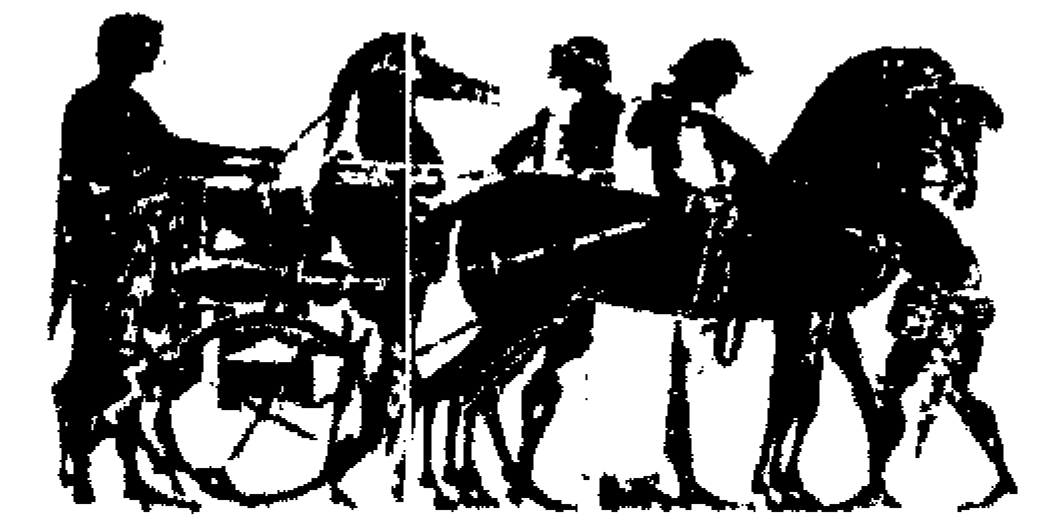
雷斯勒斯大开眼界，雀跃不已，殷讷劝他许久才愿意返回谷中。他告诉妹妹通道已打开，剩下来的，只是整装待发。











15 远走高飞 大开眼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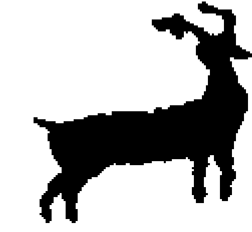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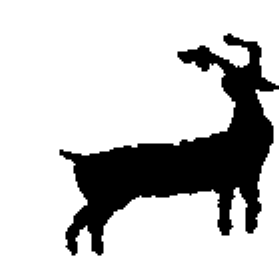
王子、公主微服出巡，以避人耳目，不过，无论到哪里，王子认为人家理应俯首听命，而公主见别人在自己面前不下跪，大为惊讶。

王子与公主的首饰，足够他们在商埠生活绰绰有余。殷讷教他们把首饰藏在衣服里，下月十五晚，一起离开山谷。公主只带一名爱嫔，那爱嫔并不知要上哪儿去。

他们在洞里往上爬，在另一边下山。公主与侍女环顾四周，一望无际，前路茫茫，便惊惶无措，担心会迷路。她们停了下来，一直在抖。"这旅程不见目的地，令人望而却步。"公主说："偌大平原，四处有陌生男人出现。"王子亦有同感，不过他想：这话大丈夫不能说出口。

殷讷见他们害怕，含笑鼓励大家前进。公主一路犹疑不决，直至远得不能回头为止。

早上，他们在田地里遇见牧羊人，他们以牛奶、土产飨客。公主正奇怪那里没有皇宫，也没人大排筵席候驾，但她又累又饿，喝牛奶，吃土产，觉得味道比谷中佳肴还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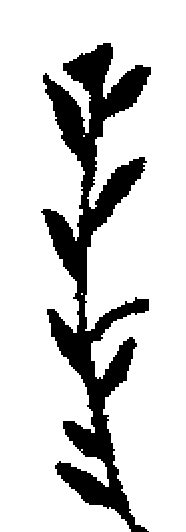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娇生惯养，只能挑好走的路前进，况且，他们知道快活谷发现他们失踪，也不会派人追赶。过了几天，来到一个地方，人口较多，五花八门，见到社会上不同阶级，各行各业，大家啧啧称奇的样子，把殷讷也逗乐了。

王子、公主微服出巡，以避人耳目，不过，无论到哪里，王子认为人家理应俯首听命，而公主见别人在自己面前不下跪，大为惊讶。殷讷被迫亦步亦趋，恐怕他们举止与众不同，暴露身份。首次进入村庄，他让他们住上数周，以便适应平民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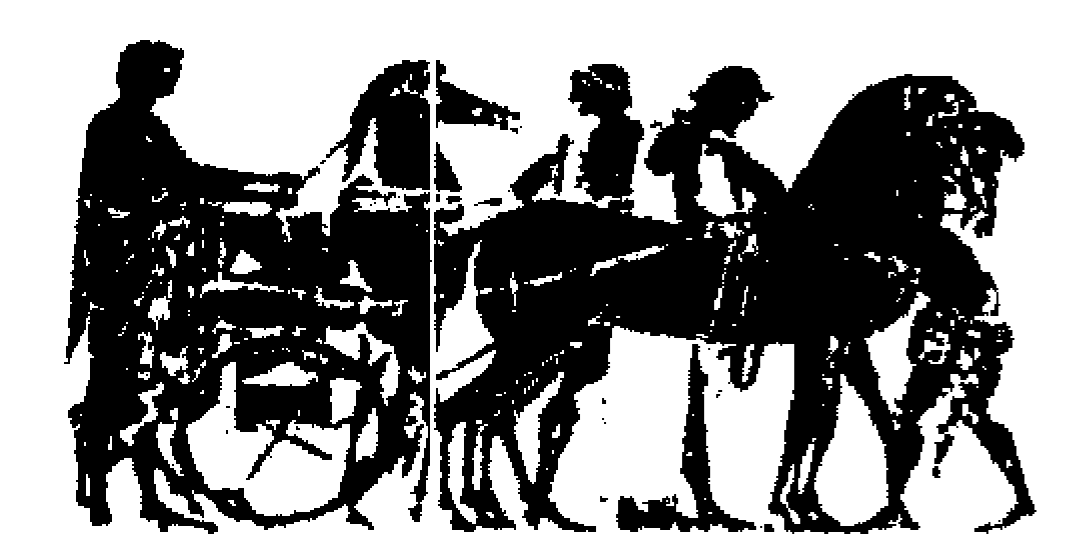


慢慢地，殷讷告诉这些流浪贵族暂须放下尊严；与人交往，要礼尚往来，宽以待人。他谆谆告诫，为他们做好准备，以适应喧嚣的港市环境，和接受贩夫走卒的粗鲁行径，之后才带他们到口岸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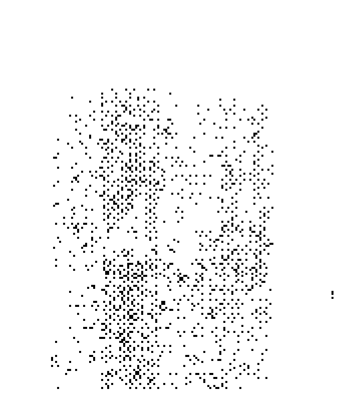
兄妹二人样样事物前所未见，到处同等满意，所以留在港口数月，也不欲继续行程。殷讷乐得他们不走，他们入世未深，为了安全，不想带他们出国，因为风险太大。







后来，他开始担心行踪会被发现，便建议择日启程。王子与公主胸无成竹，全盘计划由他决定。于是，他订了船期去苏伊士，启程当天，费尽气力才说服公主上船。旅途一帆风顺，到了苏伊士，由陆路去开罗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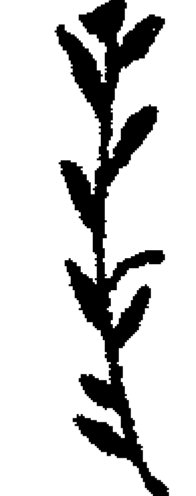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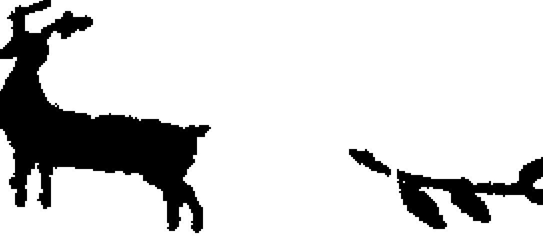
16 开罗——快乐之都

可以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人，少之又少。每人所处的景况，并非自己能够预见，更非自愿合拍，因此我们遇上大多数人，都认为旁人比自己快乐。

异乡作客，来到城市，大家叹为观止。殷讷对王子说："此地世界行旅商贾云集，智愚忠奸，各行各业。当地推崇商贾：让我权充买卖人，您们是游客，目的不外观光；人家旋即将发现我们大富大贵，凭这名气，跟谁见面都可以。您们会见尽人生百态，慢慢去挑选您们的生活方式。"

入城后，但见人山人海，沸沸扬扬，他们吓得目瞪口呆，浑身不适。走在路上，他们奇怪行人视若无睹，市井之徒既不行礼，也不对他们另眼相看，殷讷虽已告诉他们，但王子与公主依然不习惯。起初，公主不能降尊处卑，好几天躲在房里，由爱嫔佩凯（Pekuah）来服侍，像在谷中皇宫一样。

殷讷熟悉行情，翌日变卖部分首饰，租了一座房子，装修得美轮美奂，一看便知他是富商。他彬彬有礼，许多人爱跟他交往；他又慷慨大方，门客争相巴结；座上客来自世界各国，皆仰慕他




的才学，力求讨他欢心。王子与公主不能加入谈话，人家不知道他们一无所知，大惊小怪。后来，他们的语言能力逐渐提高，才踏足社会。

在殷讷不时提点下，王子知道金钱的特性与用途；但女士们久久不能明白，商人拿着小金银币干什么，如此鸡毛蒜皮，为何视之如命根？

他们花了两年时间学习语言，同时，殷讷做好准备，带他们与不同阶层、生活的人见面。他结识境况及个性迥异的人：有的穷奢极侈，有的粗茶淡饭；有的好逸恶劳，有的胼手胝足；有的经营生意，有的钻营学问。



现在，王子已能操流利的当地语言，他知道跟陌生人交往得小心。他随殷讷出入公共场所，参加聚会，以便选择他的生活方式。

有段时期，他认为不必选择，因为看来凡人皆快乐。不管上哪儿，都遇见开心善良的人家，欢乐之歌处处，笑声无拘无束。他





开始相信,世界一无所缺,有求必应,信赏必罚;人人出手阔绰,心地善良,王子说:"这样,谁会受苦?"

王子不谙世情,殷讷无意粉碎他的美梦;直到一天,两人默默坐着,良久,王子说:"真不明白为何朋友都比我快乐。我见他们心情开朗,天天如是,没有改变,而我内心老是不平静,挺不好过。我表面极力追求的那些东西,其实并不令我快乐。我生活在寻欢作乐的人群中,并非喜欢跟他们在一起,而是逃避个人的思想空间;我高声谈笑,只是掩饰内心的悲哀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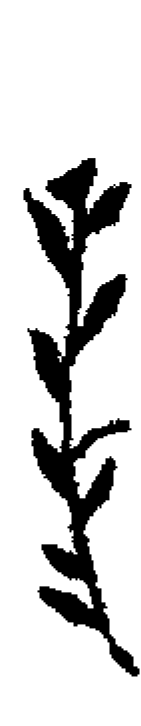
"这只不过是以己度人吧。"殷讷说:"照理推测,您既然自觉伪装快乐,您的朋友同样假造快乐。我们常互相羡慕,虽早已相信没有快乐,却以为别人都快乐,这因为我们心里尚存希望,自己也会快乐。昨夜的宴会,大家看来兴高采烈,乐极忘形,快活似神仙;人间天上,了无牵挂,没有烦恼。可是,王子殿下,请相信我,没人不巴望独处的时刻来到,躲进自己的思想空间去。"

"您可能把他们说对了,"王子说:"我自己就是这样。尽管一般人不快乐,但总有一种生活比较快乐。凭着聪明智能,我们肯定能找到比较好的生活方式。"

"好与坏的原因既多,又不明朗,"殷讷答:"其中关系,纠缠不清,错综复杂;又容易节外生枝,不能捉摸。如要根据绝对理由,选择其生活方式,必然终生寻寻觅觅,犹豫不决。"

"但那些聪明的人呢?"雷斯勒斯说:"他们所说的,令人钦佩,叹为观止,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,是他们认为最可能令自己快乐的一种。"

"可以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人,少之又少。"诗人殷讷说:







“每人所处的景况，并非自己能够预见，更非自愿合拍，因此我们遇上大多数人，都认为旁人比自己快乐。”

“值得庆幸的是，最少我天生胜人一筹，”王子说：“可以选择我的生活方式。在这里，整个世界展示眼前，任我细细浏览，肯定能从中找到快乐！”





17 少年不识愁滋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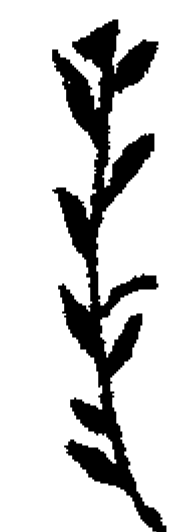
他认为，理性的人做事不应心血来潮，喜怒无常。王子说："快乐应是踏实、恒久的感觉，不会令人张惶，患得患失。"

第二天雷斯勒斯起来，决定开始对人生进行实验。"少年不识愁滋味，"他喊道："我要跟年轻人在一起，他们只求满足一己欲望，整天节目不断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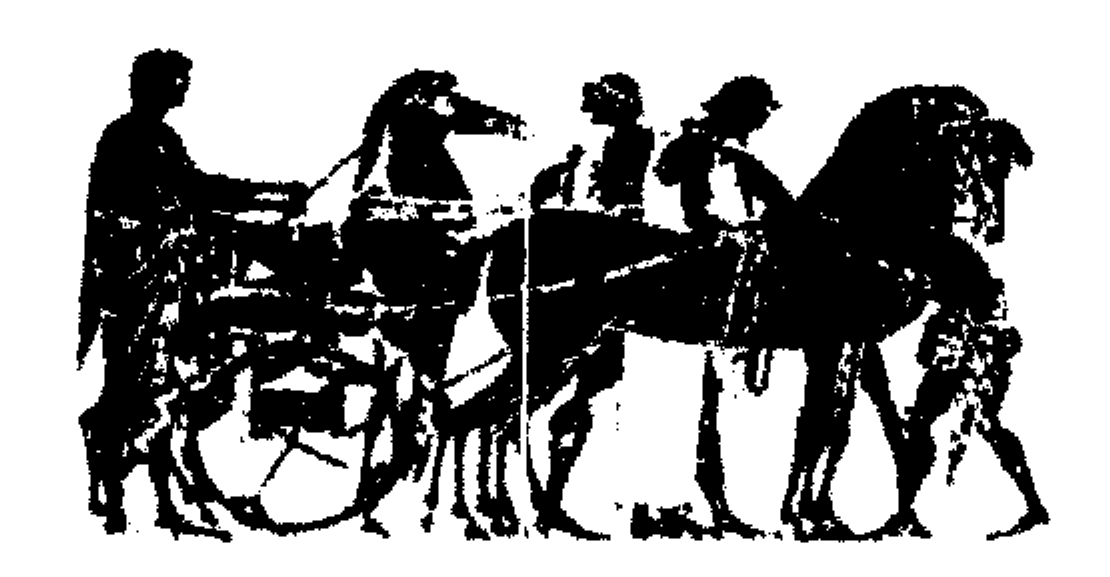
加入那圈子轻而易举，可不消几天，王子又觉得厌倦。他们的欢愉毫无意义，嬉笑莫名其妙；他们追求官能刺激，不动脑筋，令人咋舌；放浪形骸，麻木不仁。他们藐视伦常法纪，令执法者摇头叹息，有识之士感到羞耻。

王子很快得出结论：自惭形秽的生活绝不能令他快乐。他认为，理性的人做事不应心血来潮，喜怒无常。王子说："快乐应是踏实、恒久的感觉，不会令人张惶，患得患失。"

那些年轻朋友性格率直，对王子不错；王子很关心他们，临行前，不能不加以劝戒。"朋友们，"王子说："我认真反省我们的行径，想到将来，发觉我们浪费了时间。人应该趁年轻时为晚年未雨绸缪；愚昧的人从不思考。一生玩世不恭，徒然落得懵懂







收场。放荡不羁，得到片刻痛快，却不能享尽天年，只会含恨终生。青春易逝，到年纪老大，南柯一梦醒来，意兴阑珊，那时我们但求受睿智之士爱戴，或为善积福，从中寻求慰藉。回头是岸吧，这决定在你手上！我们活着要想到有一天光阴不再，到时回首从前的荒唐，年华方富时荡检逾闲，换来年老气衰，那是莫大的痛苦！”

良久，大家相视无言；后来，众人齐声大笑不已，王子只好离去。

王子自问言之成理，用心良苦，惟众人的嘲笑实难以忍受。不过他收拾好心情，继续行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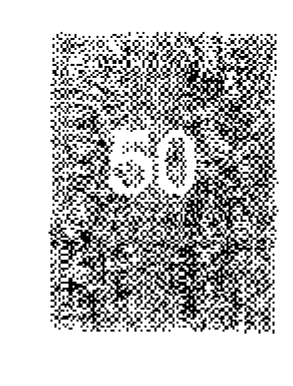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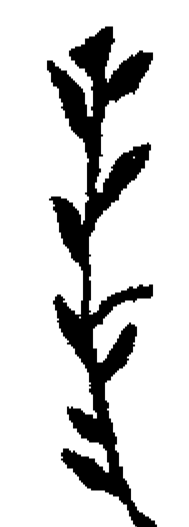
18 一个快乐的聪明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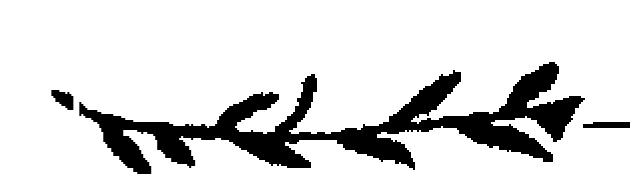
他规劝众人切勿先入为主，遇上厄运时，应坚强忍耐。他的结论说：只有这样，才能得到快乐；而这快乐，人人垂手可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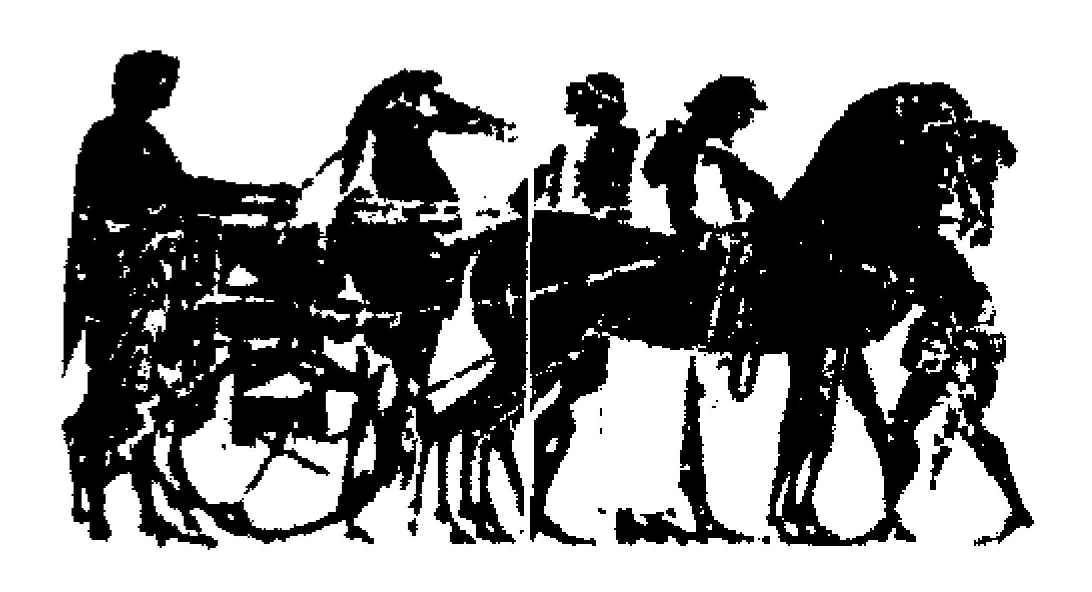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天，王子走在路上，看见一座宽敞楼房，门户大开，欢迎公众入场。王子随着人群进去，发现原来是一间讲堂，也像一所演说学院，里面有教授对群众说话。王子留意到其中一位学者，这人鹤立鸡群，口若悬河，大谈克己之道。他道貌岸然，举止斯文，腔圆字正，措辞华美；慷慨陈词，旁征博引，指出世人舍本逐末，以致道德沦亡。情感包括七情六欲；欲令智昏，结果自然满盘皆落索，心烦意冗，方寸大乱。情感用事，攻下理性的堡垒，七情六欲失控。他把理性喻为白日，日光始终如一，同质均匀，与天地共存。而情感如流星，光华四射，却转眼即逝，飘忽不定，来无踪、去无迹。

他又念了数则不同时代有关克己复礼的格言，表示战胜情感，犹如赢了大仗，何等快乐！从此，我们不再诚惶诚恐，痴人说梦；不再妒火焚身，怒发冲冠，我们柔情不能俘，哀痛不能创。不管国破家亡，抑或国泰民安，我们行若无事，心贯白日，不管晴







阴，照样运转。

他罗列许多英雄豪杰为例，他们无视痛苦与快乐，常人所谓祸福，他们无所容心。他规劝众人切勿先入为主，遇上厄运时，应坚强忍耐。他的结论说：只有这样，才能得到快乐；而这快乐，人人垂手可得。

雷斯勒斯洗耳恭听，俨然视之为神明。他站在门口等候，必恭必敬恳请这位真正高人接见他。王子把一小袋金子塞进他手里，这名讲师稍作迟疑，惊喜交集地收下。

王子回去对殷讷说："我已经找到一个人，能把一切需要的知识教给我。他坚强理智，不屈不挠；高居临下，静观世情变幻。他慎言谨语，词严义密。此人将是我的导师，我要学习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。"



"请勿动辄相信或崇拜道德家。"殷讷说："他们说话冠冕堂皇，生活却与常人无别。"

雷斯勒斯却认为，这人言之成理，若不身体力行，决不能如此理直气壮。几天后，他登门造访，不料被拒门外。王子现在懂得金钱的力量，送上一枚金币后，得以进入内室。只见这位哲学家坐在半明不暗的房里，双眼含泪，脸容苍白，他说："先生，您来得真不巧，现时没有朋友可帮助





我，因为我的创伤无法复原，我的损失不可弥偿。我的女儿——我的独生女儿，在晚年会悉心照料我一切的女儿，昨夜发烧死了。我的将来、我的目标、我的希望，全都完了。现在我被社会抛弃，孤苦伶仃。”

“先生，”王子说：“智珠在握，即使噩耗传来，亦不致手足无措。要知，死神如影随形，随时都会降临。”“年轻人，”这位哲学家回答说：“这么说来，您必定没有受过生离死别之苦。”雷斯勒斯说：“难道您已忘掉自己大声疾呼的格言吗？难道您不能运用智慧，武装心灵，渡过难关吗？试想，沧海桑田，惟有真理永恒不变。”他伤心地说：“真理怎能安慰我？现在，真理有何用？真理只告诉我，我女儿一去不复还。”

王子心慈面软，见他悲恸万分，不忍加以责备，只得离去。他明白了：语调抑扬顿挫，常流于空洞；言辞字斟句酌，只是华而不实。






19　牧羊生涯一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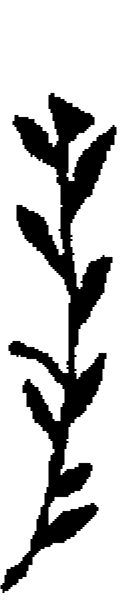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是世人所推许的简朴宁静生活。让我们到牧人营帐歇暑；我们寻寻觅觅，可能最终答案就是他们的单纯生活。

王子锲而不舍，寻找答案。闻说尼罗河排尾一个瀑布附近，住着一名隐士，德高望重，举国知名。王子决定到他隐居之地拜访他，向他请教，市井贩夫得不到快乐，或者山林之士可得着。此人年高德劭，也说不定能传授妙方，教他祛祸避凶，渡过难关。

殷讷和公主同意陪他去；大家收拾所需行装起程。他们路经田野，看见牧人在放羊，小羔羊在草坪嬉戏。诗人殷讷说："这就是世人所推许的简朴宁静生活。让我们到牧人营帐歇暑；我们寻寻觅觅，可能最终答案就是他们的单纯生活。"

大家觉得这主意好。他们送上薄礼，问牧人同样的问题，要他们说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。这些牧人胸无点墨，一窍不通，牧业好坏何在，所知亦甚少。他们的报道和描述，说得不清不楚，所以，得到启发不多。但明显地，他们气愤填膺，自觉注定要做牛做马，为富贵累积财富，被他们骑在头上，但又没办法，只能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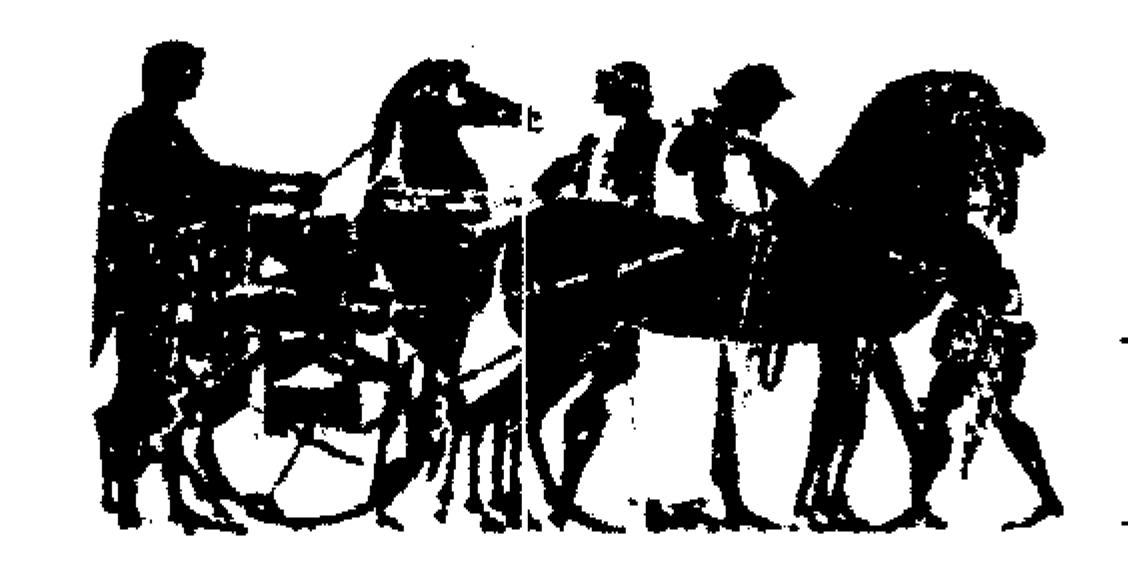
对他们恨之入骨。

公主强烈表示，绝对不会交上如此妒忌的乡巴佬，亦暂时无意再看快乐乡村生活的样板。不过，原始生活之乐，她不相信尽是虚构，山林田野的生活舒适写意，她怀疑没有其他选择比这个更明智了。她期望终有一天，能与三两窈窕淑女，采摘亲手播种的鲜花，抚弄自己母羊生下的小羊，在风声水声中，逍遥自在，聆听树阴下侍女的读书声。









20 钱财惹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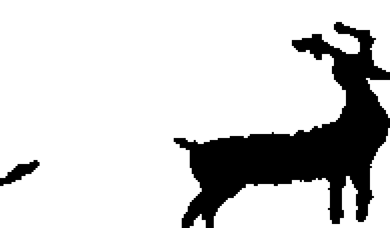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你猜我估，互相取乐，谁如此闲情逸致，把一个荒无人烟地方，布置得堂而皇之，而不失本来面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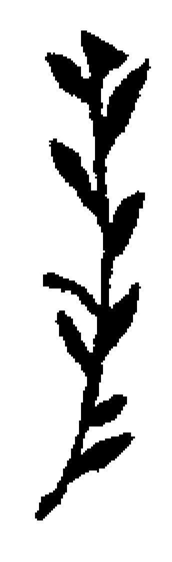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他们继续上路，走到天热，不得不找地方避暑。不远，只见丛林茂密，甫到达，旋发觉闯进民居。浓荫最深处，矮树勤加修剪，辟出小径，两旁树木对立，枝桠靠人工交叉盘缠；空地设有花床，盘陀路旁，溪水弯弯，流进两边个个小潭，潭中石卵成堆，时而流水过石，喃喃细语。

他们徐步穿过丛林，这儿有人居住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他们你猜我估，互相取乐，谁如此闲情逸致，把一个荒无人烟地方，布置得堂而皇之，而不失本来面目。

他们往前走，音乐传来，只见少男少女在林中跳舞；再往前走，发现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屹立山上，四周丛林围住。东方有款客之道，他们得以入内；而富有的主人亦大方款待他们。

主人很世故，很快从来宾的外表知道他们并非等闲之辈，便大排筵席招呼他们。殷讷口角春风，令他大为瞩目；公主矜持有礼，令他肃然起敬。当他们准备告辞时，主人极力挽留，翌日，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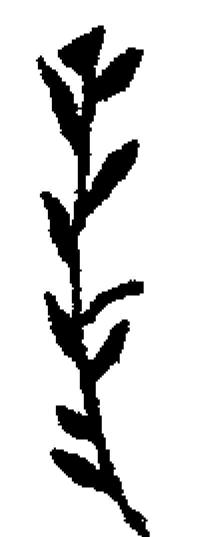


舍不得他们离开。说服他们留下不难;大家起初只是寒暄,渐次无所不谈,互吐心声。

王子现在看见家中喜气洋洋,整个地方天造地设,心里不禁希望寻找的答案就在这里。可当他恭喜主人拥有这一切时,主人叹气回答说:"我的生活表面快乐,其实虚有其表。钱财招来杀身之祸,埃及的巴萨(the Bassa)是我的仇人,看不过眼我的家产和名气。本国王子一直保护我,但王恩难料,不知哪一天巴萨说服保护我的人,一同分赃。我已把财产调往外国,一旦风吹草动,便尾随而去。届时,仇家便鹊巢鸠占,享受我一手修建的花园了。"

主人大敌当前,大家都替他难过,希望他不致流离失所。公主十分激动,悲愤交集,把自己关在房里。主人盛意拳拳,他们又多住几天,然后继续前程,寻访隐士去。











21 遁世之乐:隐士的故事

先生声名远播,实在名不虚传。我们在开罗久仰盛名,特来讨教,请您告诉这两位年轻人如何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
他们向农人问路,到了第三天,来到隐士居住的洞穴。洞穴在山坡上,棕榈树影浓荫;距离瀑布太远,只闻水声喃喃,均匀悦耳;尤其加上风声啸啸,吹过枝条,最好安定心绪,沉思冥想。原是天然古朴之地,经过人工修缮,大为不同。山洞内分成数个房间,派上不同用场;若有行旅经过,天色已晚,或遇上风暴,可以借宿。

时值黄昏,隐士坐在门外凳上乘凉,身旁放了纸笔、书本,另一边搁着几个不同仪器。隐士没察觉他们走近, 公主看他的神情,不像找到快乐的人,心想恐怕不能指点他们迷津。

他们必恭必敬上前问好,隐士似熟谙宫廷礼节,礼无不答。"年轻人,"他说道:"要是迷了路,欢迎在洞穴过夜。日用品一样不缺,但隐居之地不能指望奢华。"

谢过隐士,进入山洞,喜见四处井然有序。隐士招待他们饮酒吃肉,自己只喝水食素。他谈笑风生,却不轻浮;悲天悯人,却





不渲染；旋即赢得大家敬重，公主后悔自己妄下判断。

最后，殷讷开口说："先生声名远播，实在名不虚传。我们在开罗久仰盛名，特来讨教，请您告诉这两位年轻人如何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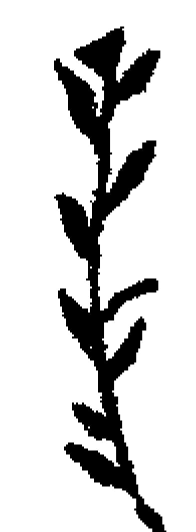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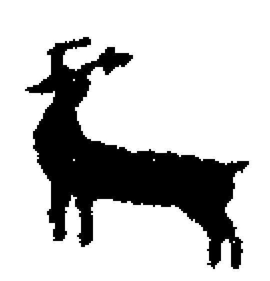
"只要活得好，"隐士回答说："哪个生活方式都好。至于如何选择，明知山有虎，不向虎山行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"

"您以身作则，"王子说："推介遗俗绝尘的生活，肯定不向虎山行。"



"我已隐居十五年，"隐士说："从不希望别人步我后尘。年轻时加入军队，逐级升官到顶点。我带领军队，南征北伐，身经百战，屡屡威临敌城。后来，队中一名小伙子连年晋升，我看不过眼，开始心灰意冷，发现世界陷阱重重，明争暗斗，民不聊生，决定从今不问世事。一次被敌军追赶，在此洞中避难，便选择这里终我天年。我找来工匠，把山洞隔成房间，又贮存日常必需品。

"归隐后一段日子，满心欢喜，像饱经风浪的水手，驶入海港。沙场喧嚣，颠沛流离，突然变成波平如镜，宁静恬适。当新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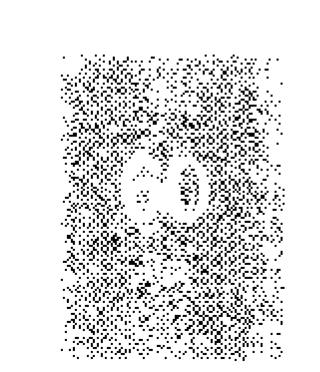

感消失后，我便研究谷中生长的草木，和石中挖出的矿藏，以消磨时间。可是现在呢，这些研究越来越烦闷，令人厌倦。有段时期，我坐立不安，无法集中精神，脑海千头万绪，胡思乱想，得不到片刻安宁，因我苦无机会松弛神经，分散注意力。有时我自惭形秽，既不能隔绝恶习，就索性连善事也不做，我开始怀疑，避世离俗，并非一心一意，而是为世人所唾弃。我神思恍惚，懊悔自己得不偿失。离世独处，虽不致近墨者黑，却同样不能近朱者赤。我一直以来在衡量社会生活的好与坏，终于决定明天重投社会怀抱。隐士生活不一定清心洁手，但肯定苦不堪言。"

听了隐士的决定，大家感到意外，有顷，即提议送他到开罗去。隐士从石堆中挖出一大包埋藏的珠宝，随他们进城。开罗在望，隐士欣喜若狂。



22 乐天知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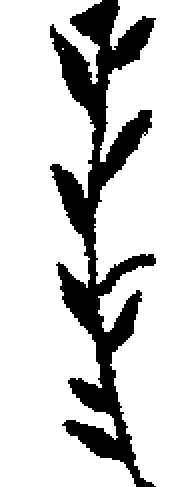
追求快乐的人死心不息，即使饱历风霜，亦不能将希望磨灭。



雷斯勒斯常参加研讨会，一班文人学者定期见面，各抒己见，互相交流。他们不拘小节，言之有物，词锋凌厉，但时而流于偏激，喋喋不休，最后谁都记不起问题何在。他们大多犯有通病：人人要做领导，听见别人思想学说被贬抑就高兴。

这次，雷斯勒斯在会上说出探访隐士的经过。隐士深思熟虑，选择归隐生活，持之以恒，令人敬佩，但后来又予以唾弃，雷斯勒斯表示大惑不解。众人听后反应不一：有的认为隐士选择错误，一生寻寻觅觅，受罪很合理。其中一名年纪最轻的，大声疾呼隐士是伪君子。另外，有的大谈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，遁世就是背公的行为。其他人则认为尽了社会责任，离群独处，反省平生，洁净心灵，亦非为过。

对这件事，座中有一人反应特别激动。他认为不出几年，隐士可能再次韬声匿迹；然后在其有生之年，若不怕难为情的话，会再次放弃隐居，重返社会。"追求快乐的人死心不息，"他说："即使饱历风霜，亦不能将希望磨灭。不管眼前的生活是什么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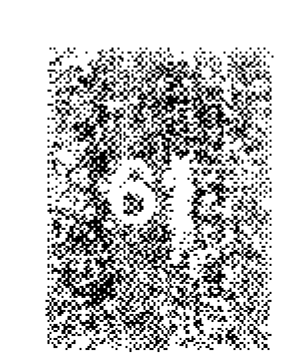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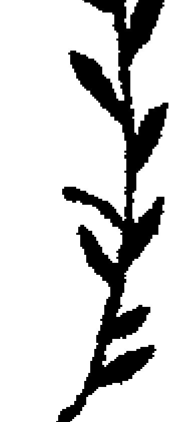



我们都觉得或者硬要说，一切是痛苦的。可一旦成为明日黄花，加上想像，又变得其甘如荠。但总有一天，我们不再吃追求欲望的苦，有的只是自讨苦吃的苦。”

一名哲学家听着，神情极不耐烦，说：“那一天已来临了，聪明人不追求欲望，而人人却自讨苦吃：没什么比追求快乐更无聊。上天善待我们，让快乐垂手可得。快乐，就是顺天知命，接受宇宙不变的定律；而这些定律，与生俱来就晓得；箴言不能明谕，命运注定我们明白；师长不能传授，本性已知道。顺天知命的人，不会妙想天开，贪得无厌：他以平常之心检视得失，应天承运，或采取行动，或默默承受一切。有些人喜欢套用定义和公式，显微阐幽，其实他们不妨聪明一点，利用比较简单的方法，看看森林里的雌马鹿，小径上的朱顶雀。动物的生命，一举一动全凭天性，服从上天指示，没有烦恼。最后，让我们停止争辩，学习怎样生活吧。让我们抛弃累赘的箴言吧。开口不忘箴言的人自命不凡，自以为是，其实一窍不通。记着这句简单易懂的名言——违背自然，便是违背快乐！”









说罢，他气定神闲，环视四周，自觉做了桩好事，十分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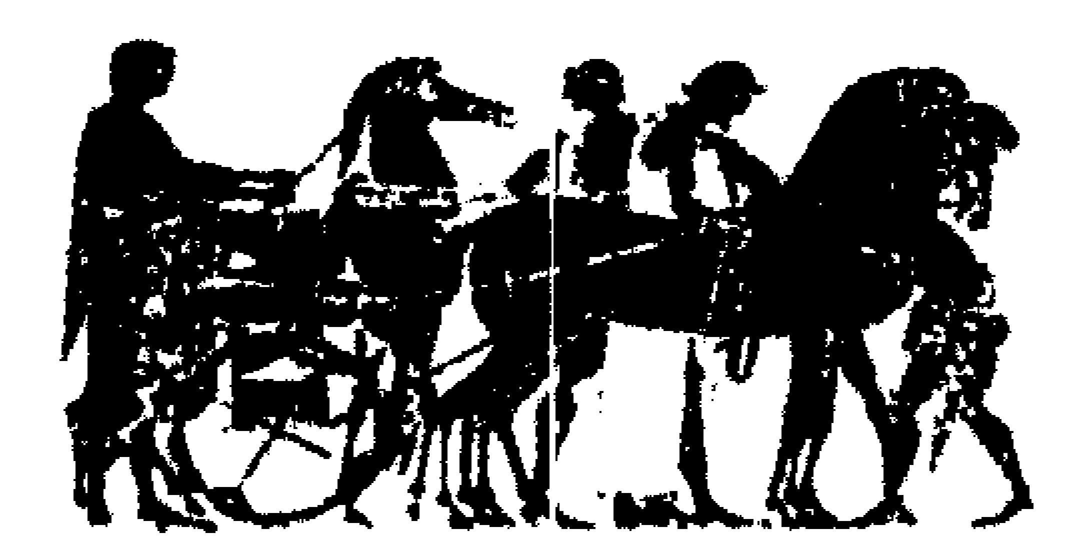
“先生，”王子极端谦逊地说：“与其他人一样，我渴望得到快乐。您的话，我倾心聆听，以先生的学养，我不敢非议高见，但我想知道如何顺天知命。”

“遇上谦恭有礼，可造之材的青年，”哲学家说：“我必定竭尽所能，知无不告。顺天知命，就是小心遵从因果与效应之间合理的关系和本质；接受伟大不变的天道所带来的共有快乐；配合现存万物的普遍性质和去向。”

王子旋即发现，有些学者说话，越听越糊涂，此乃其一。王子低头不语，而这哲学家还以为他心悦诚服，其他人亦甘拜下风，遂露出安于现状的神情，起身离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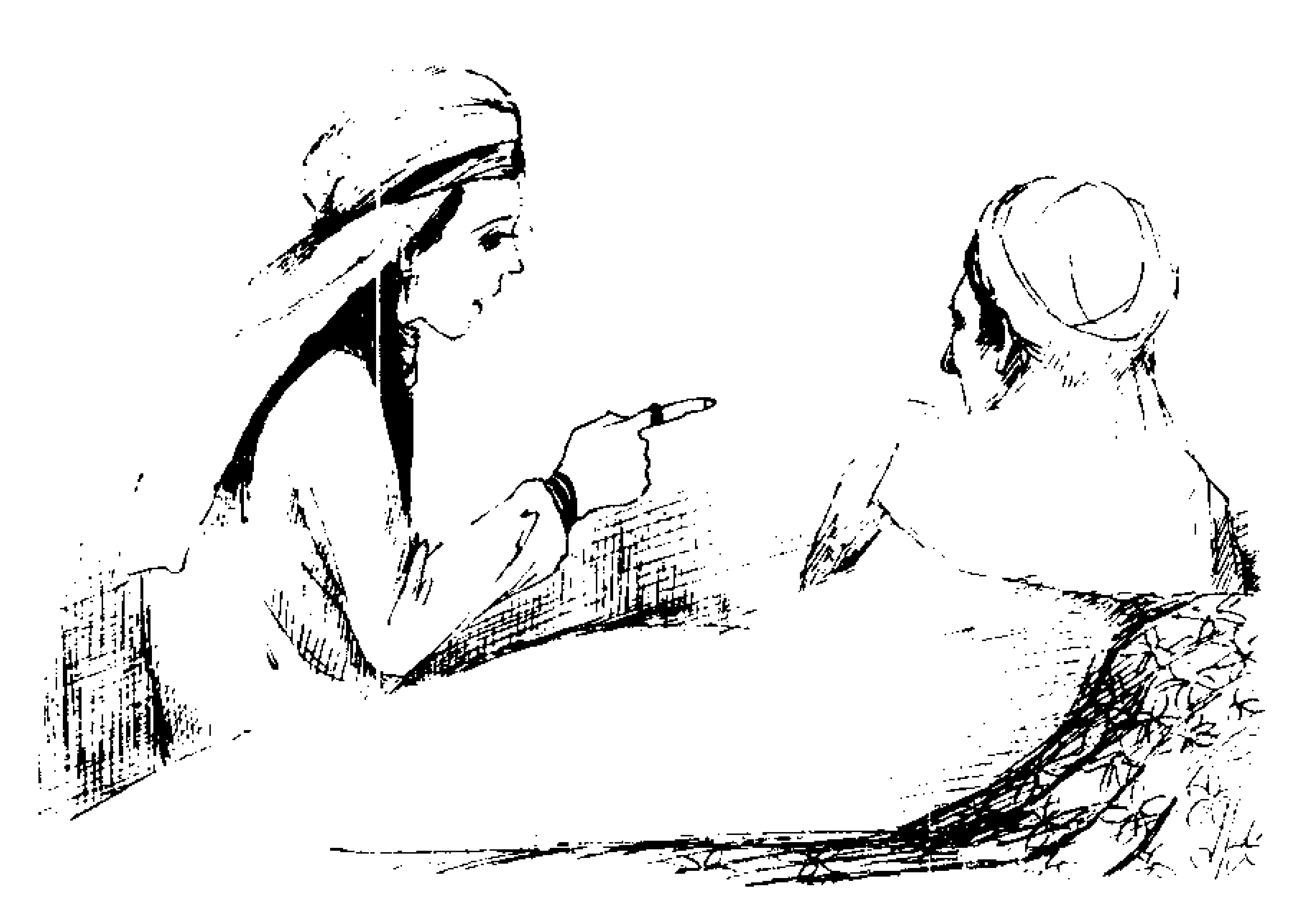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23 分头行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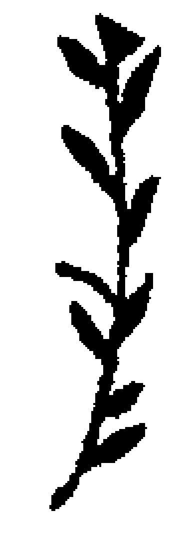
让我们分工合作吧。你尝试到家势显赫的侯门里去看个究竟，我则进入民间，打探市民不同的境况。

雷斯勒斯满怀心事回家，不知今后何去何从。他发现学者与土包子，同样茫无头绪，找不到快乐。不过，聊以自慰的是他尚年轻，还有时间多多实践，进一步求证。他把观察所得及疑问告诉殷讷，不料换来更多疑问，他的话并没令他心里好过。因此，王子跟妹妹谈话多了，无所不言。他俩抱同一希望，公主常从旁开解：迄今虽一波三折，说不定终会成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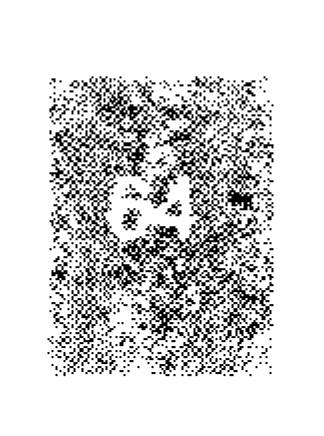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我们向来对世事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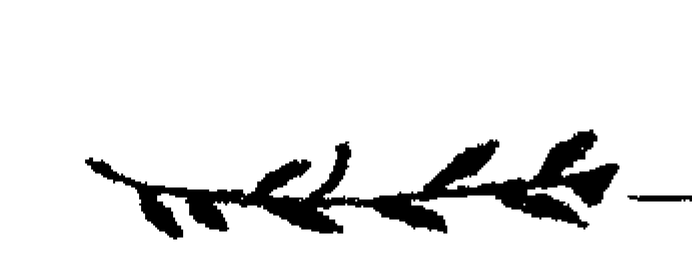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知不多，”公主说：“因为我们既非叱咤风云之流，又非升斗市民之辈。在国内，我们是皇族，但不掌权，来到这里，还没体验民间平静的家居生活。殷讷不赞成我们寻找快乐，因为恐怕我们有一天证明他错了。让我们分工合作吧。你尝试到家势显赫的侯门里去看个究竟，我则进入民间，打探市民不同的境况。或者，有权有势的人得天独厚，因他们大有机会造福人群。又或者，世上最好过的还是小康之家的生活。这些中产阶级并非高高在上，忧国忧民；又非下贱黎民，忧柴忧米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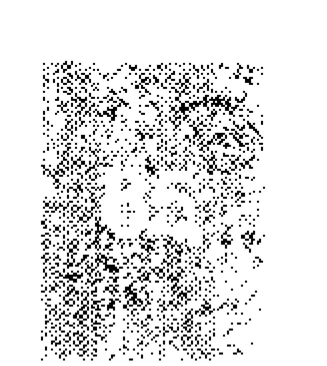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24 高官之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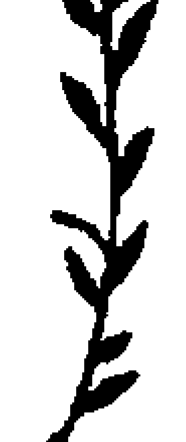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理由相信，必有其他快乐途径更普及，更方便。我认为不可能万民听命于一人，而只有这人满怀高兴，却不能与人分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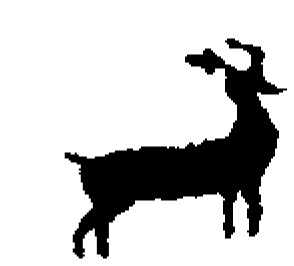


雷斯勒斯对这计划大表赞同，翌日，带上随从，浩浩荡荡来到巴萨殿前。人家一看便知他不同凡响，所以便接待他。他是王子，求知心切，不辞千里而来，旋即成为达官贵人入幕之宾，又与巴萨本人交往甚密。

王子起初以为巴萨必然满足现状，因为人人对他必恭必敬，惟命是从；他手握大权，称霸一方。王子说："有什么快乐及得上推行仁政，令万民快乐呢？但是，根据治国之道，这种至高无上的快乐，一个地方，只有一人独享。我有理由相信，必有其他快乐途径更普及，更方便。我认为不可能万民听命于一人，而只有这人满怀高兴，却不能与人分享。"

这问题萦绕脑中，王子苦无答案。不过，他利用送礼和交际手腕，与人来往渐密后，发觉几乎所有位居显要的人，都互相仇恨。他们一生不绝的是阴谋害人，明察暗访；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；内讧党争，背信弃义。巴萨身边许多人，其实是被派去监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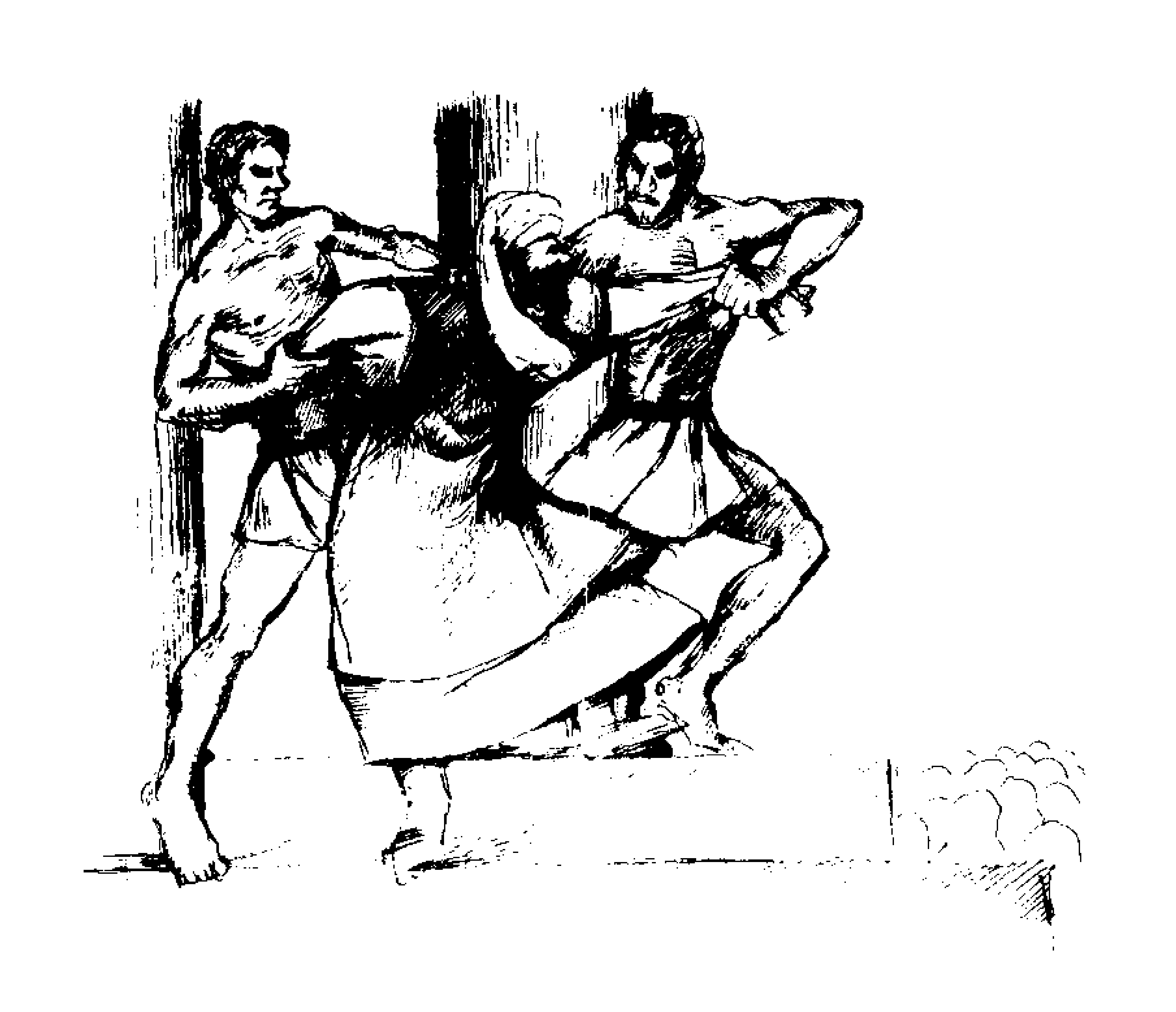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举动，打小报告的；每张嘴巴在挑毛拣刺，每双眼睛在找毛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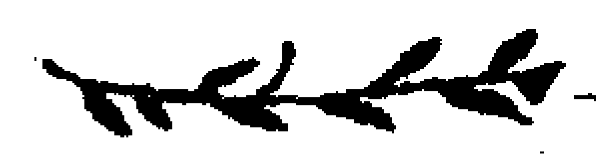
结果，巴萨收到通知，被罢免职权。他被押往康斯坦丁诺普尔（Constantinople），再没人提起他的名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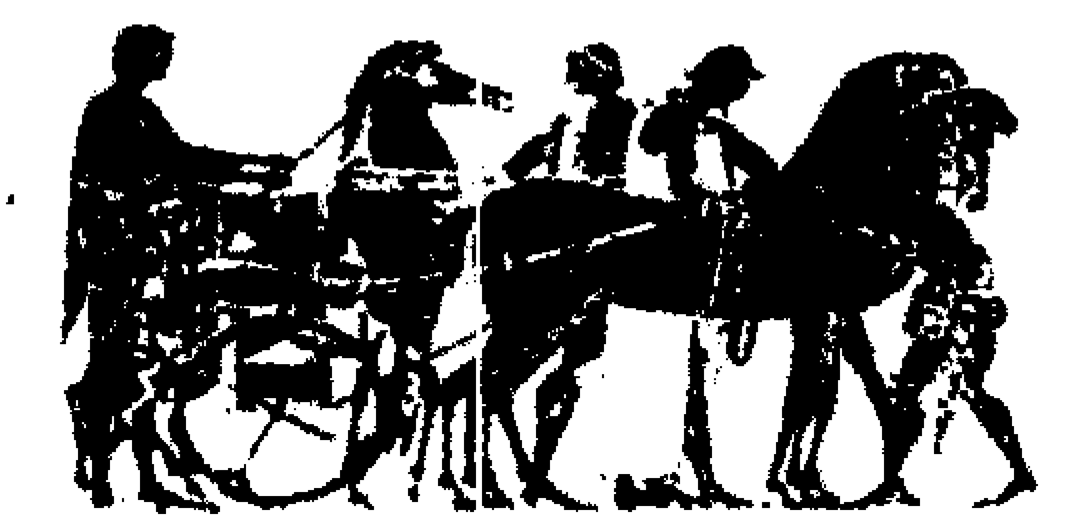
“有权有势的人是否得天独厚呢？” 雷斯勒斯跟妹妹说：“升官发财毫无作用吗？又或做人臣朝不保夕，只有苏丹王（the Sultan）风光体面，无后顾之忧？全国是否只有他才快乐呢？又或他亦疑神疑鬼，怕敌人暗算呢？”

不久，第二名巴萨又被撤职。提升他的苏丹王被贾尼撒日斯人（the Janisaries）杀了，继位人另一套作风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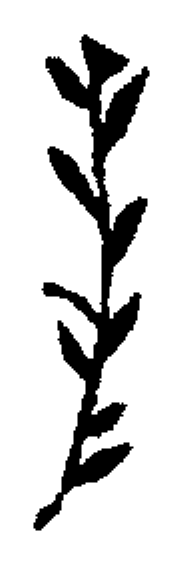


25 事倍功半

我跟许多人家来往，他们表面美满，生活富足安定，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与此同时，公主慢慢结识了许多户人家：她出手阔绰，性情开朗，故无往而不利。不少人家女儿都青春活泼，笑口常开，但妮卡亚习惯与殷讷及王子相处，觉得她们幼稚，不够庄重，唧唧喳喳，贫嘴薄舌。她认为她们思想狭窄，胸无大志，嘻嘻哈哈，矫情造作。她们所追求的快乐虽肤浅，事情却不简单，她们心生怨怼，皆因出于无谓妒忌，为小事争长竞短。她们彼此妒忌，争妍斗丽。她们小心经营，却不能令自己更美丽。极尽诋毁之能事，人家却不会减少姿色。许多人在谈恋爱，对方跟她们一样小家气；她们自以为坠入爱河，其实只是在消磨时间。她们没有择善而交，结果多痛苦收场。她们的痛苦跟她们的快乐一样，如过眼云烟。在她们心中，一事一物皆昙花一现，与过去、将来无关。她们见异思迁，如投石入河，一个一个涟漪散开。

公主把她们视为驯养动物，发现那些女子虽然看得起自己，却觉得她烦人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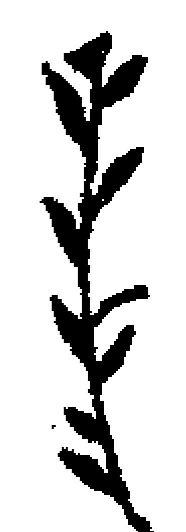
但公主目的要深入民间；她和蔼可亲，谁满胸郁结，正好向她倾诉秘密。那些重燃希望的，对前景重拾信心的女子，每遇上高兴场合，也忘不了公主一份。

晚间，公主和哥哥常在尼罗河畔一座避暑私邸会面，交换日间所见所闻。这晚，他们坐在一起，公主望着面前流过的河水，说："请回答我，众水之父啊，您流经八十国家，我是您河源之地的公主，请告诉我，您沿途所经，是否有一块地方，听不见怨声载道呢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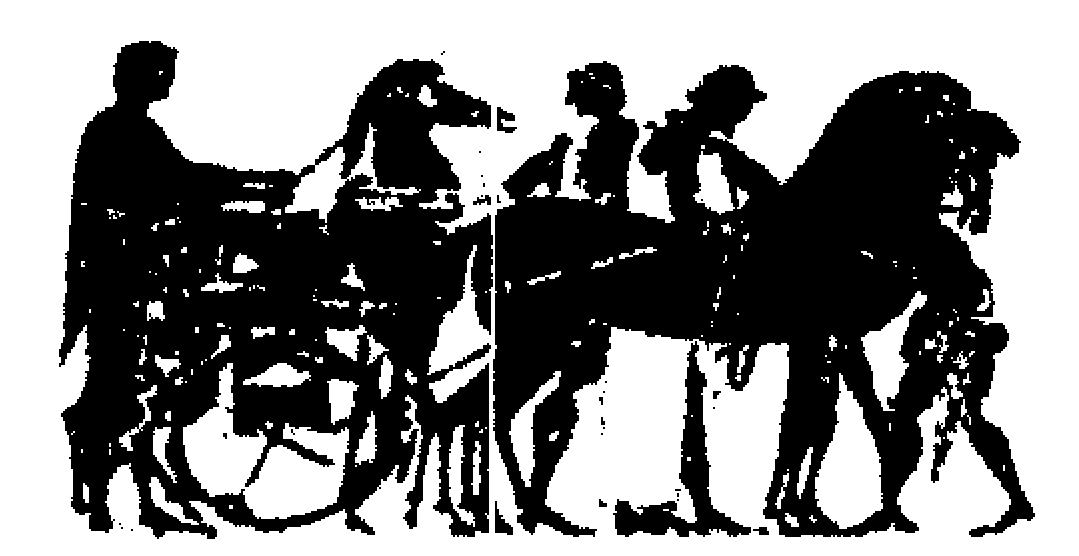


"你在民间，"雷斯勒斯说："我在官场，同样一无所获。""自从我们分工合作以来，"公主说："我跟许多人家来往，他们表面美满，生活富足安定，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"我没到穷苦人家去找安乐窝，因为我认定找不到。不过，我倒看见不少破落户，初时还以为他们很风光哩。大城市的破落户很特别：他们通常表面气派十足，穷奢极侈，其实外强中干。大多数人很小心，不让人家知道他们经济拮据，他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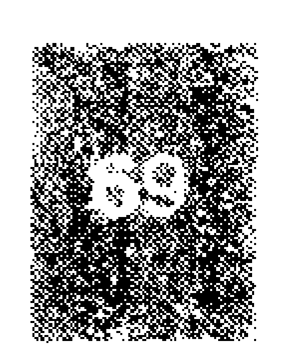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今天为明天生计张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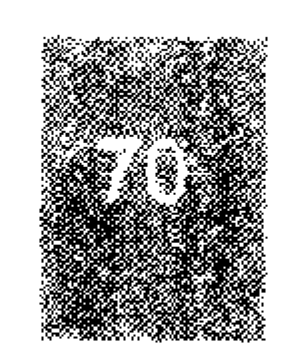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种痛苦虽普遍，却不令我难受，因为我倒可以帮忙。但有人拒绝我雪中送炭；有人不但不感谢我拔刀相助，反而恼羞成怒，因我一眼洞烛其丑。其他人山穷水尽，只好领情，以后却恨透了我。然而，也有许多人嘴上虽没千恩万谢，却真心感激，但又不会得寸进尺。”





26 深入民间

那怎么办？我们所知越多，所得答案越少。别无选择最好，最令人满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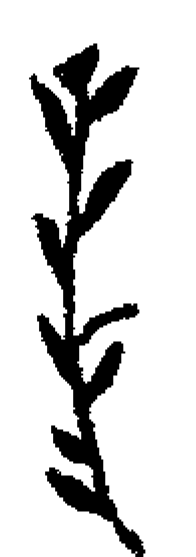


妮卡亚见哥哥全神贯注，便继续说下去。

“不论贫富，家庭一般有争执。要是正如殷讷说，一国如一家，那么，一家就如一小国，免不了四分五裂，叛变造反。旁观者不知就里，以为亲情不变，不偏不倚；其实这种爱，过了幼年期，大多消失殆尽。孩子突然忤逆，舐犊之情变成指瑕造隙，恩将仇报。



“父母与子女甚少和睦共处；子女在父母







面前争宠，而父母其实大可不必对子女互剥痛疮。结果，有的孩子信任父亲，有的信任母亲，一家渐渐变得勾心斗角，彼此不和。

"年老的父母与年幼的子女想法不同，这是自然的现象：前者沧海桑田，春意阑珊；后者憧憬将来，意气风发；说不得谁是谁非。年轻与年长的，就如大自然之春与冬，风景不同。儿女眼中所见一套，怎能相信父母所说的另一套？

"甚少父母能以适当方法，鼓吹自己经验所得的一套。父亲绝对相信刻意经营，循序渐进；儿子却认为凭天分、干劲与冲劲，就可勇往直前。父亲重财富；儿子重精神。父亲深思熟虑；儿子初生之犊，不怕冒险。儿子心无城府，不相信人家设彀藏阄，故开门见山，以诚待人；而父亲上过当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何况自己亦常骗人。家长看见年轻人鲁莽行事就生气，年轻人鄙视家长做事畏首畏尾。因此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，绝大部分越来越淡漠；天生亲情尚且互相折磨，我们何处寻找温暖和慰藉？"

"敢情你运气不好，"王子说："所交朋友遭遇相同。亲情最可贵，我怎能相信，两代注定水火不兼容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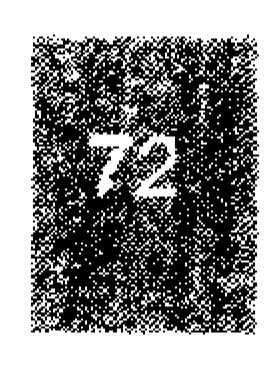
"家庭纠纷并非必然现象，不能避免，"公主回答说："只是难以幸免。一家不能人人心贯白日。君子小人，势不两立；小人与小人，更难相处；君子与君子，间或不尽相同，各从其志，走向极端。大抵受尊敬的父母都实至名归：循规蹈矩的人，我们应该尊重。

"家庭生活还受到其他破坏：有人误信仆婢，以私隐相告，为其掣肘。有人的亲戚大富大贵，却情绪不定，讨不了他们欢心，又怕开罪他们，于是惶惶不可终日。有的丈夫飞扬傲慢，有

的妻子任性执拗。好人比坏人难做:好人做了好事,杯水车薪;坏人害了人家,祸国殃民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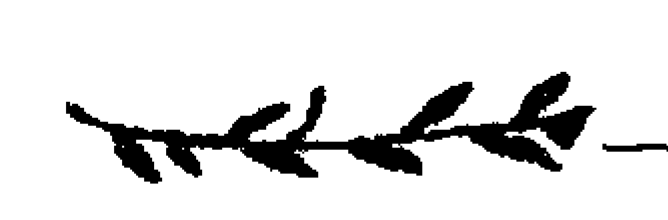
"要是一般婚姻情形如此,"王子说:"将来择偶,真是危机四伏,真怕妻子不是,连累了我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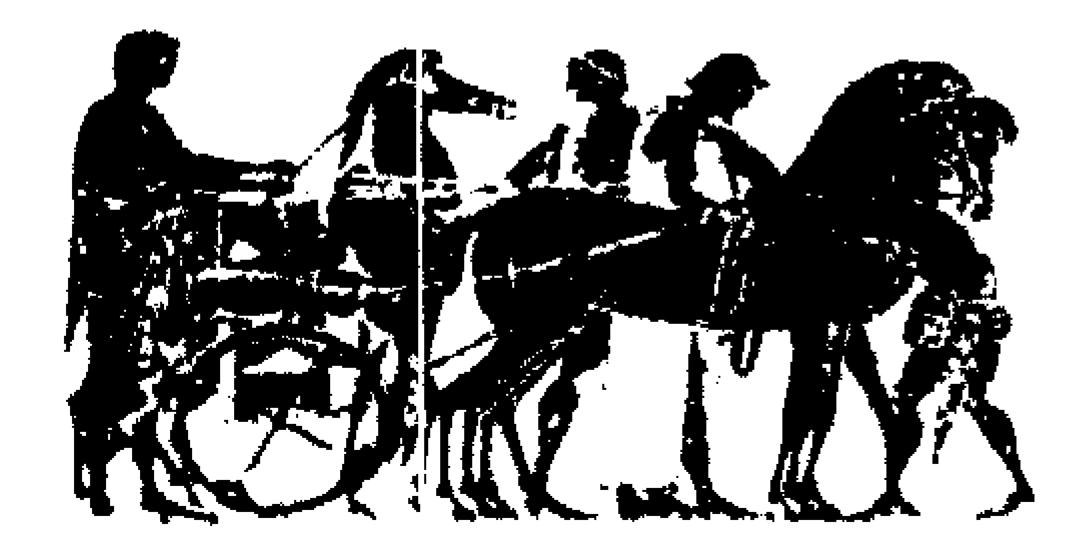
"我遇见许多人独身就是这个缘故,"公主说:"他们虽谨慎,却不值得效法。光阴虚度,没有朋友,得不到关怀;日子没有意义,为摆脱生活樊笼,不是找些无聊玩意,就是纸醉金迷。他们长期自觉低人一等,满腹怨怼,出口伤人。在家,脾气乖戾;在外,就惹是生非。他们违反伦常,被社会拒于门外,权利受剥夺,遂存心闹个满城风雨,以此为乐。他们一生不去爱人,也没人爱他们;快乐无人分享,忧伤无人同情:这情况比归隐更难堪,他们不是遗世独立,而是为世所弃。婚姻虽带来很多痛苦,独身却毫无乐趣可言。"



"那怎么办?"王子说:"我们所知越多,所得答案越少。别无选择最好,最令人满意。"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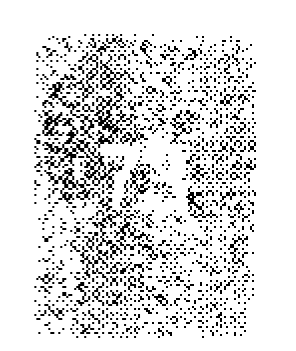
27 身在其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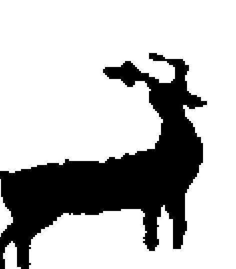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君子但求心之所安，盼望美好将来；即使在逆境中，忍苦耐劳；但切勿忘记：忍耐是痛苦的。

二人沉默片刻，王子把公主的话想了一遍，便说她看事物有偏见，为赋新词强作愁。他说："将来的前景，给你越描越黑，殷讷的预测跟你的相比，简直小巫见大巫。近来我认为：豪门望族的人地位显赫，却不一定心安理得，因为那并非靠金钱、权力换来的。明显地，接触面越广，越容易树敌，涉危履险。日理万机，或面面俱到的人，必须动用许多人力，其中有的心怀不轨，有的愚昧无知；有的迷惑他，有的出卖他。他不能两全其美，得不到赏识的人，自觉面目无光。挂一漏万，除少数人外，大部分人不满。"

"他们没理由不满，"公主说："但愿我永能直斥其非，而你能阻止这种情形发生。"

"在一个公正廉明政府下，怨声载道并非全没理由。"雷斯勒斯回答说："身在草庐，或生于乱世，埋没人才，即使明察秋毫，也不能逐一礼贤下士；即使眼观四处，耳听八方，也不能逐一论功行赏。看见别人后来居上，自然怪在位者喜怒无常，处事不公。其实，







即使再宽宏大量的人，不管天生如此，或为势所迫，也难以保持公正不阿。有时他难免随心所好，偏袒爱将；让好看不中用的人吹捧自己，误认驽马作骐骥，私相授受。结果，有人贪污贿赂，而破坏更甚的是，阿谀奉承、卑躬屈膝的人，有时也能加官晋爵。

“在位者百密一疏，疏失便自食其果。在可能范围内，当然应该步步为营，可惜谏官中，奸佞存心不良，而忠臣有时也有无心之失，诸多批评，加以阻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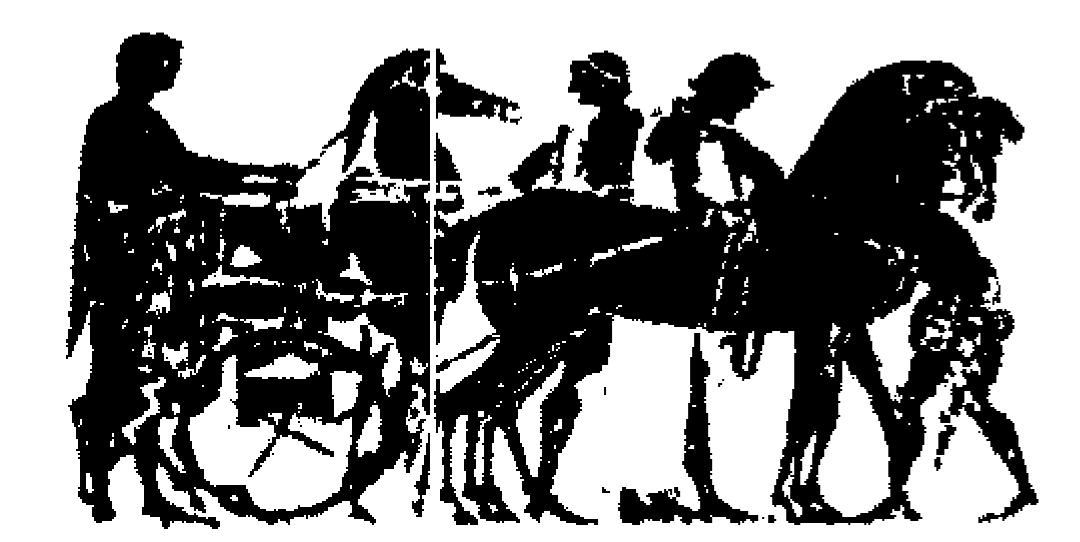
“因此，快乐不在高官尊爵，我相信，快乐已逃离皇宫宝座，置身于五斗官位中。快乐是淡泊明志，隐姓埋名。才职相称的人，亲自监督推行政令，用自己眼光挑选亲信，不致因旁人另有企图，或屈服于权势而被蒙蔽，他怎能不称心满意，满怀希望？爱民者，民必爱之；一心为公，自得其乐。”

“君子堂堂，是否得到无上快乐，这世界无法给予答案。”妮卡亚说：“不过，至少我们可以说，君子形于颜色，表面不一定相对快乐。全部天灾，几近所有人祸，同样发生在君子与小人身上：饥荒时，捱饥抵饿；党争时，风雨飘摇；战乱时，星沉海底，离乡背井。然而，君子但求心之所安，盼望美好将来；即使在逆境中，忍苦耐劳；但切勿忘记：忍耐是痛苦的。”









28 余话未了

显然，姻缘天意注定，男女情投意合，所以我坚信婚姻是快乐途径之一。

"亲爱的公主，" 雷斯勒斯说："你犯了言过其实的通病了。你探讨日常生活，却以国破家亡、民不聊生为例，这些都是纸上谈兵，虽然可怕，却千载一遇。切勿杯弓蛇影，传言失实。我受不了危言耸听，以致到处人心惶惶，像当年耶路撒冷（Jerusalem）兵临城下一样。蝗虫一飞，就说有饥馑；南风一起，就说有瘟疫。

"劫数难逃，不能避免，举国付之一炬，只能逆来顺受，一切争议都属徒然。不过，非常明显，迸发国难时，实际不及想像可怕。多少人从少壮到老弱，除家庭纠纷外，一无所知。不管在位者是尧舜、是纣桀；国军旗开得胜，或落荒而逃，他们喜怒哀乐，面不改容。国内纷纷攘攘，国外大使与异邦周旋，而锻工照旧打铁，农夫耕田，民间日子如常，四季自行运转。

"切勿过多忖测，有的事可能永不发生；真的发生了，又和我们所想像的不同。我们不能扭转乾坤，也不能改变国家命



运。凡人如我，理应自问何可作为；生活圈子再狭窄，亦能为他人谋求快乐，进而从中取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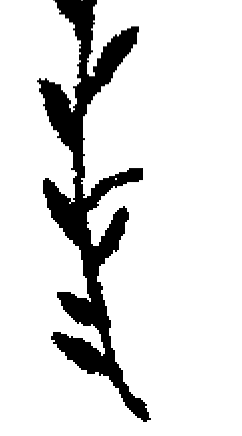
“显然，姻缘天意注定，男女情投意合，所以我坚信婚姻是快乐途径之一。”

“人间痛苦数不尽，”公主说：“婚姻带来的痛苦，是否超过其中之一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眼见许多痛苦婚姻，算来各式各样：琴瑟长期失调，原因出人意表，有的性格不合，有的意见相左，有的一时性起而反目成仇，有的双方出于好意，却因各行其是而相持不下。有时，我同意许多国家决疑论者较为极端的看法：我们是容许，而不是赞许婚姻制度的存在。只有放纵欲念，为情所困的人，才会作茧自缚，一生不能解脱。”

“有一点，你似乎疏忽了，”雷斯勒斯回答说：“根据你现时说法，独身比结婚更不快乐。这两种情况可能都不好，但不可能同样最坏。所以，有时我们思想不得其法，谬思互相反驳，头脑反而清醒，看到真相。”



公主答道：“我不相信错谬全出于神情不属。心眼如肉眼，举凡两事物范围广泛，组成部分复杂，便难以准确比较。如能看







见或感觉物之全部，即可做出分别，加以取舍。但是，如果两个制度，所涉极广，千头万绪，以致不可窥全豹，那我们管窥蠡测，或凭记忆，或凭想像，朝秦暮楚，何足为奇？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与道德问题上，我们只看到问题之局部，以致自己前后意见不一，正如彼此意见相左。但只要一看见全部，如数理计算程序一般，我们便始终如一，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。"

"人生已经痛苦，"王子说："我们不要火上加油，闹意见分歧，为问题的细节而相持不下。我们寻寻觅觅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理应互相合作。有人婚姻痛苦，我们便下结论否决整个制度，这肯定过于武断。我们说人生痛苦，同样可说人生不必是天堂。结婚不结婚，世界必须孕育万民。"

妮卡亚回答说："世界如何孕育万民，干你我何事？今天一代必然后继有人，这不成问题。我们现在寻找答案，不是为了世界，而是为了自己。"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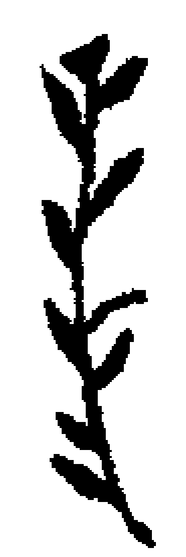

29 再论婚姻

我相信我们会发现：晚婚人士能享天伦之乐，早婚人士鱼水相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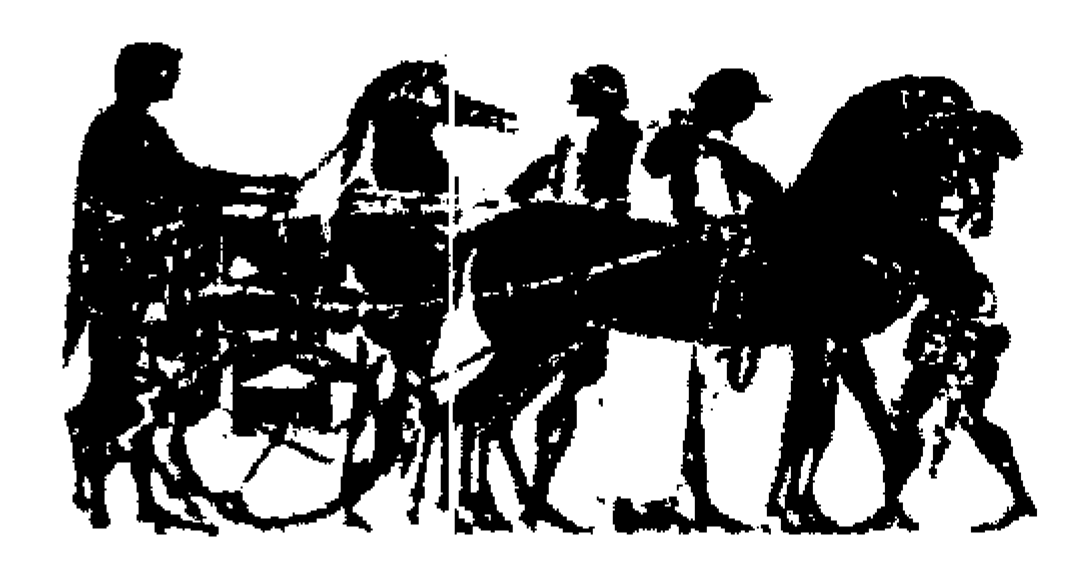
“群体的好处，”雷斯勒斯说：“相当于个体的好处。假如婚姻对人类来说是上策，那明显地，对个人来说也是上策。或者，问题之所在，乃一辈子须负责任，为对方利益着想，难免要做出牺牲。根据你对独身与结婚的判断来看，大抵前者肯定必有坏处，而后者可能有坏处，不过可以避免。



“我不禁安慰自己：只要小心谨慎，相敬如宾，婚姻便会美满。人之通病，在于行事鲁莽。年轻人尚未成熟，欲念焚身，不能辨别，没有深思熟虑，考虑彼此是否思想一致、







性情相近、判断正确、品性纯良，就做出决定，怎能不失望、懊悔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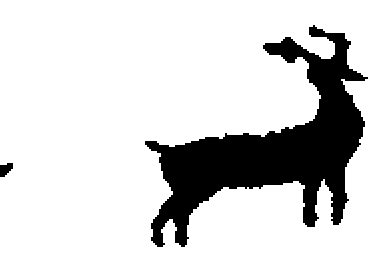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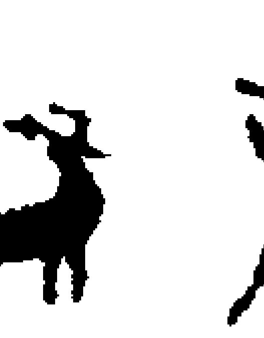
“结婚的过程一般如此：少男少女或偶然邂逅，或朋友介绍，四目交投，一番寒暄，回家就害相思病。他们无以自遣，百无聊赖，两人分开就闷闷不乐，因此认定在一起就会快乐。结婚后，才看见婚前故意视而不见的一切，遂终其一生吵吵闹闹，怨天尤人。

“太早结婚，造成父母与子女对抗：儿子迫不及待要出道，父亲尚未准备退出江湖，一山不藏二虎。女儿含苞待放，母亲半老徐娘，两人巴不得对方消失。

“当然，这些后果都可避免，驷马难追的决定，事前须小心翼翼，再三考虑。年轻人生活多姿多采，即使孑然一身，日子也不难过。年齿渐长，经验越多；见闻越广，择偶机会越多；而且，最少有个好处：父母与子女之间，年龄明显有距离。”

“有时我们不能以理推论，”妮卡亚说：“又不能亲身学习，只好向人家请教。听说，晚婚也不特别快乐。这问题太重要，不容忽视，我常向那些见解精辟、学问渊博、言扬行举的人请教。他们一般认为，双方思想根深柢固，习与性成，已经建立自己的圈子，生活上了轨道，对将来各有憧憬，这时互托终生，实在危险。

“二人世上萍水相逢，不太可能朝同一方向走。为对方重迁安土，这情形也不常发生。年轻时性情变化不定，其后渐趋稳定，但是，旋即变得自以为是，故步自封。诚然，相敬如宾可以琴瑟和鸣，但时间会改变夫妻感情，正如改变容颜一样，以致二人各不让步。长期脾性不易改，企图扭转命运，往往徒劳无功，改变自己常做不到，又如何改变别人呢？”

“你这样假设，”王子插嘴说：“无疑是忘记、疏忽了择偶最重要的条件。我找对象，首要条件就是看对方讲理不讲理。”

“难怪哲学家也上了当。”妮卡亚说：“许多家庭常见的龃龉，有理说不清；许多问题不能追究，违反逻辑；许多情形只能采取行动，不能解释。试看人类历史，不管大小事，有多少行动是讲理？夫妻最大不幸，莫过于注定每天早上，为家庭琐事理论一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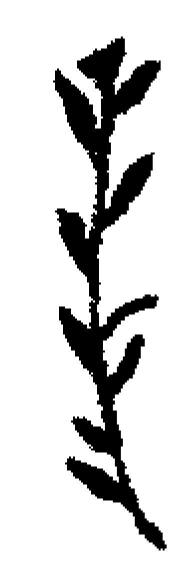
“晚婚可避免儿女鹊巢鸠占，但这好处不大，自己撒手尘寰时，孩子可能年少无依，要托人监护；即使这情形不发生，离开世间时，却不能看见爱子成才。

“他们虽没有儿女这后顾之忧，但也没有儿女所带来的希望，青春之恋的快乐，与因利成便的机会。年轻时彼此性情随和，容易接受新事物，长期相处之下，可交互适应，犹如两件柔软物体，长期摩擦，表层互相衔接。

“我相信我们会发现：晚婚人士能享天伦之乐，早婚人士鱼水相欢。”

“鱼与熊掌，”雷斯勒斯说：“若两者兼得，夫复何求？或者在适当年龄结婚，做父亲不太早，做丈夫又不太迟。”

“殷讷常说：‘鱼与熊掌，不可兼得。’”公主答道：“我越来越同意这先入为主的看法。举凡两事物，令人企目而待，梦寐以求的，总被安排成顾此失彼的局面。两种幸福，相去天渊，不能兼得；要是顾虑过多，走在正中，便两手空空。这是犹豫不决的常见后果；不量力而为，结果一事无成。不要指望鱼与熊掌兼得，面对两者，选择其一，即应心满意足。谁可在春花飘香下，品尝秋收果实？谁可在尼罗河河源与河口，同时汲水而饮？”






30 殷讷加入 改变话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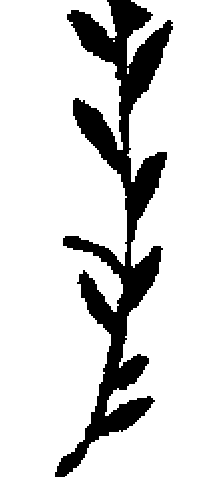
过去的是笑与泪，将来的是盼望与恐慌；即使爱与恨，亦不能不谈过去，凡事有因必有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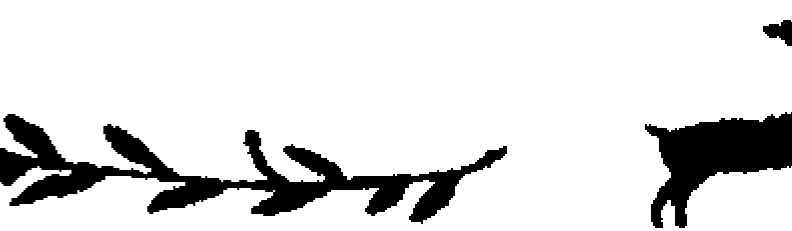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殷讷进来，打断二人话头。"殷讷，"雷斯勒斯说："听到公主对家庭生活的描述，颓丧不已，我无意再寻找人生道路了。"

"依我看来，"殷讷说："在选择人生道路的过程中，您已经忘记如何生活。一个城市，纵然地大物博，今天流连其中，可供发掘的新事物不多。但不要忘记，您正置身一个文明古国，当年举世驰名，国富兵强，人才济济，其自然科学为世界带来第一道曙光，同时期各地的文物，还没有文明社会或家庭生活的痕迹。

"古埃及人留下不少遗迹，证明他们刻意经营，势力庞大，欧洲的宏伟建筑物，相形见绌。这些颓垣断壁，成了现代建筑师的学堂。从仅存的吉光片羽中，我们大抵可想像当年盛况。"

"累累石块，堆堆土墩，对我来说，兴趣不大。"王子说："我的兴趣在于人生。我此行为观摩现今人生百态而来，无意量度庙堂的残砾败瓦，探索堵塞的渠道。"





“眼前的一切，尚待研究，当然应加以注意。”公主说：“但古代遗迹，英雄豪杰，关我何事？光阴不再，英雄的生活方式，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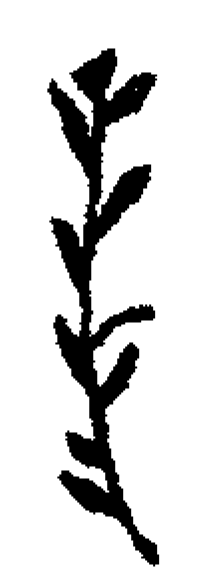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认识事物，必须认识其效应。”诗人殷讷回答说：“要认识人生，就必须认识人的作业，方知冷静理智与感情用事的结果，从而找出行动背后的最大力量。判断是相对的：要对现今世界做出正确评价，必须与过去做一比较，因为我们对将来一无所知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忽略了眼前一切：时间几尽花在追忆过去，观望将来。人的感情，有笑有泪，有爱有恨，有盼望，有恐慌。过去的是笑与泪，将来的是盼望与恐慌；即使爱与恨，亦不能不谈过去，凡事有因必有果。

“今天种种，皆因昨日种种。福至而喜，祸至则忧，探索祸福之来由，最自然不过。不向历史学习的人，要是只对自己负责，那人太草率；要是兼济天下，那人就是不义了。故意不闻不问的人，真是可耻；不学无术的人，以致不能防微杜渐，就是为非作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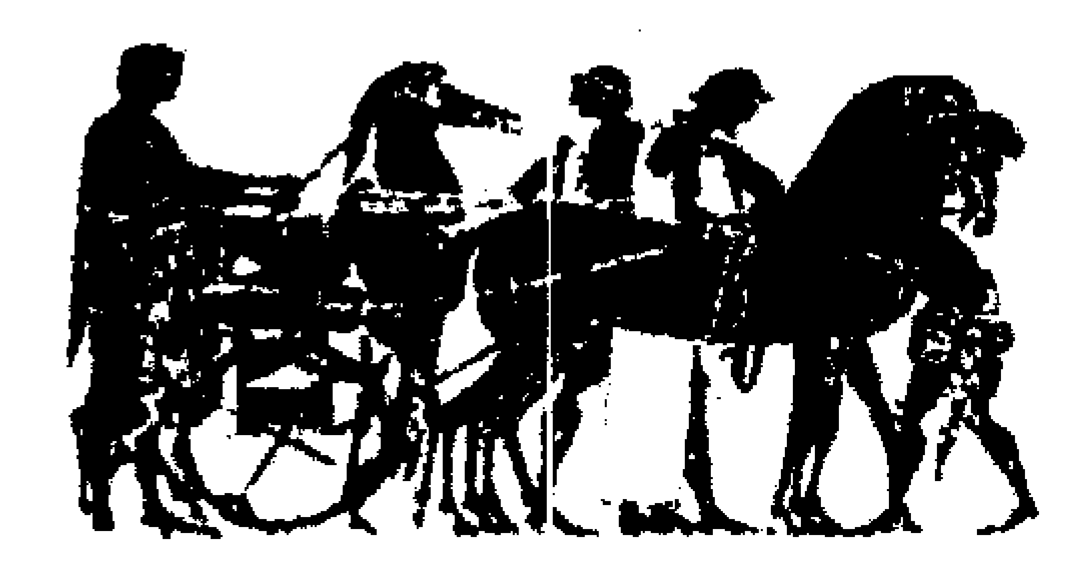
“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，思想的衍变，知识的增加，智愚的交替（即人类的光明与黑暗的两面），文艺的兴衰，学术的演进。总的来说，什么比这些更有用？王者不能只关心干戈战略，而忽略人文科学；人文科学可登大雅之堂，可经世济国，不容忽视，一国之尊，应深明大义，勤加修习。

“成例往往胜于箴言：军人在战场上成长，画家必须临摹。揣摩人生，我们有一个优势，那就是：大时代百年不遇，但技艺的成果常俯拾即是，供给我们钻研人力的效应。

“当我们看见，或脑海浮现不寻常的作业时，念头一转，随即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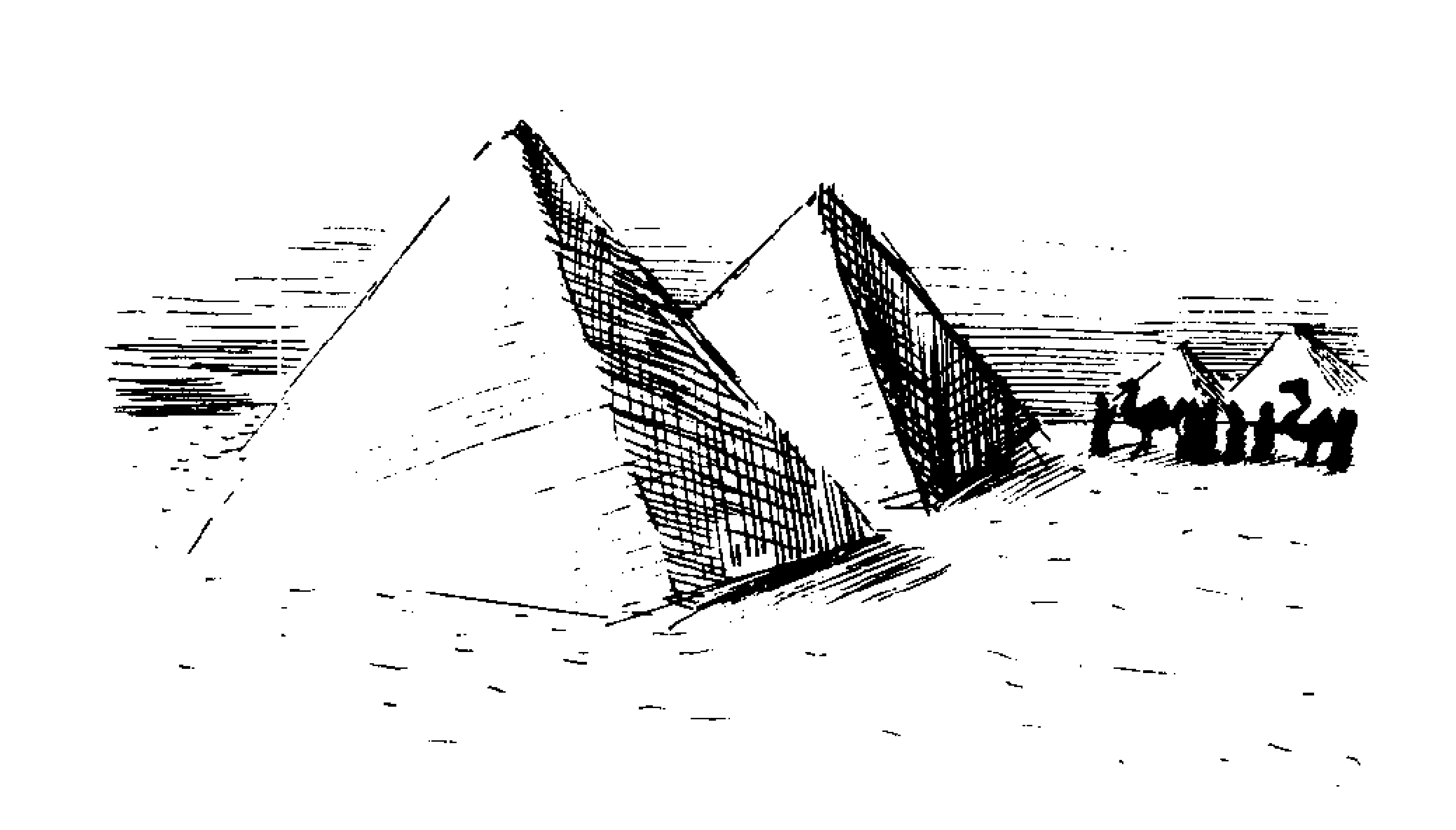


想：这作业如何完成呢？揣摩的工夫，从这里开始发挥真正效用：吸收新事物，令我们增广见闻，或发掘不为人所知之事物，或他山之石，可以为错。至少，与前人相提并论，我们可以庆幸人类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也可以借古正衣冠，这是向前迈出第一步。"

王子说："我愿意见识有价值的事物。"公主说："我亦乐于学习一些古代文化。"

"埃及最雄伟的建筑物，"殷讷说："莫过于金字塔。它是人类徒手兴建最庞大作业之一，屹立于史前时代，有关其时的记载，仅限于不可信的传闻。这最伟大的建筑物依然屹立，时间对它所造成的损害不大。"

"我们明天就去参观金字塔吧。"妮卡亚说："我久闻其名，不里里外外亲眼游览一遍，就不罢休。"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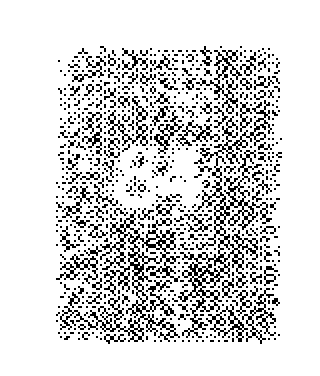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31 参观金字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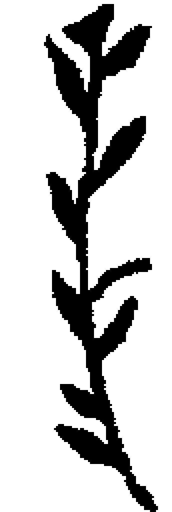
不论先进或落后民族，都有亡魂之说，并信有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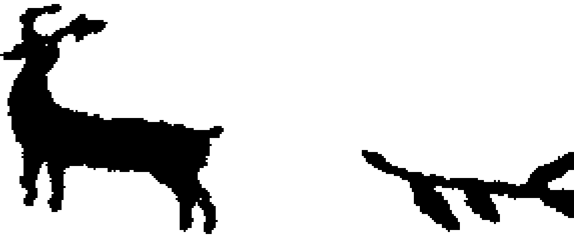
主意既定，众人第二天就出发。他们准备帐篷，给骆驼驮着，决定参观金字塔，尽兴而还。他们从容上路，看见特别风景就欣赏一番，有时遇上庶民，就停下聊聊，又参观不同市镇，有的人口鼎盛，有的破落不堪；有的穷山僻壤，有的通都大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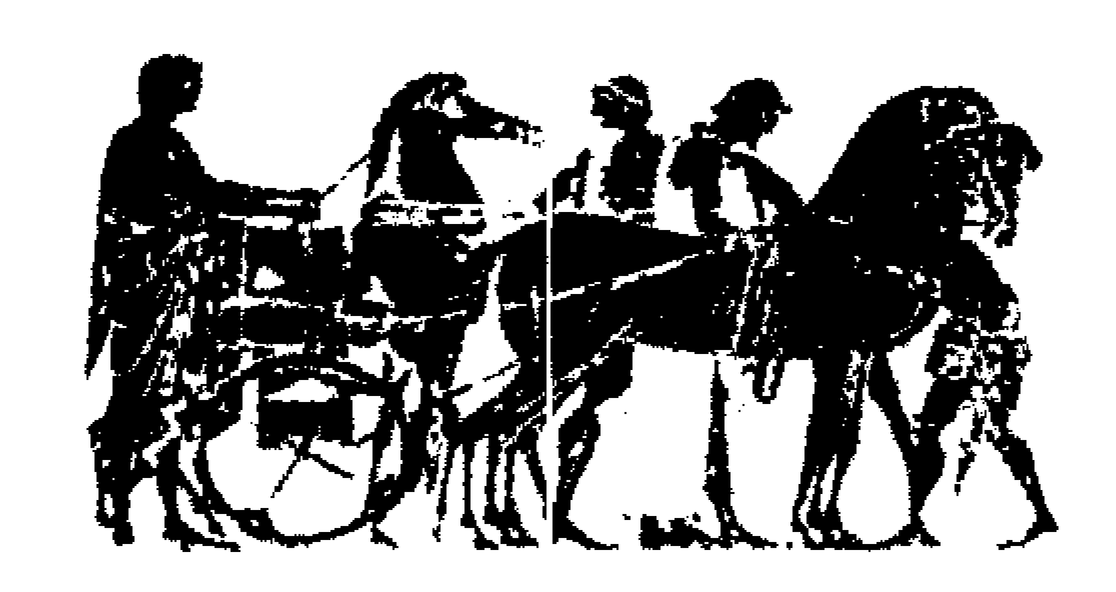


抵达后，看见宏伟的金字塔既高且大，大家叹为观止。殷讷向他们解释个中原理，建筑物成金字塔形，目的提高其持久性，与天地共存。他指出，金字塔下宽上窄，所以四平八稳，平时能够抵挡风吹雨打，地震亦难以动摇。地震是最难抵御的天灾，要是一场地震令金字塔倒塌，那整个大陆亦可能成为瓦砾。

他们量度了金字塔面积，便在塔前搭营。翌日，大家雇来普通向导，准备进入金字塔内室；正要攀登第一条通道时，公主的爱嫔望着洞里，倒退一步，怕得发抖。"佩凯，"公主说："你怕什么？""我害怕狭窄的入口，"那女子答道："和恐怖的黑漆一片。这地方准有阴魂不散，我不敢进去。可怕的墓主会在我们面前出现，说不定把我们永远关在里面。"说罢，双臂套住她主人的颈







项不放。

“要是你怕的是亡魂，”王子说：“那我可保证你安全：死者不会害人，一旦埋葬了，便从此消失。”

“死者从此消失吗？”殷讷说：“我不敢苟同，古今内外异口同声的一致说法都不是这样。不论先进或落后民族，都有亡魂之说，并信有其事。有人的地方就有这说法，看来是真的，否则这说法不会如此普遍。两地人民不相往来，而相信同一故事，必是亲身经验所使然。个别爱抬杠的人抱怀疑态度，但未能动摇一般人的证据。而有些人口里不承认，其实心里害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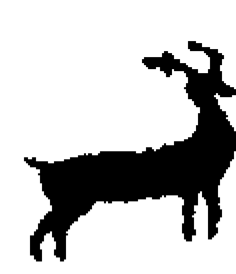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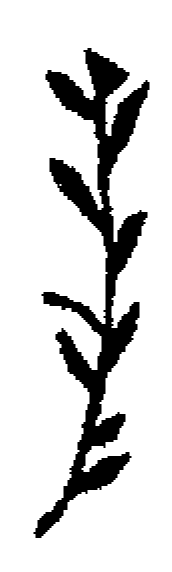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佩凯已经吓坏，我无意增添她的恐惧。金字塔的亡魂没有理由比其他地方多，他们无力，也无意伤害善良无辜的人。我们进入金字塔，并不会侵犯其利益；我们既不带走什么，又何来得罪他们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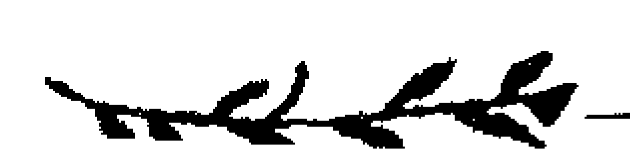
“亲爱的佩凯，”公主说：“我在前，殷讷殿后，不要忘记，你是阿比西尼亚公主的朋友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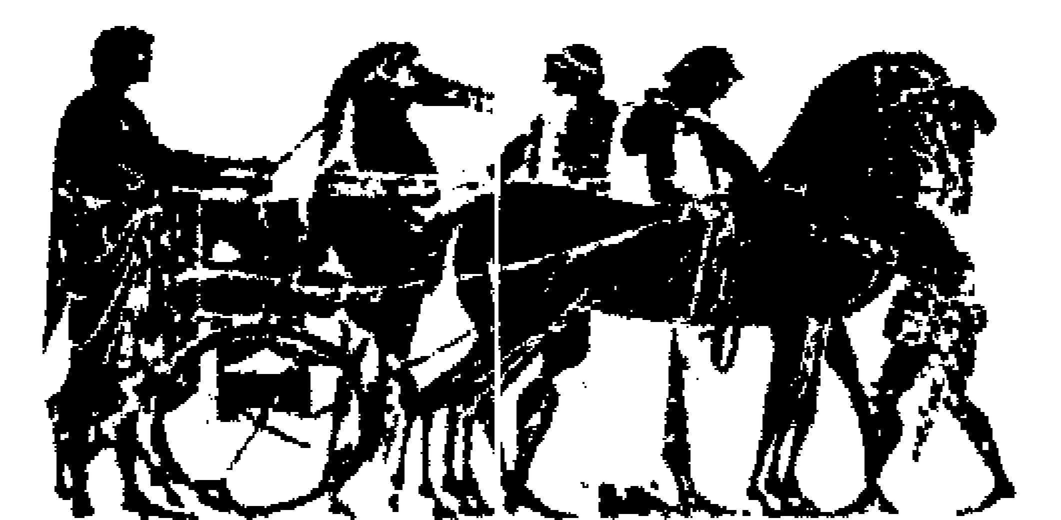
“公主若赐仆人一死，”那女子回答说：“请用其他方法，不要让我困在这可怕的洞穴里。要知道，我不敢违反您旨意：您命令我去，我不敢不去；可我一进去，就永不能出来。”

公主见佩凯太害怕，劝也不是，骂也不是，只得把她搂在怀

里，令她在营中等他们回来。佩凯仍不罢休，恳请公主放弃这可怕的行动，不要入金字塔暗室。“我无法教你勇敢，”妮卡亚说：“但也不能学你畏惧。我为此而来，不能半途而废。”



32 进入金字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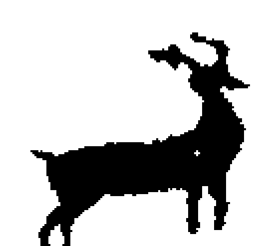
总算得偿所愿，除了中国长城，金字塔是人类最伟大的杰作，我们现已一睹其真实面目。

佩凯回到下面营帐，其余的人进入金字塔。他们穿过长廊，巡视云石密室，参观棺椁，看来里面躺着墓主尸体。他们坐在宽敞的墓室中，少休片刻，才准备回营。

“总算得偿所愿，”殷讷说：“除了中国长城，金字塔是人类最伟大的杰作，我们现已一睹其真实面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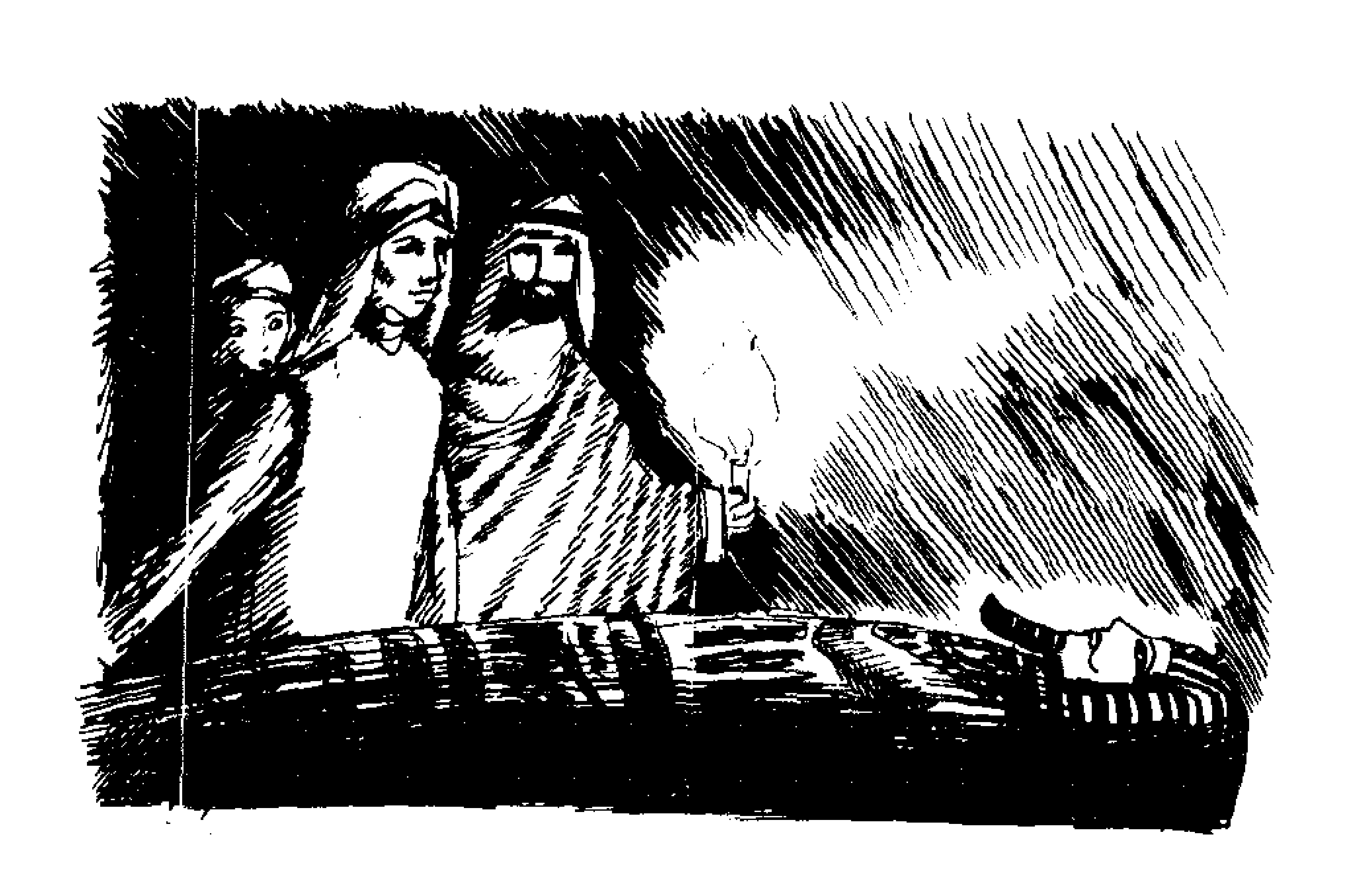
“兴建长城，不难想像其动机。中原物资丰盛，却不勇武擅战，长城保卫国土，抵御匈奴侵略。匈奴不擅经营，对他们来说，解决生活所需，豪夺比巧取容易。他们时常入侵太平安定之民居，如大鹰猎食家禽。他们行动敏捷，凶猛无比，中原不能没有长城；而长城能够发挥其效用，皆因匈奴没有文化之故。

“金字塔花上的人力与物力，我们却找不到充分理由。墓室狭隘，大敌当前，撤退不方便；要把珠宝藏好，其他办法同样安全而更合算。看来，建筑金字塔，原因在于人一生不断追求梦想，必要付诸行动才甘心。我们得寸进尺，起初为了实际需要而大兴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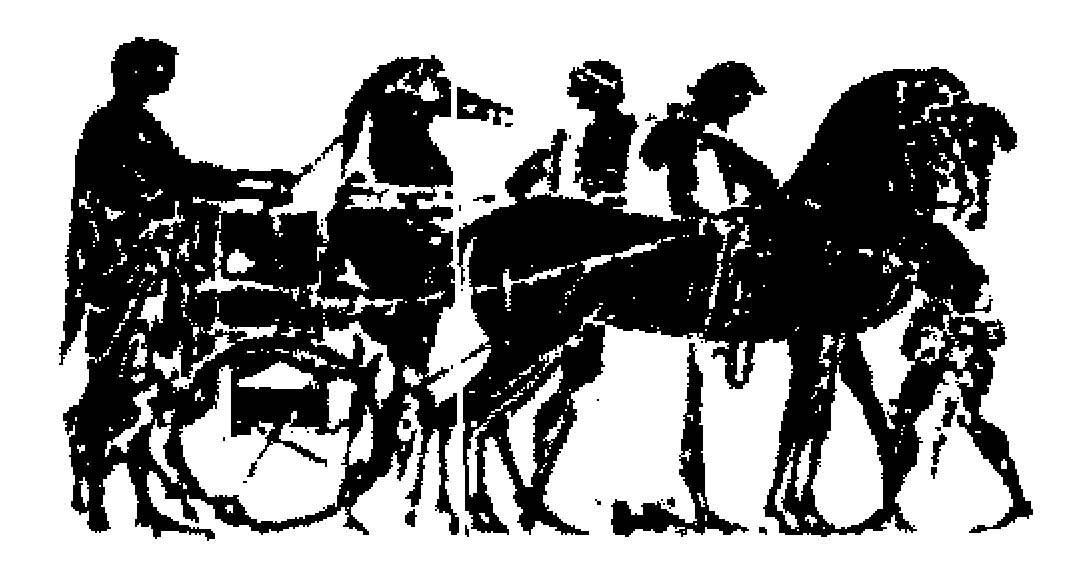
木；满足了需要，便为求美观而大显身手，向人类极限挑战。否则，过了不久，我们又有新主意。

“我认为这庞大建筑物，证明了人心不足的现象。王者无上权威，其财富超越国家平常开支及不时之需，遂营建金字塔，扩张领土，酒池肉林，从中取乐。他们的日子越来越苦闷，见万民劳劳碌碌，永无宁日，把石头毫无意义地一块一块搭起来，便眉开眼笑。不懂节度的人，以为位处一国之尊便快乐，以为有财有势便能永远得陇望蜀，大家应来参观金字塔，自我反省才是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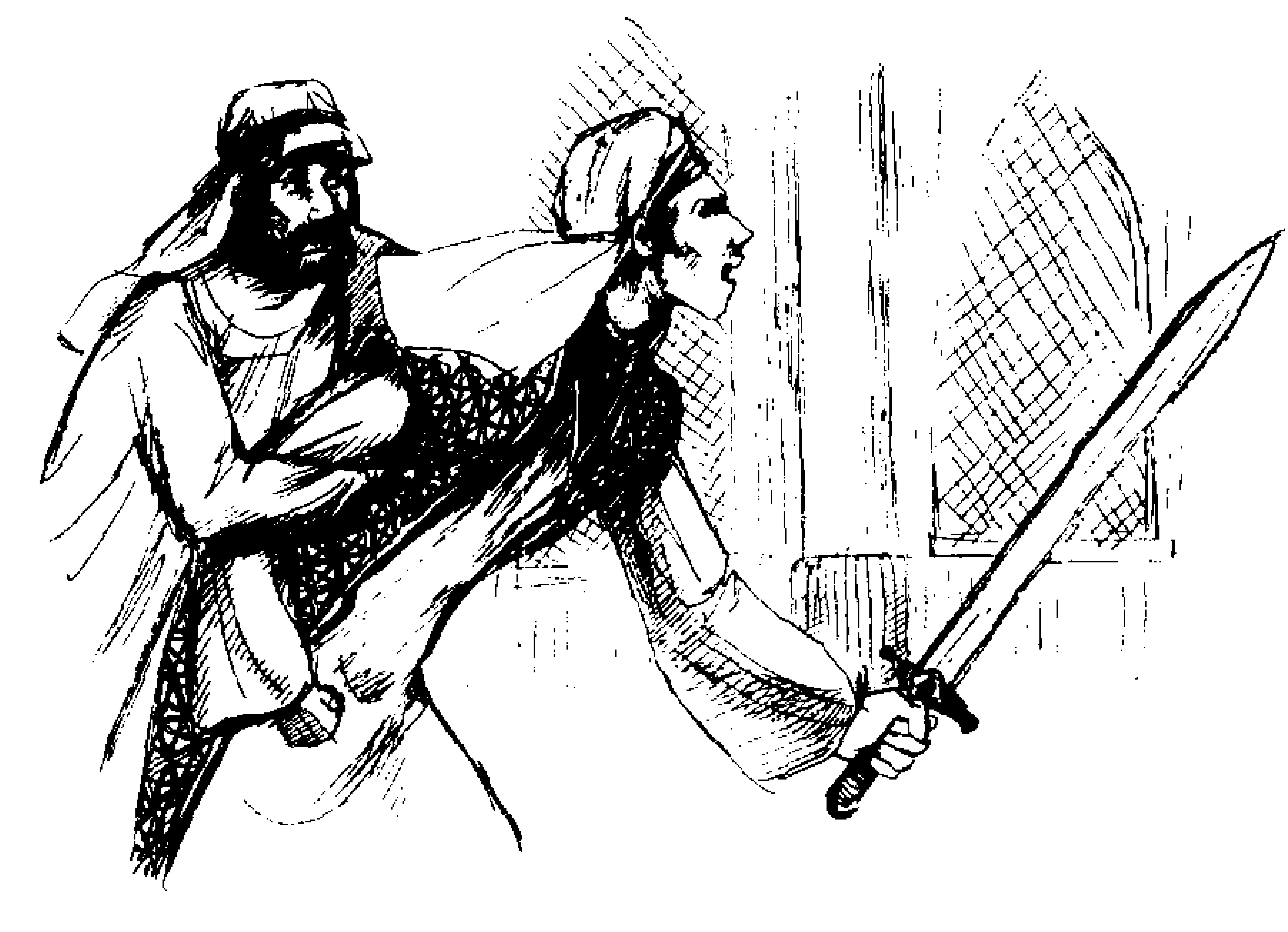




33 公主的意外

殿下，诉诸武力，逞匹夫之勇有何用？他们的坐骑训练有素，能攻能退，我们只有驮负货物的骆驼。

大家站起来，从进来的山洞出去，公主准备向爱嫔详加描绘，迷宫如何伸手不见五指，墓室如何穷奢极侈；途中目不暇接，给她不同感受。可当他们和随从会合后，发觉人人垂头丧气，默不作声；男人一脸羞愧惶恐，而女人则躲在营中哭泣。



他们来不及猜想发生何事，连忙问个究竟。“您们进入金字塔不久，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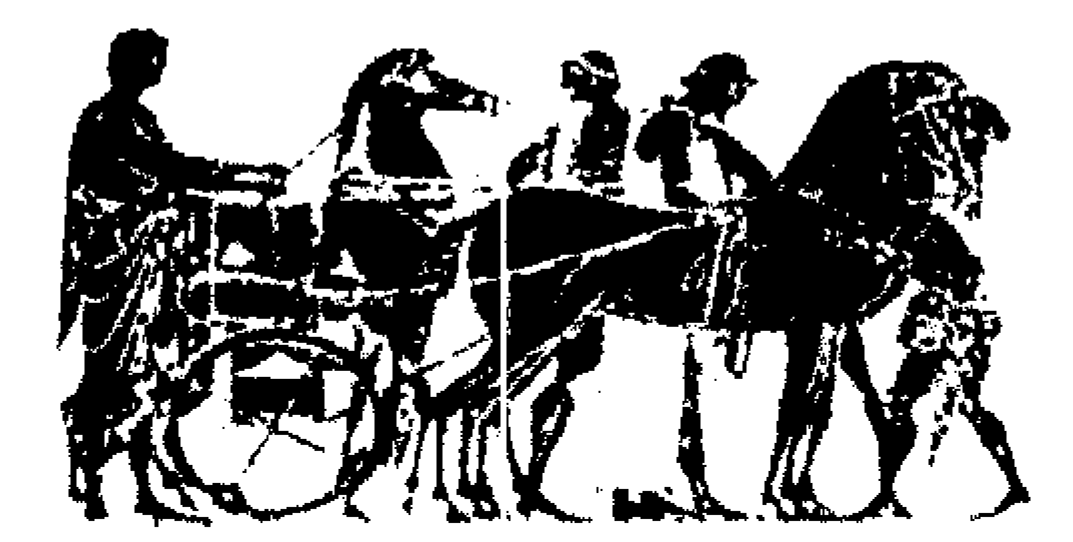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名侍卫说："便来了大群阿拉伯人，我们人丁单薄，敌不过他们，又躲避不及。他们进入营幕，大事搜掠，正要赶我们上骆驼，把我们带走，此时，来了土耳其（Turkish）骑兵，阿拉伯人便落荒而逃，佩凯及两名宫女却给掳去了。我们费尽唇舌，要土耳其人追捕他们，但恐怕赶不上了。"

公主大吃一惊，悲恸万分。雷斯勒斯顿时怒火冲天，手中拿了剑，要带随从去追赶强盗。"殿下，"殷讷说："诉诸武力，逞匹夫之勇有何用？他们的坐骑训练有素，能攻能退，我们只有驮负货物的骆驼。离开营地，不但佩凯追不回来，说不定公主也给掳走。"

未几，土耳其人追不上敌人，空手而回。公主又痛哭起来，雷斯勒斯强忍着不责骂他们懦夫，但殷讷却表示，阿拉伯人跑掉算不上祸不单行，怕的是他们把人质杀了，也不放她们回来。





34 铩羽而归

公主,您出于好意,请勿自怨自艾;祸从天降,与人无关。

众人见留下来也无希望,便回开罗去。他们后悔探险猎奇,怪责政府不能保国安民,懊恼自己疏忽,没有雇用保镖,又做事后孔明,想出许多避免佩凯被掳的办法。他们坚决表示要找回佩凯,但大家都一筹莫展。

妮卡亚退回寝室,众宫女企图加以劝解,说人人都会倒霉,佩凯安逸已久,现时运不济,乃意料中事。不管她身在何方,只望她吉人天相,而公主也应找个知心代替她。

公主不答话;爱嫔失踪了,众宫女嘴里一直劝着,心里却不太难过。

第二天,王子向巴萨呈交抗议书,说自己是受害人,要讨个公道。巴萨扬言要严惩强盗,但未见有所行动。其实,也没有任何资料备案,用以追捕贼人。

大家很快见到政府不会采取行动。案件太多,穷于应付;人人喊冤,应接不暇,索性处之泰然,一概不理。报案人一走,案件便抛诸脑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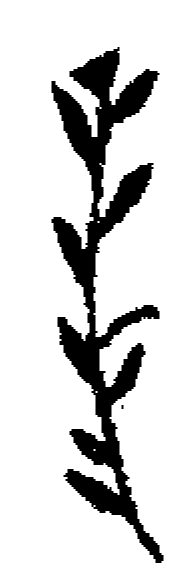


于是，殷讷私自请来探子，竭力打探消息。他发觉，许多人佯称知道所有阿拉伯人巢穴的所在地，自言跟酋长过往甚密，救回佩凯不难。其中有的拿了盘费，去如黄鹤；有的拿情报来领了大赏，几天后才知是假的。但公主不管可行与否，无计不施，因为困兽犹斗，尚有希望。一个办法失败了，又提出新的；一个探子空手而回，就派另一个去新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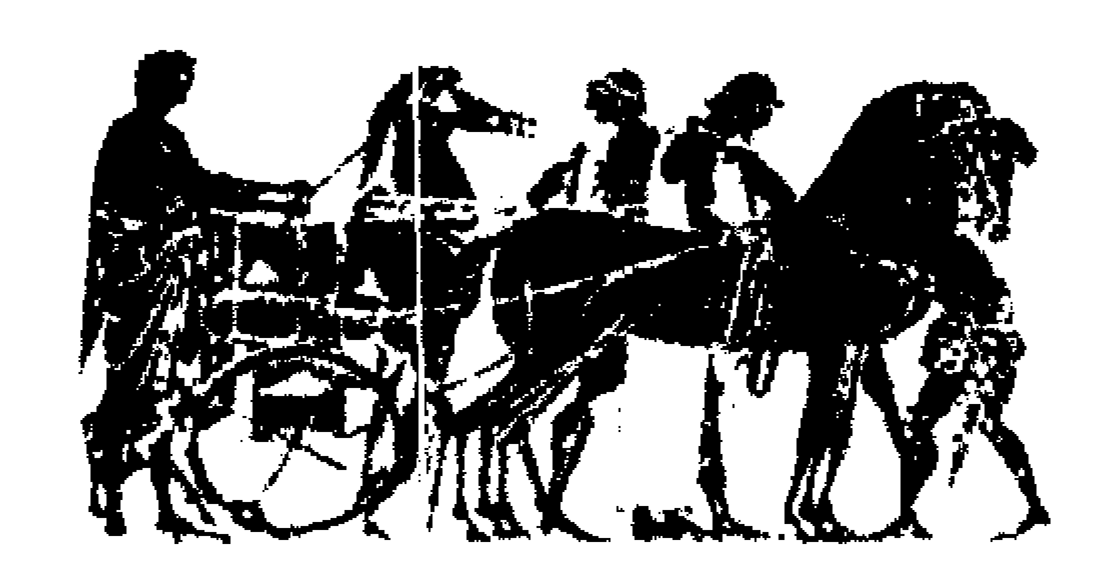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月过去，佩凯杳无音信；原本大家勉力互相鼓励，渐渐变得垂头丧气。公主见无计可施，心灰意冷，不听劝告。她反复自责，怪自己随便留下爱嫔。“要不是我疼爱她，不够威严，佩凯便不敢直言她害怕。”她说：“她害怕的应是我，不是鬼魂。瞪她一眼，一声命下，就要听话。我多愚笨，为何把她宠坏？为何我不说话，反而听她的话？”



“公主，”殷讷说：“您出于好意，请勿自怨自艾；祸从天降，与人无关。您宽容善良，体谅胆小的佩凯。我们各尽本分，凡事奉公守法，最终不会因循规蹈矩而受罚。不管出于情感或是道义，要是为求得到成效，便背道而驰，离经叛道，那一切后果就要自负。因果关系，我们至今一无所知，否则我们便会为非作歹，而不安分守己。要是我们规行矩步，计划受挫，尚可寄望将来补偿。要是我们自作主张，企







图一步登天，不分是非黑白，即使成功亦不快乐，因为我们自知不对。一旦失败，更苦不堪言；既自贻伊戚，又惨遭不幸，真是痛不欲生。

“试想，公主，假如佩凯央求您让她进金字塔，而您却强留她在营地，结果给掳走；又假如您强令她进金字塔，结果受惊过度，当场死了，您会怎样？”

“在任何一个情况下，我都活不到今天。”妮卡亚说：“想到自己心狠手辣，早疯了；或是汗颜无地自容，已香消玉殒。”

“至少，这是目前循规蹈矩的好处。”殷讷说：“虽发生不幸，我们不会懊丧追悔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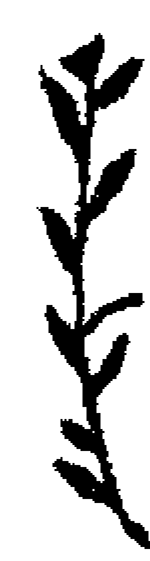
35 形销骨立

大抵世上令人满足之事有三，即财富、知识加上仁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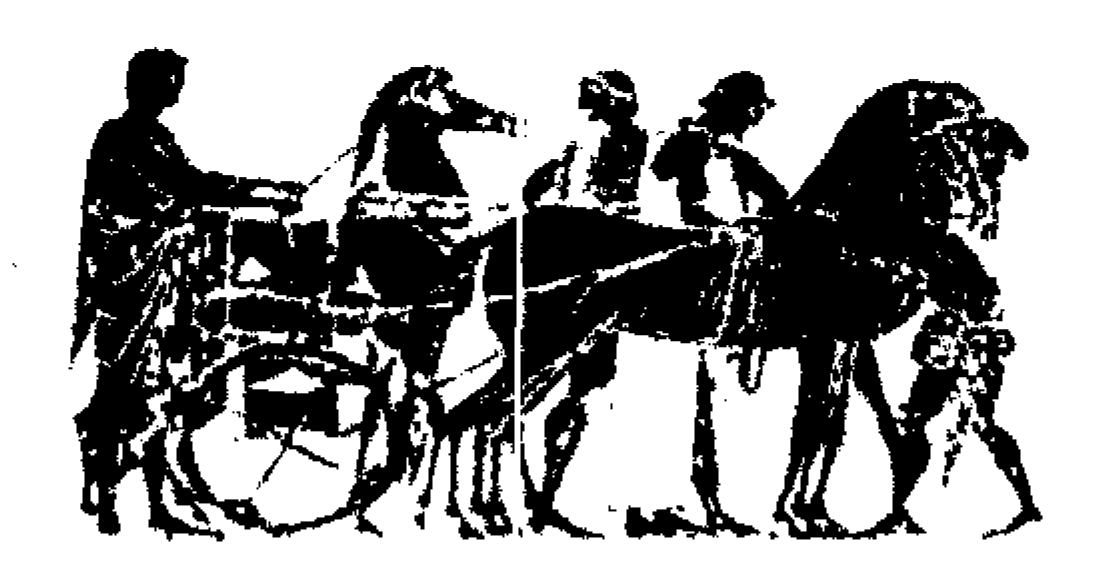
妮卡亚认命了，明白没什么比惨遭不幸，加上后悔莫及更痛苦。自此，她不再捶胸顿足，却变得沉默寡言，心事重重，落落寡欢，万念俱灰。她从早到晚坐着，怀念佩凯一言一行，对她随意评论的小事都珍之如宝，或联想到其他琐事，以及二人如何闲话家常。相见无期，佩凯的话藏在心中，公主视之如珠如宝，俨如人生哲学。无论遇上何事，公主一概不理，只猜度佩凯的看法将会是如何，意见将会是如何。

在公主身边侍奉的妇女，不知道她的真正身份，所以公主言谈小心谨慎。既不能大发议论，也就无意接触事物，她渐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雷斯勒斯先是极力加以安慰，继而为之提供娱乐，请来音乐家，她却听而不闻；又请来大师，教她琴棋诗画，可是到了下一节课，又得从头说起。她感受不到快乐，无心进取。虽被迫转移注意力，脑海总是浮现知心的影子。

每天早上，公主要殷讷继续打探佩凯下落，每天晚上，又问他有何消息；所期待的消息老是不到，殷讷越发避之则吉。公主







见他闪闪缩缩，把他招来，对他说："我心里焦急，但不要误会我生气；我并不埋怨你一无所获，也不责怪你失职。你敬而远之，不足为奇：愁眉苦脸令人讨厌，像患上传染病，人人自然争相躲避。不管心情好坏，听人家诉苦总是难受。享受短暂快乐之际，谁愿乌云盖头？自身难保，谁要愁上加愁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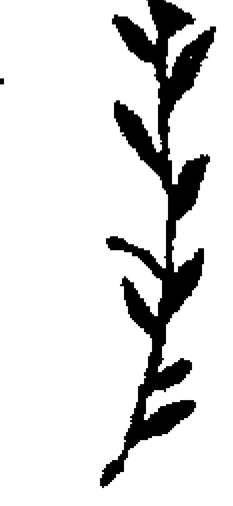
"从今开始，大家再不会听见我妮卡亚唉声叹气了，我决定放弃寻找快乐，远离这虚伪奸诈的世界，遗世绝俗，心无旁骛，修心养性，过着平静淡泊的生活，以求清心寡欲。那境界人皆向往，届时，希望佩凯重回我身边。"

"有些决定不能改变，"殷讷说："所以切勿作茧自缚，自寻烦恼，雪上加霜。将来您会淡忘了佩凯，但枯燥的修院生活却一如既往，甚或变本加厉。得不到一样快乐，没理由拒绝其他快乐。"

"失去佩凯后，"公主说："已无快乐可拒绝或保留了。无人可爱，无人可信，就无希望，也失掉快乐的基本原则。大抵世上令人满足之事有三，即财富、知识加上仁义。钱财不花没用，知识不交流等于白费，二者必须与人共享，而我，现在与谁共享？只有仁义可自得其乐，即使进修道院，亦可急公好义。"

"离群独处，"殷讷说："如何能够急公好义，并推而广之，现暂且不提。记得那位笃志隐士的自白吗？知己淡出后，您便想东山再起。"妮卡亚说："那一天绝不会来临！时间越久，所见丑陋荒唐之事越多，便越怀念佩凯，她心无城府，言听计从，忠心可靠。"

"横祸飞来，"殷讷说："我们就像盘古初开神话中的原始人，第一夜来临时，以为黎明一去不再。一片愁云惨雾，什么也看不见，遑论守到云开月明。但黑夜过去，又见黎明，苦尽必会甘

来。要是我们拒绝安慰，就像原始人，天一黑就把眼睛挖出来。心理与生理相同，不断新陈代谢，有得有失。一下子失去太多不好，但只要必需机能无损，自然康复有道。心眼跟肉眼一样，流年似水，远看近看，过去的，日渐模糊；将来的，日渐清晰。切勿停留不动，变成一池死水；重新投入世界吧！佩凯慢慢消失，沿途您会遇上其他知心；在日常生活中，应向多方面发展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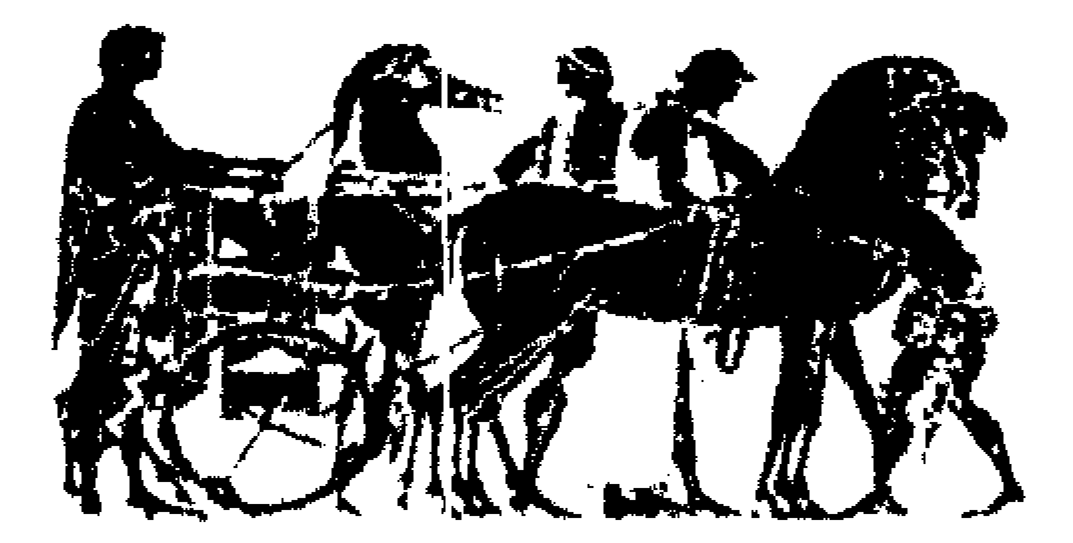
"最少，一天未出尽法宝，"王子说："一天不要绝望。我们一直在打听可怜佩凯的下落，而且会使出浑身解数，条件是你得答应我为这件事等一年，勿作任何不容改变的决定。"

妮卡亚心想这要求倒也合理，便答应她兄弟。原来王子受殷讷建议作此要求，其实，殷讷没太大希望找回佩凯，但他猜想，有一年时间保证，公主进修道院的危机不大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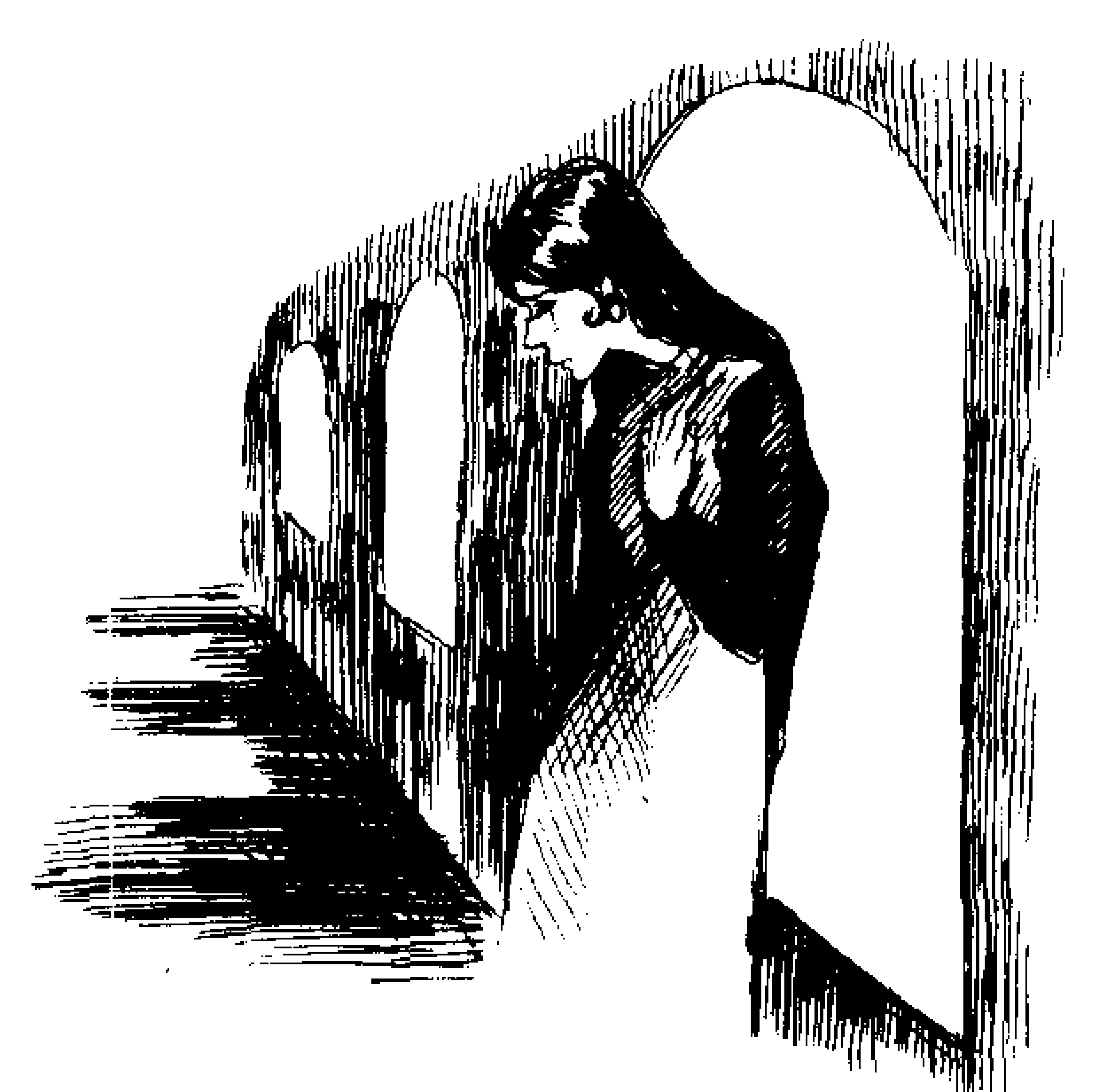


36 念念不忘

寻找快乐有何用？快乐本身会带来痛苦，这就是人生。

妮卡亚答应了延期进修道院，见佩凯的事办得妥当，不觉开始重新投入日常生活，平时找些娱乐。暂时放下心事，不由自主轻松起来，有时发觉把佩凯抛诸脑后，就自生闷气：不是誓言永远怀念她吗？

因此，她限定每天一段时间，想念佩凯的优点与可爱之处。数周下来，天天如是，她在同一时间退回房里，出来时双眼红肿，愁云惨雾。但渐渐变得马虎，遇上要事、急事，就挪后每天的流泪时间。之后，事非重要，也照样延搁；有时，甚至忘了，其实她倒不愿记起；最后，索性完全放弃这件例行苦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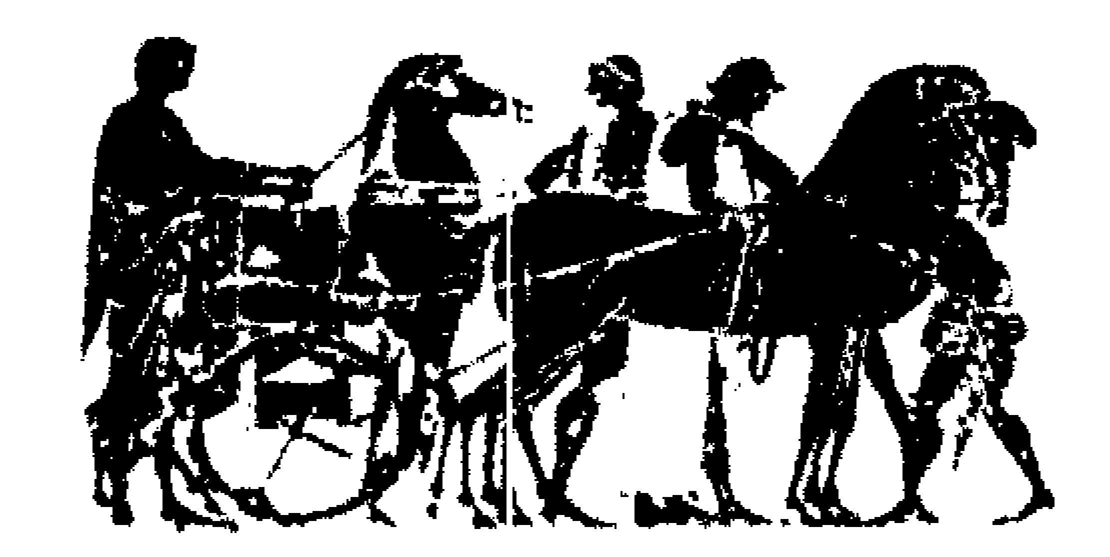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过，她对佩凯的真情依然存在。多少事物，令她想起佩凯；多少空虚，常令她痛心失去一个红颜知己。是以她恳求殷讷不要放弃追查佩凯下落，什么情报办法都得尝试。这样，至少她不会因疏忽懒怠而自责。“寻找快乐有何用？”她说：“快乐本身会带来痛苦，这就是人生。假如囊中之物随时失去，那何必争取？从今以后，再光明的前程，再温柔的感情，我亦惧怕接受，以免像佩凯一样，得而复失。”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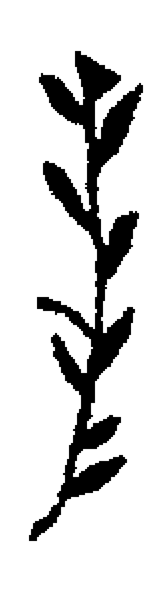
37 喜讯传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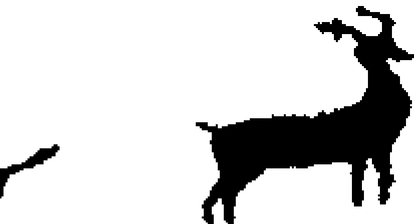
公主与爱嫔互相拥抱，情绪激动，不可言喻。

公主答应延期进修道院当天，大家又派遣了使者出去打探佩凯下落。七个月后，其中一人回来报告，说他在纽比亚（Nubia）边陲闯荡多时，一无所获，后来得知佩凯落在一名阿拉伯酋长手上。这酋长在埃及深山野岭有一座堡寨，靠抢劫维生，他愿意释放佩凯及两名侍女，赎价黄金200盎司。

赎金完全不成问题。公主知道爱嫔尚在人间，大喜过望，何况叫价不高？为了佩凯，为了自己，事不宜迟，她恳求她兄弟把赎金如数交给使者，让他带去。王子征询殷讷的意见，殷讷怀疑这掮客不可靠，更怀疑阿拉伯酋长不守信；太信任酋长，可能人财两失。他想闯入他的山头，自投罗网很危险；但他认为这流寇不可能南下。他一旦暴露行踪，会被巴萨军队抓去。

谁也不信，谈判便困难。再三考虑后，殷讷命使者回去，建议对方派十名骁骑送佩凯到圣安东尼（St. Anthony）修道院去，那修道院位于埃及北部沙漠，己方同样数目人马在该处等候，赎金当场缴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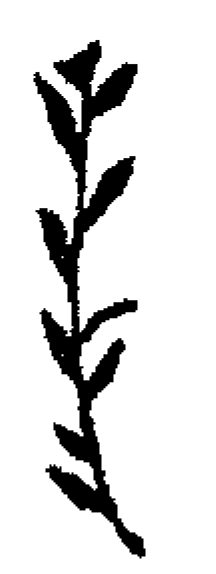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他们估计对方不会拒绝这建议，为了争取时间，马上启程前往修道院。一抵步，殷讷旋即与使者到酋长山寨去，雷斯勒斯本来也想去，但殷讷和妹妹都不赞同。酋长见他们身临其境，就按本国习俗，以宾主之礼相待，毫不马虎。几天后，选一条好走的路，把佩凯及宫女送到指定地点，拿了讲好的赎金，就必恭必敬把她们释放，交给他们，并负责护送他们回开罗，以免路上遇见强盗劫匪。

公主与爱嫔互相拥抱，情绪激动，不可言喻。二人出去找个无人地方，潸然流下热泪，互诉柔情，庆幸不已。数小时后，她们回到修道院的膳堂，在院长及修士面前，雷斯勒斯请佩凯把她的经历说出来。









38 佩凯历险记

我懂得文明社会规矩：让我说一个数目，护送您的使者回去，我做交易是讲信用的。

佩凯说："我什么时候给掳去，事情如何发生，其他仆人已经向您报告了。由于事出突然，我当时目瞪口呆，既不害怕，也不难过。我们边跑，土耳其人边追，疾驰飞奔，兵荒马乱，我脑海越发一片混乱。不久，土耳其人看似力不从心，其实或许他们胆怯，表面虚张声势而已。

"阿拉伯人眼见脱逃险境，便放慢速度。外在威胁性减低，我开始觉得忧虑。过了一会，我们在一个水泉附近草坪歇脚，那里景色秀丽，绿树成荫。我们席地而坐，掳劫我们的人在吃着食粮，也分了一些给我们。我获准独自坐着，侍女跟我，没人企图安慰或调戏我们。在那里，我首次开始感到万分痛苦。侍女们坐着静静哭泣，不时向我投以求助眼光。我们吉凶未卜，不知他们将把我们藏在哪里，何时获得释放。他们是强盗、暴徒，落在他们手上，凭什么认为他们会秉公灭私，而不会兽性大发，茹毛饮血？不过，我还是吻了侍女，极力劝解她们，指出迄今为止那些匪徒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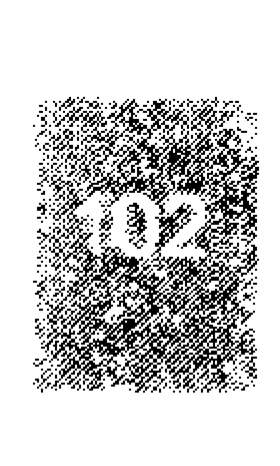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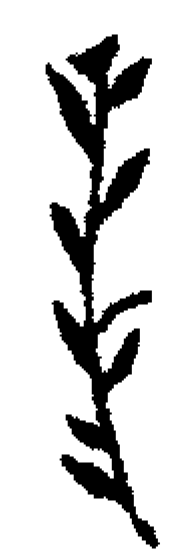
算客气，而且现在既无追兵，就不会有生命危险。

“正要启程，重新上马，侍女把我紧抱着，不要跟我分开，但我命令她们不要触怒他们，因为我们只是俎上肉。当日馀程，所经之地，荒山野岭，根本无路可走；在月光下，来到山边，就是大军的营地。他们在那儿搭营，生起火；那酋长甚得民心，受到手下热烈欢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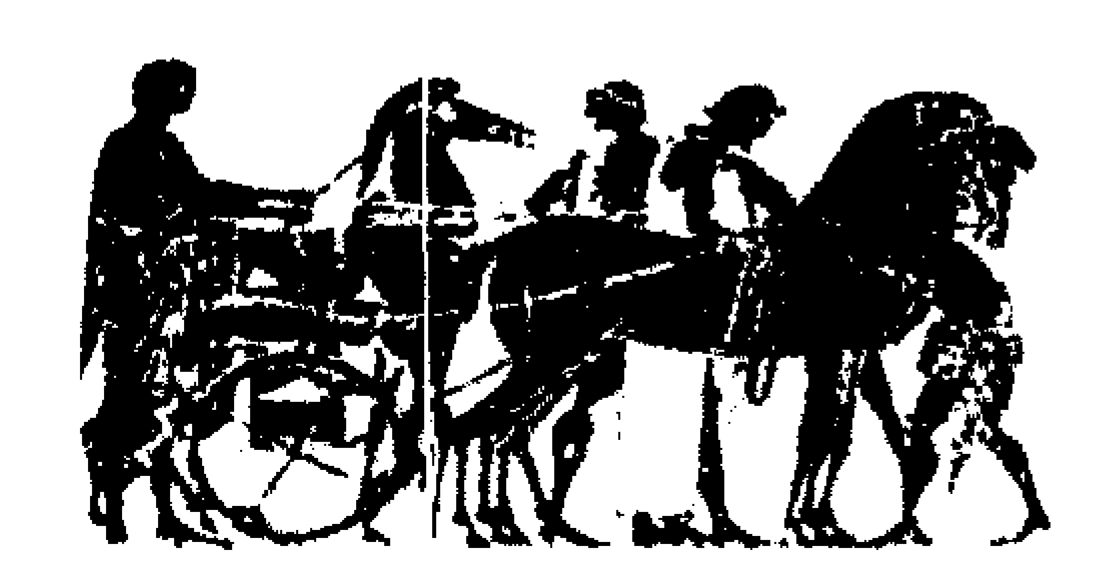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被带到一个大营，里面有其他妇女，都是随军照顾丈夫的。她们送上准备好的晚饭，为了鼓励侍女，我便吃了，倒不是真的饿。晚饭拿走后，妇女们便把地毯铺好，准备休息。我心力交瘁，心想睡了，必然忘掉忧虑，于是，命令侍女替我宽衣。我发现那些妇女在留心观看，我猜，她们奇怪侍女为何对我惟命是从。当上衣除下，她们见我的衣服如此华丽，显然呆住了，其中一人怯生生地用手抚摸上面的织锦。她随即出去，不久，带来另一名女人，看来职位较高，权力较大。她进来，按例行了礼，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到另一个帐篷去。那里较小，铺着柔软的地毯，我在那里跟侍女过了宁静一夜。



“早上，我坐在草地上，酋长向我走来。我起立行礼，他恭敬地鞠了躬，说：‘尊敬的小姐，我的运气比想像中好：我的女人告诉我，营里来了一位公主。’‘先生，’我回答说：‘她们误会了，把您也误导了，我不是公主，只是倒霉的异乡人，本想不日离境，现在却永远被囚禁在这里。’‘不管您是谁，来自何方，’酋长回答说：‘您和您仆人衣装楚楚，可见您是大家闺秀，富贵显荣。交付赎金，轻而易举，怎么想到一辈子被囚禁在这里？我掳人勒赎为了钱，正确地说，是征收税金。我们是伊什梅尔（Ishmael）的子







孙，这块地方，原来属于我们，后来被人鹊巢鸠占，他们是出身寒微的暴君！我们迫不得已诉诸武力，讨回公道。刀枪不长眼睛，我们矛头虽指向盗匪暴君，有时倒会错杀良民。'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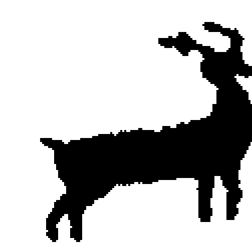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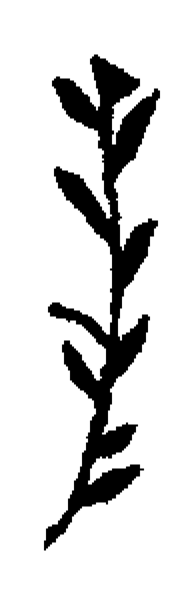
"我说：'想不到昨天竟发生在我身上！'

"'天有不测之风云。'酋长回答说：'凶神恶煞若能分辨尊卑，怜香惜玉，高贵如小姐，已逃过这一劫。横祸飞来，不分忠奸贵贱。不要难过，我并非沙漠悍匪，无法无天；我懂得文明社会规矩：让我说一个数目，护送您的使者回去，我做交易是讲信用的。'

"您们不难想像我庆幸他讲礼貌，他志在发财，我开始想，情况不太糟，因为我知道，为了我佩凯，再多的钱您们也会付。我告诉他，不要以为我过桥抽板，只要他善待我，一个普通宫女值多少，您们一定照付，但别把我当作公主。他说自会考虑数目，然后，微笑着，行过礼便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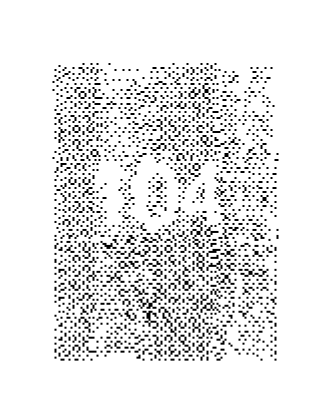
"不久，那班女人前来，争相大献殷勤，对我的侍女也爱屋

及乌。我们又走了不远的路，第四天，酋长告诉我，赎金是200盎司黄金，我不但答应，还说，只要礼待我的侍女，我会多付50盎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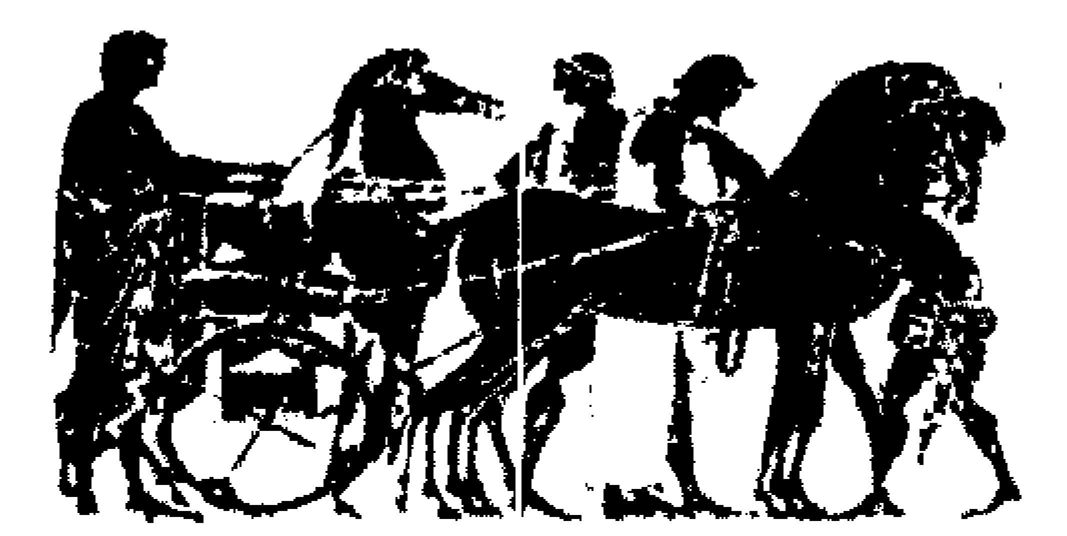
“在此之前，我不知道黄金的作用。不过从那时起，我成了大军首领，每天行程长短，何处搭营歇脚，都由我决定。现在有了骆驼及其他旅行装备，我的侍女又一直在身边，是以自得其乐；我沿途观摩游民生活，欣赏古国遗址，想当年都是富丽堂皇之地，今天却一片荒凉。

“酋长绝非目不识丁之徒，他靠星象、指南针行军；虽四处出没，所经之地却值得行旅观赏。他对我说，地方越隔绝，人迹越罕至，建筑物保存得越好。古国由盛转衰，留下国民越多，崩溃越快。破墙取石比开矿方便；拆皇宫，卸庙堂，建成花岗石马厩和斑岩村屋。”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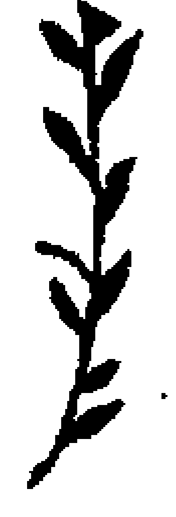
39　佩凯历险记（续）

酋长所施予的所谓爱，她们所获得的所谓爱，只是用来打发过剩的时间。这种嗟来之食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失望；没有快乐，也没有痛苦。

“如是者，我们游荡数周，酋长说让我多饱眼福，我倒怀疑他另有企图。强颜欢笑，有助我平服心情，闷闷不乐，含恨在心，反而于事无补。我时刻惦念妮卡亚公主，白天节目丰富，却不能弥补晚上的忧伤。侍女对我呵护备至，见我受到礼遇便放心，偶然也放开怀抱，收起愁眉苦脸的面孔。见她们开心我也高兴，她们情绪稳定，我亦精神一振。自从知道阿拉伯人闯荡江湖只为钱，我便舒一口气。贪婪的人大致相同，最好应付——他们一律是见财眼开的。而其他劣根性因人而异，容易顺得哥情失嫂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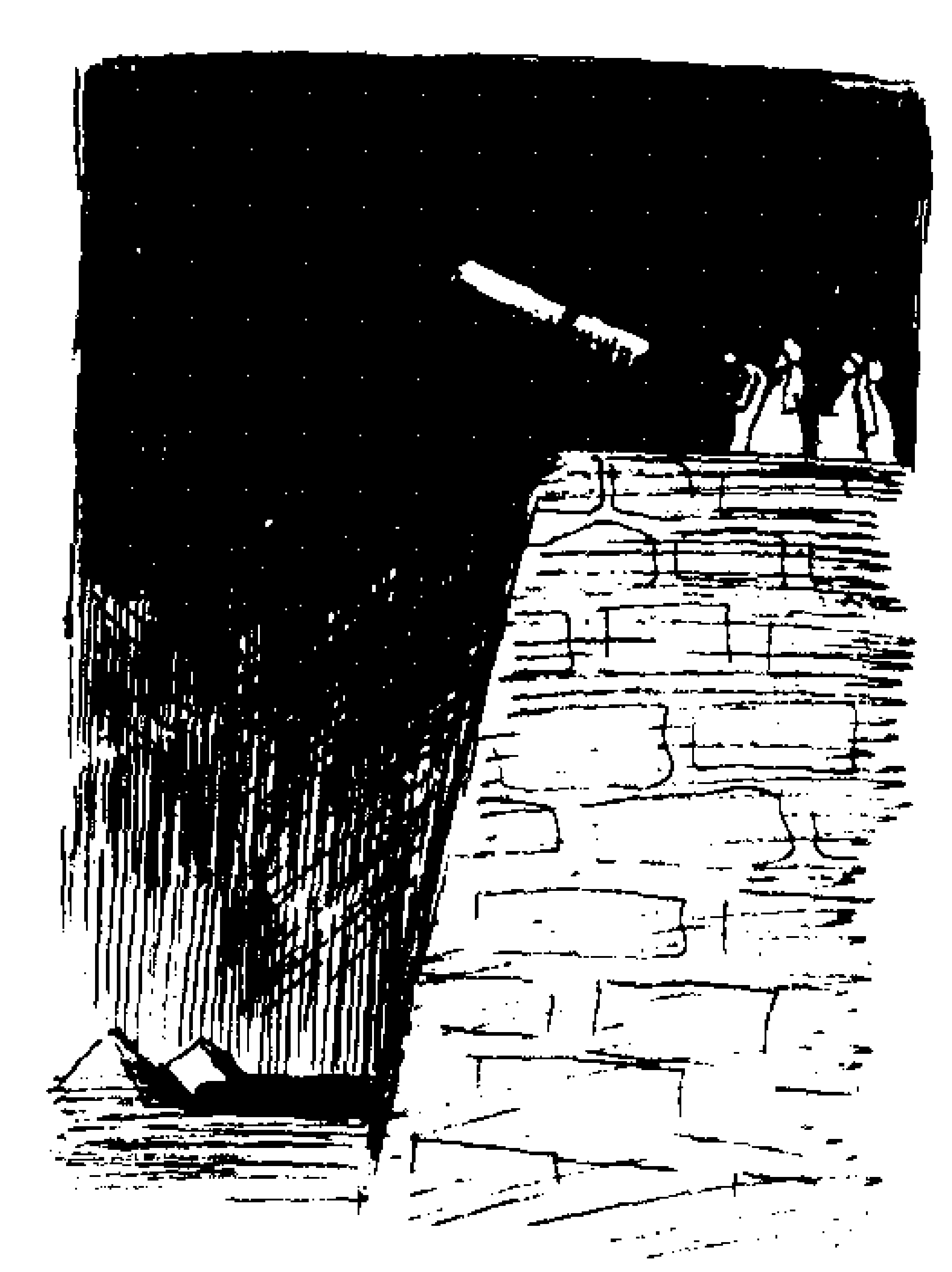
“最后我们来到酋长的藏身之所。他的堡寨在尼罗河一个岛屿上，大而结实，用石头建成，他们说，那里位于热带以南。‘小姐，’酋长说：‘旅程完了，请您歇脚数周，这里当是您管的。我以战斗为生，挑选这偏僻之地做家，能乘人不备而出击，又能躲避敌人追赶而退守。此地安全，生活虽不多姿多采，但没有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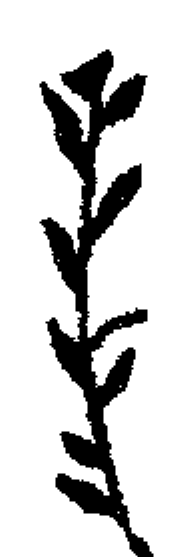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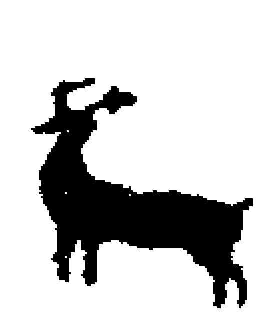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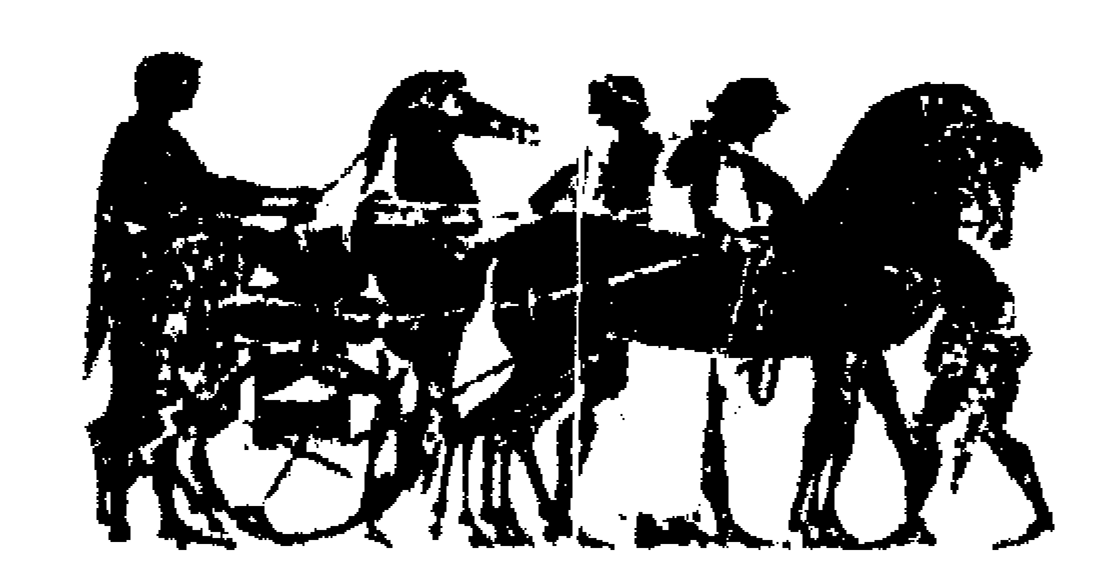
险，现在请您休息休息。’说罢，他带我进内室，领我坐上最华贵的长榻，深深行了礼。他的女人把我视为劲敌，虎视眈眈，不久，知道我出身大户人家，掳来只是换赎金，才开始争相讨好巴结我。

“酋长一再重申即将把我释放，头几天我觉得那地方挺新鲜，心里少了几分着急。登上楼台，一望千里，河水曲曲折折，尽入眼帘。白天，随着日光移转，风景亦不雷同，我四处浏览，许多事物，前所未见。在这荒郊野外，鳄鱼与河马最多，虽说不能伤害我，一见它们总觉吓人。殷讷告诉我，欧洲旅人说美人鱼和人身鱼尾海神住在尼罗河里，好一阵子，我以为会遇上它们。我问阿拉伯人，酋长便笑我这个也好信。



“晚上，酋长常陪我到特设的天象台，兴致勃勃地教我认识星斗及其运行轨迹。酋长在这方面引以自豪，我对这门学问却兴趣不大，但我假装专心，去讨他欢心。不久，我发觉精神有所寄托也好，否则日子枯燥乏味，一成不变。一切事物，朝看暮厌，令人烦闷。结果我发觉观星察象，胜过无所事事，但思潮起伏，别人以为我研究星辰，其实心里常想念妮卡亚公主。不久酋长又出征，我的惟一乐趣，就是跟侍女谈论被掳经过，以及重获自由的快乐。”

"酋长的城堡有其他妇女，" 公主说："为何不跟她们交朋友，聊聊天，一起散心？ 她们在那里有所寄托，自行作乐，为何你独自游手好闲，让抑郁侵蚀心灵？ 她们注定一辈子那样地生活，难道你不能忍受几个月时间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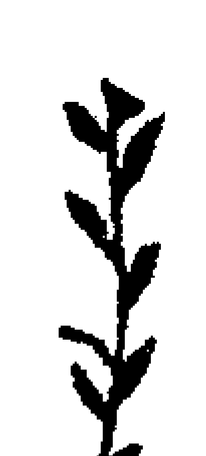
"她们的消遣幼稚，" 佩凯回答说："层次较高的人不能投入。我表面可跟她们作乐，但内心早飞到开罗。她们穿房入户，像鸟儿在笼中铁枝上跳来跳去。她们摆动身体舞蹈，像羊儿在草地跳跃。间或佯装受伤，令其他人着急；或躲起来，玩捉迷藏。她们的时间，不是花在俯视河上的浮光掠影，便是仰望天上变化多端的云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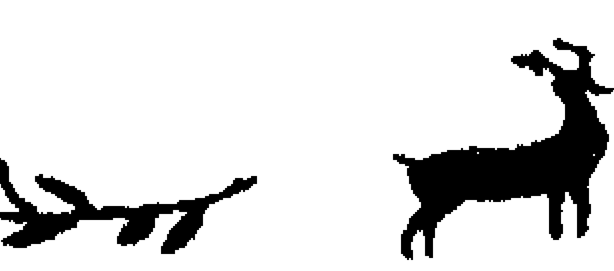
"她们做针线，我和侍女偶尔帮忙，但手中线怎能系住我的心思?失去自由，失去妮卡亚公主，怎能希冀绣花织草给我安慰?

"跟她们聊天也一无所获，她们有什么好说？ 未见过世面，自幼坐井观天，又不能阅读，对从未见过的事物一窍不通。她们的常识，只限身边一二事物，除了穿的、吃的，一无所知。由于我身份特殊，她们之间若有龃龉，我常居间调停，尽量秉公办理。数落别人不是，若是动听的话，故事倒听不完，可她们为鸡毛蒜皮而争执，我听见非打岔不可。"

雷斯勒斯说："你说那酋长有过人之处，如此后宫佳丽怎能令他快乐？ 她们是否天姿国色？"

佩凯说："她们不过庸脂俗粉：欠缺气质，没有内容，既不思考，亦无操守。作为男人，酋长把这些美女当做鲜花，信手拈来，随便丢掉。不管从她们身上获得什么乐趣，他不把她们当作知心，彼此亦非志趣相投。她们在身边嬉戏，酋长高高在上，冷眼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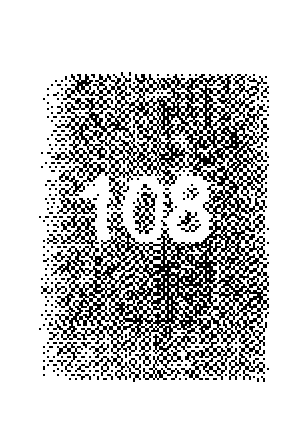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观;她们争相吸引他注意,他有时一脸厌恶别过头去。她们目不识丁,说的尽是生活琐事。她们别无选择,对酋长的柔情——或许只是表面的柔情,并不能令他自豪或满足。一个从未接触过异性的女人向他娇笑,有何威风?她含情脉脉凝视他,不知是真情,还是假意,他常认为这并非取悦他,而是令其他女人生气。酋长所施予的所谓爱,她们所获得的所谓爱,只是用来打发过剩的时间。这种嗟来之食,没有希望,没有失望;没有快乐,也没有痛苦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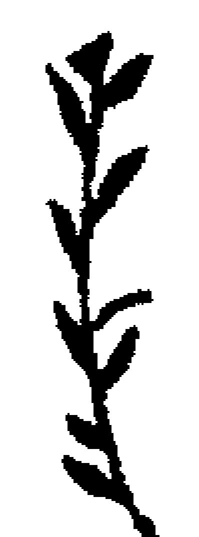
"小姐,"殷讷说:"你理应庆幸如此容易获释。酋长醉心学问,求才若渴,你能言善道,如美酒佳肴,为何他把你放过?"

"我相信,"佩凯说:"有段时期他举棋不定,尽管有言在先,每次我提议派遣使者去开罗,他必借故拖延。在幽禁期间,他多次出征邻近国家,可能他收获不符理想,所以才放我走吧。每趟回来,他总客客气气,对我讲述路上经历,又喜欢听我提意见,勉力教我天文知识。每当我请求他把信寄出,他就哄我,表示他名誉保证,对我诚实。哄得不能再哄,又领兵出发,留下我替他打点一切。如此故意拖延着,令我异常苦恼,有时真怕您们把我忘掉,离开开罗,让我在尼罗河小岛上度过余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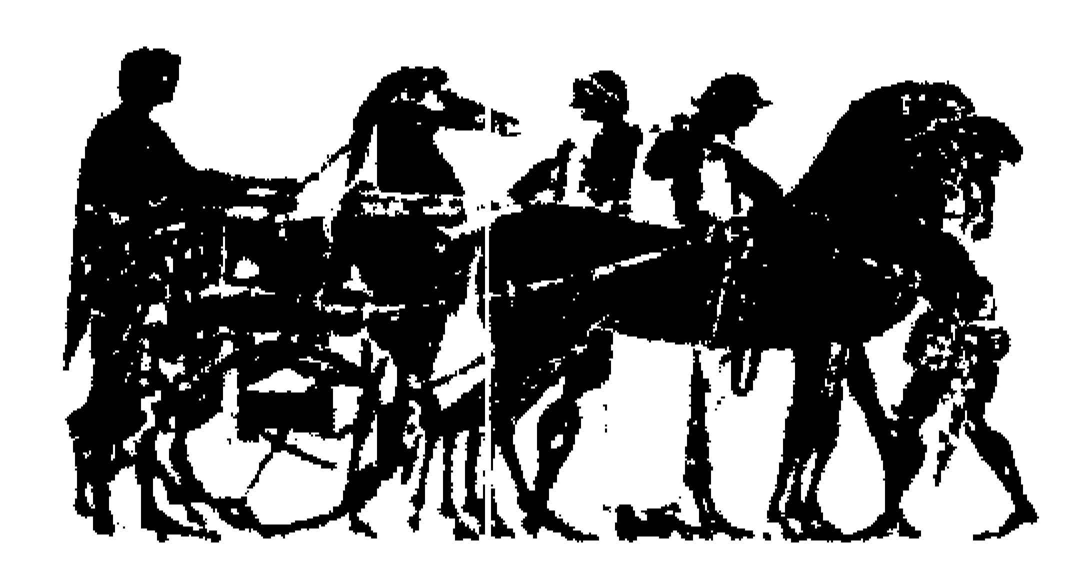


"我终于失望了,情绪低落,懒得理会他,有段时间,他常去找我的侍女聊天。不管他爱上我,还是侍女,同样糟糕,所以我不愿彼此友谊加深。不过,懊恼不久,心情稍微开朗,他又重回我身边,我不禁为先前忐忑不安而惭愧。

"索取赎金的事一直耽搁,要不是您们的使者亲自上门,可能不了了之。他不主动求财,但财神驾到,却不会拒绝。他急忙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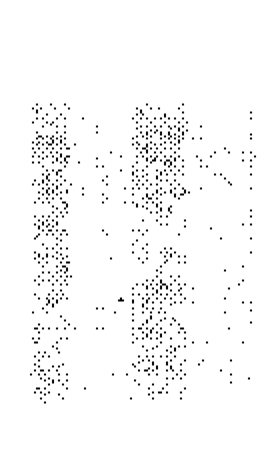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备启程前来，好像闹肚子要解手。我向寨中妇女告别，她们漠不关心打发我走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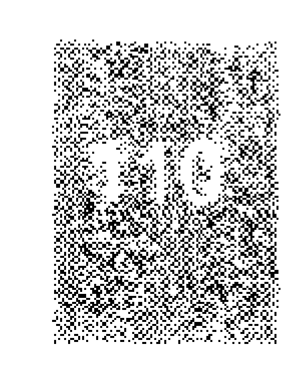
妮卡亚听完爱嫔的故事，站起来拥抱她。雷斯勒斯赏她100盎司黄金，佩凯遵守诺言，把其中50盎司交给酋长。





40 博士小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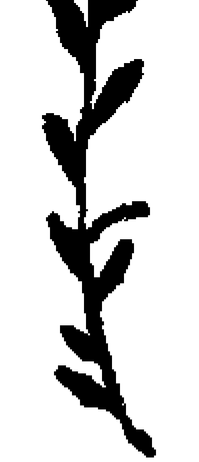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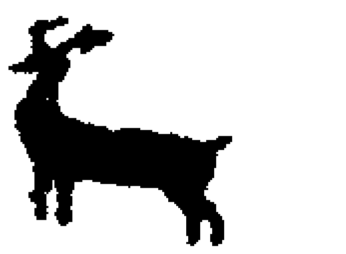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我们单独会面，他凝视我，默不作声，欲言又止，决心自我抑制。



大家回开罗去，深深庆幸得以团聚，没人愿意多出门。王子爱上读书，有一天告诉殷讷他打算钻研学问，终身与书本为伍。

"未做最后决定前，"殷讷回答说："应考虑其风险，跟那些独身老人谈谈吧。我刚从气象台回来，里面住着一名天文学家，世人无出其右，四十年来，他孜孜不倦观天察象，绞尽脑汁计算勘测。每月一次，他招呼三两友人到家，听他推论，共享发现的成果。我是知识分子，被人介绍，获他青睐。长期钻研专题的人，对其他事物印象日渐模糊，所以爱跟学识渊博、口若悬河的人交往。他喜欢听我发表意见，我在旅途上所见所闻，把他逗笑了，暂时忘记日月星辰，在凡间稍作逗留。

"见面后翌日我又登门造访，幸而又博得他欢心。自此，他不再故步自封，容许我随时拜会他。我见他老在忙，但每次见到我又高兴地暂时放下工作。知己知彼，大家好学不倦，畅所欲言。我发觉越来越得他信任，而他学识渊博，令我日渐敬重。他领悟




力高，记忆力强，言词有理，说话清晰。

“他又品学兼优：即使埋头苦干，研究所热爱学科，遇上人家向他募捐或讨教，他情愿搁下工作。即使忙得不可开交，需要帮助的人亦可登堂入室。他说：‘我可不休息，不娱乐，但不能不与人为善。观天察象可以，行善助人却非做不可。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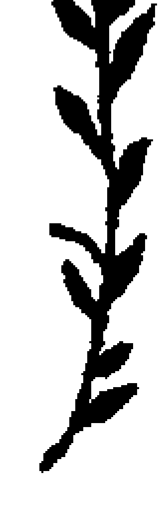
公主说：“他肯定是一个快乐的人。”

“我做客越频密，” 殷讷说：“越喜欢跟他交往。他神超形越，却不傲慢；彬彬有礼，却不虚伪；能言善辩，却不卖弄才情。起初，我跟公主一样，认为他是世间最快乐的人，恭贺他有福气。他似乎听惯人家称赞他的生活方式，不作任何表示，只含糊应着，转了话题。

“他乐于与我为友，而我又力求讨他欢心。不久我就推断他内心痛苦：他常举目望天，说话中断。有时我们单独会面，他凝视我，默不作声，欲言又止，决心自我抑制。有时他要见我，雷厉风行，见面又无特别话说。有时我刚告辞，他召我回去，片刻，又打发我走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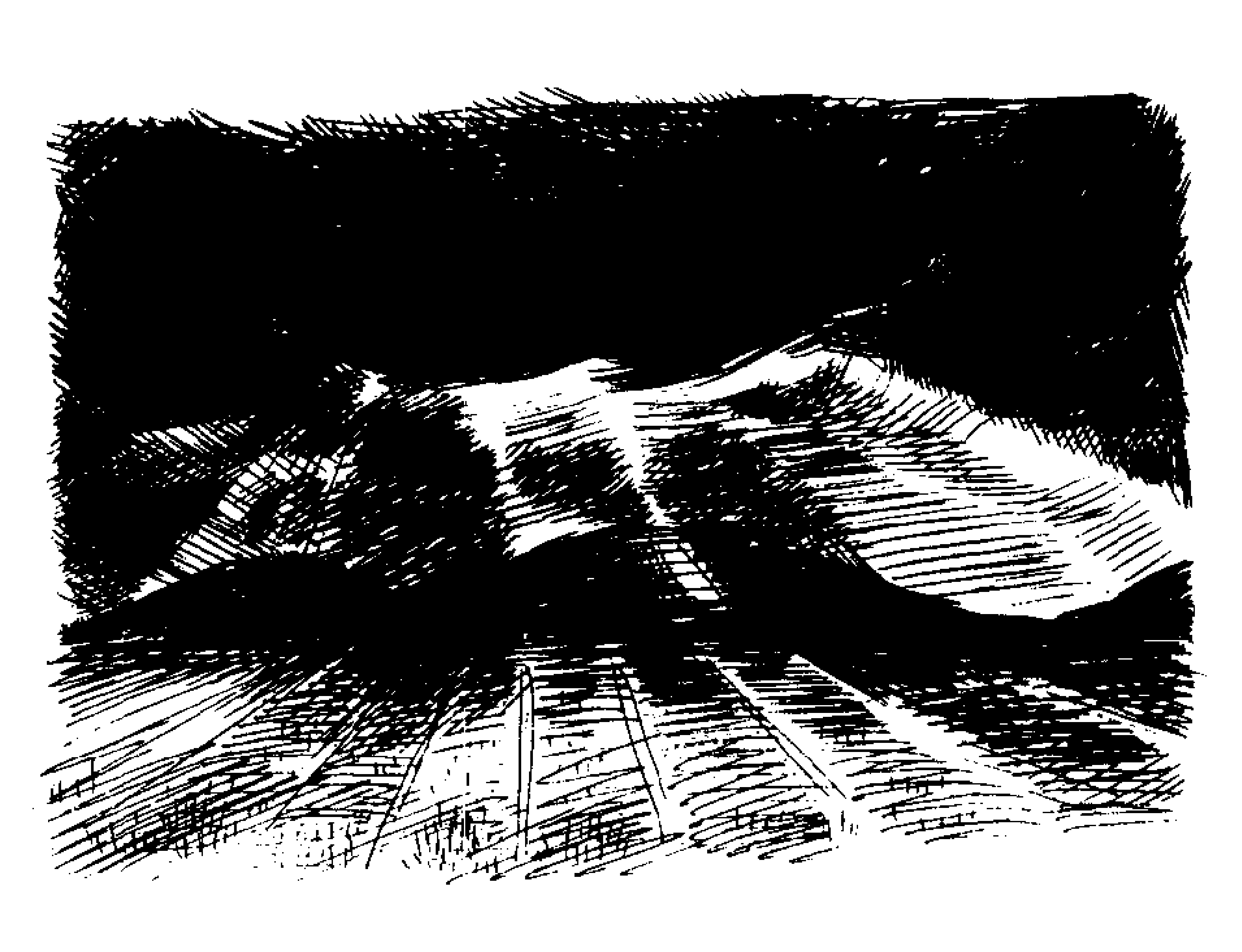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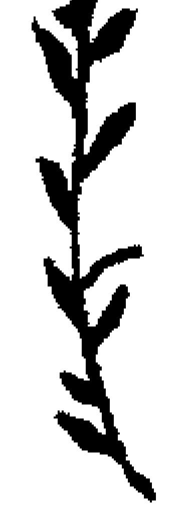


41 坦言相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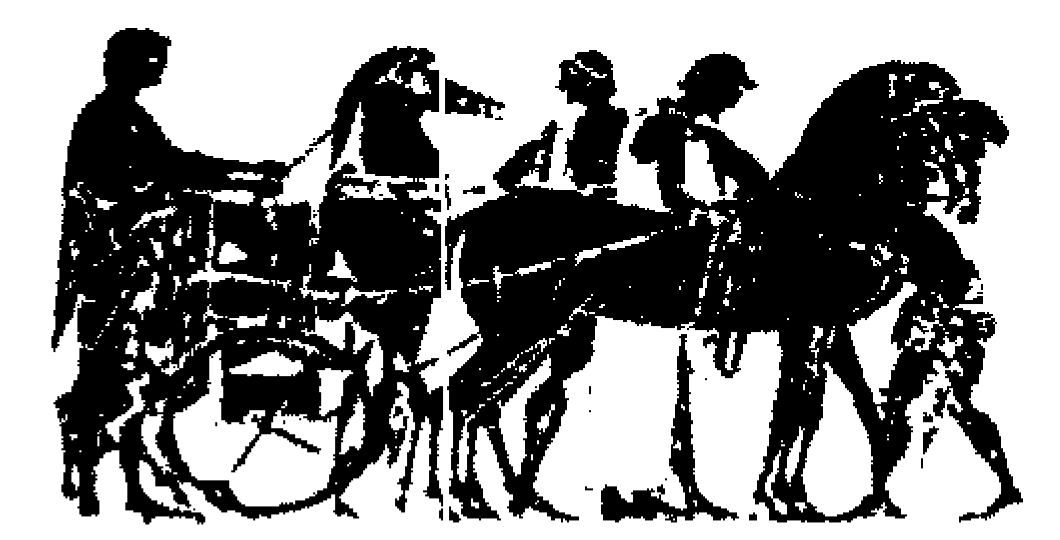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以来，惟独自然界的飓风不听我指挥，以致赤道灾情惨重，我无法阻止，也无法控制。

"终于到了透露秘密的时候。昨晚，我们坐在他家塔台上，观看附属木星复现。突然，乌云密布，遮蔽了视野。我们坐在黑暗中，默不作声，良久，他告诉我这一番话：'殷讷，我一直知道，跟您交往是我人生最大福气。有品无学的人懦弱无用，有学无品的人危险可怕。我知道您可靠、善良、世故、刚强。我在职已久，









垂垂老矣，行将退休，由您接任，即使晚年孤苦，我亦安然。'

"听了这番表白，我深感荣幸，向他郑重表示，凡事令他快乐的，亦同样令我快乐。

"'殷讷，听着，您会难以置信。五年来，我操纵气候，调节四季：太阳听命于我，东起西落；乌云呼之即来，大雨滂沱；一声令下，尼罗河泛滥；我驯服天狼星，消除暑热；克抑巨蟹星，减低气温。一直以来，惟独自然界的飓风不听我指挥，以致赤道灾情惨重，我无法阻止，也无法控制。我重任在身，办事公正不阿，阳光和雨露，万国同享。要是某地总是密云，一边老见阳光，地球另一边的人可就遭殃。'"





42 自圆其说

认真找人接班的事，一直令我伤脑筋，日夜品评所认识的人，没谁比您更合适了。

"室内半明不暗，我猜他仍看出我满腹狐疑，一脸惊讶，不久他继续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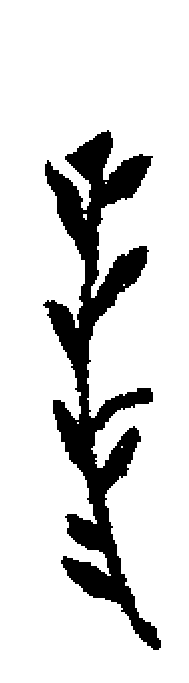
"'您对此事难以置信我不奇怪，亦不生气，因为我受托此重任，史无前例。我不知这是我的福气，还是不幸，但心情却大不如前。殚思竭虑，日以继夜，支持我的，是济世为怀的精神。'

"'先生，'我说：'您走马上任多久？'

"'约十年前，'他说：'我每天看星移斗转，暗想：若能操纵四时之气，便可造福人群。我对这想法着了迷，坐着日夜神游，幻想在本国大降甘露，其间分配适量阳光。我一心济世安民，想不到真有本领。

"一天，眼见田地因酷热而枯萎，突然心想，我可以洒雨南山之上，让尼罗河泛滥。我急忙想像呼风唤雨，后来与河水泛滥时间一比，发觉云雨果然听我指使。'

"'这巧合是否有其他原因？'我说：'尼罗河水每天涨退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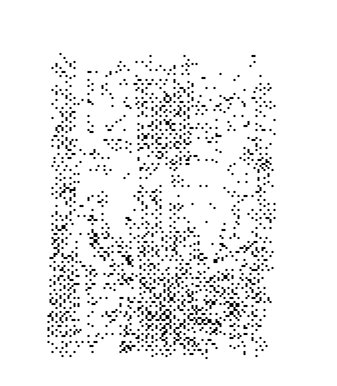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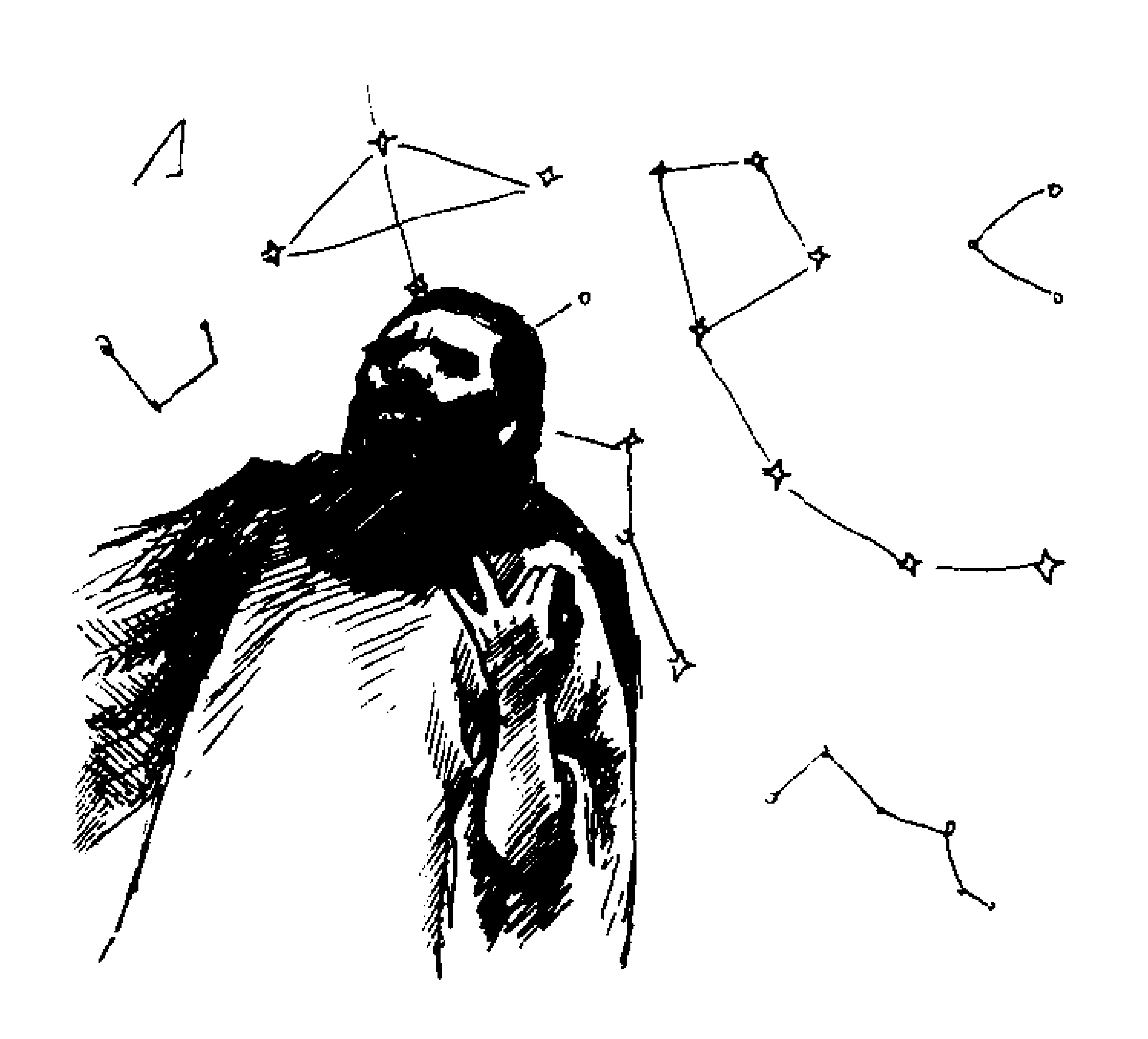
定时的。'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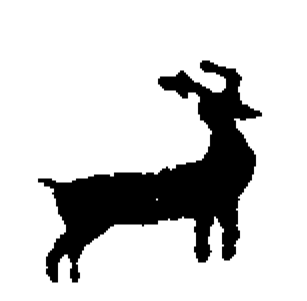
"他不耐烦地说:'我怎会没找出疑点?我自行反驳多时,固执地极力推翻事实。有时怀疑自己疯了,这秘密不敢对人说。只有您,能分辨鬼斧神工与水中捞月、不可思议与荒谬绝伦之别,才跟您说了。'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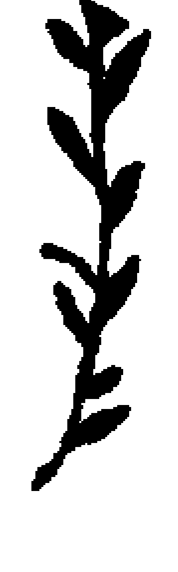
"'先生,'我说:'既然您知道——您认为您知道这事千真万确,为何又说不可思议呢?'

"'因为我不能用外在的实据加以证明。'他说:'我对论证定律最清楚不过。别人不能像我一样,意识到整件事的真实性,当然无法信服,是以我从不尝试争辩,以求取信于人。我感觉到这力量,我向来拥有这力量,我每天都在发挥这力量:这已经足够。但人生苦短,我年老体弱,我这天气老人,离尘归尘、土归土的日子不远。认真找人接班的事,一直令我伤脑筋,日夜品评所认识的人,没谁比您更合适了。'"









43 千叮万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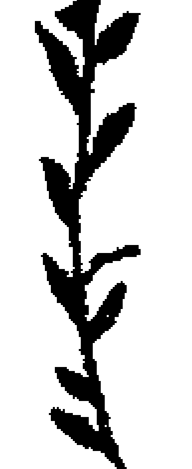
他品德学问，几近无与伦比，但我们都可能像他一样走火入魔。眼前许多未知之数，其中最令人可怕担心的，莫过于有一天我们会神经错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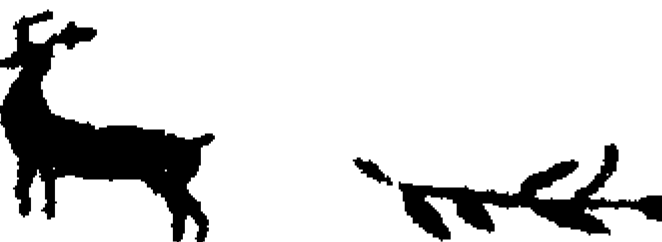
"'请留心听我说，此事乃关乎全球福利。一国之君，好坏不过影响数百万人，何难之有？我控制星移斗转，还有天赐的光源与热能，怎能不诚惶诚恐？请留心听我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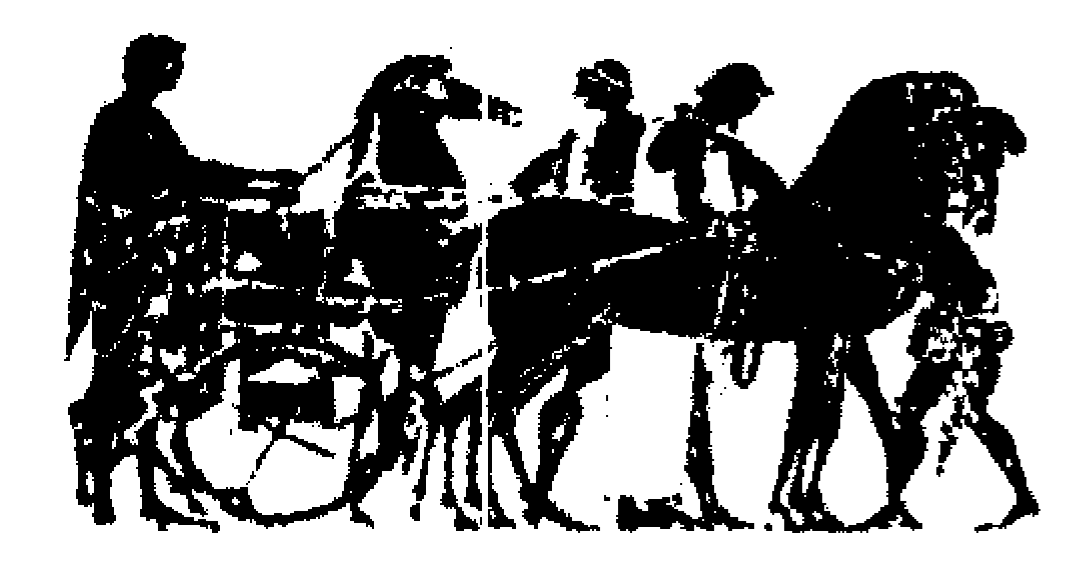
"'我朝乾夕惕，研究地球与太阳的位置，做出许多不同











构思，移形易位。有时倒转地球，有时改变日蚀，却找不到一个部署，使整个世界得益。每个构思，总是顾此失彼，遑论兼顾太阳系其他遥远的陌生星球。因此，您接管四时八节后，切勿自以为是，破旧立新；切勿沾沾自喜，以为颠倒乾坤能流芳百世。遗臭万年并不好受，最好还是以仁为本，关心万民福利。切勿偷龙转凤，把别国雨水尽往本国洒，对我们来说，尼罗河已经足够。'

"我答应他拥有这力量后，必定公正不阿。他按着我的手，说：'这下我放心了，不致因济世为怀而心神恍惚。您聪明善良，我乐意把太阳交给您。'说完就把我打发走。"

王子听了这番话，神情肃穆，公主脸露笑容，而佩凯却笑得花枝乱坠。"小姐，"殷讷说："此事惨不忍闻，您们取笑他，简直麻木不仁，愚昧无知。他品德学问，几近无与伦比，但我们都可能像他一样走火入魔。眼前许多未知之数，其中最令人可怕担心的，莫过于有一天我们会神经错乱。"

公主静了下来，而爱嫔面有愧色。雷斯勒斯王子对此事极为关切，他问殷讷这病是否普遍，以及起因何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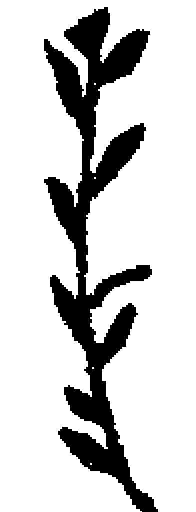

44 走火入魔

我们有时总会想入非非，失去理智，没有人能完全凭意志支配思维，掌握自己的思想。有时总会妙想天开，或杞人忧天。

“我们从外表不易知道，精神错乱那么普遍。”殷讷答道：“或者严格来说，没有人是精神健全的。我们有时总会想入非非，失去理智，没有人能完全凭意志支配思维，掌握自己的思想。有时总会妙想天开，或杞人忧天。凡是不可理喻的幻觉，多少都是精神病；但若能加以遏阻，旁人不知不觉，就不算有问题。若不能压抑，明显影响其言行举止，就是有病。

“喜欢沉思的人，闲来想东想西，凭空捏造。独处总有空闲时候：不停思考令人疲累，必须歇息；努力钻研，有时总会厌腻，忙里偷闲。无以自遣，就向壁虚构，自我陶醉一番，想像自己改头换脸，谁满意现实的我呢？来日方长，憧憬将来，现在所渴望的，在幻想世界中尽得：水月镜花，乐在其中；得未曾有，威风八面。神驰四方，张冠李戴，尽入我彀中；上天与命运虽不薄待我，仍有所欠缺，在这里可尽情享受。

“日子有功，某悬想定了型，便摒弃所有理智所带来的欢







愉，一旦觉得生活厌倦，或想消磨时间，脑筋老转到赏心悦目的悬想上；现实逼人，太苦了，就望梅止渴。幻象渐次被确定，初时坐大，随即横行无忌，开始变成现实，胡思乱想，每天痴人梦语，情绪波动很大。

“殿下，独居就有这危险。隐士承认独居并非必然带来好处，而天文学家的痛苦，也证明独居不一定有助于明德格物。”

“从今以后，”公主的爱嫔说：“我再不幻想自己是阿比西尼亚皇后。我利用公主给我的自由时间，想像自己举行礼仪，打点宫廷一切，锄强扶弱，在鱼米之乡兴建新府邸，在山上开辟浓阴小径，乐于为皇室出力；公主驾临，我几乎忘了向她下跪。”

“而我，”公主说：“再不容许自己白日做梦，当自己是牧羊女。我常在梦幻中寻求慰藉，放牧为生，宁静、朴素，在屋里听见风声啸啸，羊声咩咩，有时营救困在丛棘中的羔羊，有时用柄杖抵挡豺狼。我有一条裙子，像村女穿的，我就穿上，以求发挥想像力，轻轻吹起笛子，当做后面有羊群跟着走。”

“我得承认，”王子说：“令我陶醉的幻想比你们的更危险。我常极力臆造，能够建立一个完美政府，杜渐防萌，肃清罪恶，民生安宁。这假想塑造许多改革计划，立下不少当事规条，颁用法令。我以此自娱，有时忙得不亦乐乎，哪怕是父王兄弟过世，我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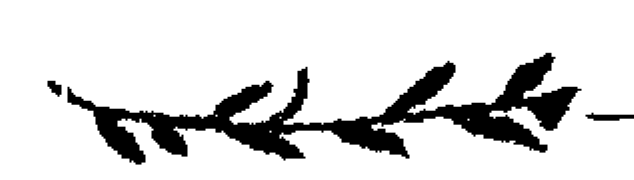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漠不关心,想到那里,才惊醒过来。"

"这些,'殷讷说:"就是凭空想像的结果。开始时我们自知可笑,渐次习以为常,其后便不觉得荒唐。"







45 老人一席话

我问心无愧，故能心如止水。我极力不抱希望，放弃追求，虽则理性告诉我，一切希望皆空，但是本性难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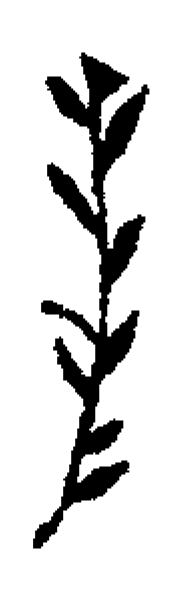
天色已晚，众人站起来回家，沿着尼罗河走，欣赏月光在水中荡漾。不远处走来一位老人，王子在学会中常听他讲演。“那耆老虑澹物轻，但并不神经错乱。”王子说：“在结束今晚的讨论之前，让我们上前问一问他自身的感受吧。可能年轻人披荆斩棘，到后半生就苦尽甘来。”

那学者迎上来打招呼，众人邀他同行，既然不期而遇，大家就聊聊。这老人谈笑风生，有他做伴，路也不觉得长。他高兴人家没有冷落他，就陪他们回家，王子请他入内上座，拿来酒和果脯。

“先生，”公主说：“学者如您，晚间散步所得乐趣，并非愚夫小子能够领会。您静观万物，温故知新；河水涨落的定律，星辰运行的周期，凡眼之所见，无不洞悉其物情。”

“小姐，”他回答说：“让天真活泼、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四出寻求乐趣吧，老人家明月清风，已经足够。就个人而言，世界已无新意，举目四周，只见好景不再。倚树而息，回想在同一树下，跟





朋友争议尼罗河周年泛滥期，现在他却静静长眠地下。仰望苍天，月盈月缺，想到生命枯荣沉浮，不禁欷嘘。我早对形而下之学失却兴趣：人快走了，这样对我有何用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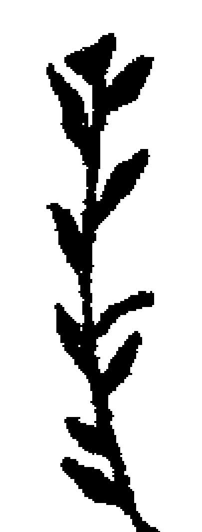
"至少您可以抖擞精神。"殷讷说："回顾光荣、充实的一生，接受众人有口交碑的称赞。"

"对老人来说，赞美只是空言。"学者叹一口气，说："母亲不在，不能为儿子自豪；妻子不在，不能与丈夫共享盛名。友朋与仇雠比我先去，现在孤掌难鸣，什么也不重要。年轻人喜欢受人赞许，因为来日方长。而我江河日下，人性险恶不足惧，仰慕敬重之情更不足信。旁人可以从我身上予取予求，却不能给我什么东西。现在钱财无用，位居显要只有烦恼。回顾一生，想起许多机会错过，整天沉事忙碌，几许光阴蹉跎，无所事事，多少计划胎死腹中，多少行动半途而废。我问心无愧，故能心如止水。我极力不抱希望，放弃追求，虽则理性告诉我，一切希望皆空，但是本性难改。我平静接受，大去之期不远矣，只好寄望死后的世界较为美好，让我找到这里找不到的快乐，做个比较高尚的人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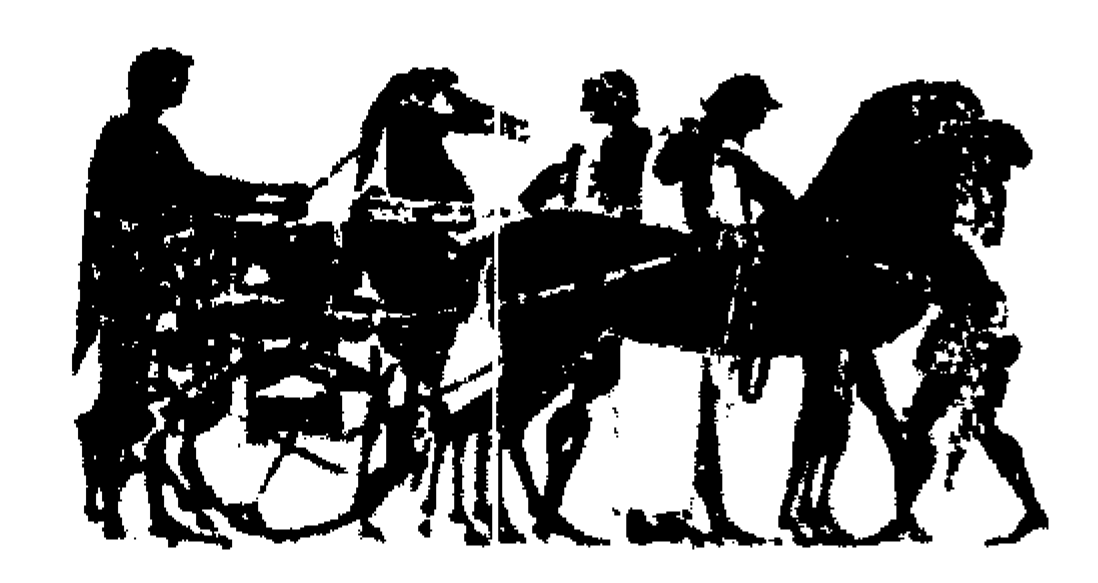
他站起来，留下众人走了，大家也不巴望寿比南山。王子自我开解，指出听了这番话不应泄气，因为从来没人认为晚年是快乐的。要是年老体衰可安之若素，那年轻力壮应是快乐的；人生的黄昏安静祥和，中午时分应该一片光华。

公主却怀疑老人家满腹牢骚，存心不良，见他们初出茅庐，满怀希望，就一挫其士气。她见过地主如何妒羡自己的继承人，许多人一旦退下位来，便郁郁寡欢。

佩凯推想这人年龄比看上去的大，故怨天尤人，自觉满目凄







凉;又或认为命途坎坷,因而闷闷不乐。她说:“人最常见的,就是以偏概全看人生。”

殷讷并非要见到他们情绪低落,但看见他们迅即自我安慰,不禁微笑着,想起自己当年,不是跟他们一样自我解嘲,坚信前程一帆风顺吗? 他不愿道以逆耳忠言,因为他们不久自然会知道。公主与嫔妃去休息,但念念不忘疯子天文学家,倒想殷讷走马上任,好让明天太阳迟迟不升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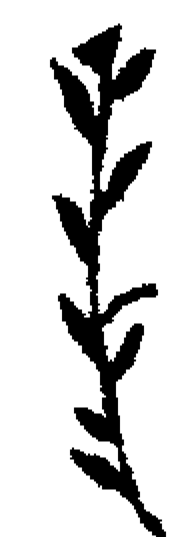


46　造访天文学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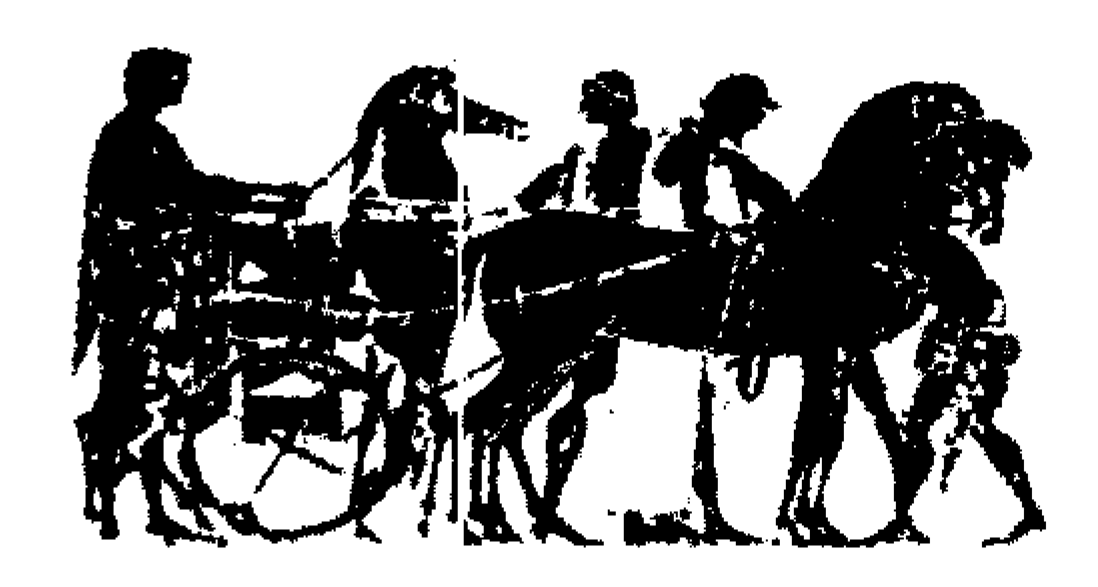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生闭门造车，所得学问，大部分只对社会间接有贡献。我追求学问，放弃人间所有乐趣：没有窈窕淑女，红颜知己；没有温暖家庭，甜蜜亲情。

公主与佩凯私下谈论殷讷的天文学家，觉得他既可爱，又与众不同，务必加以了解才甘心，遂请殷讷安排他们见面。

这事却不好办：这学者从未接待过女宾，虽说他住在城里，有不少欧洲人，风俗习惯各不同，而五方杂厝，大家都像欧人开放。两位女士决不能被拒诸门外，他想了许多办法，以求达到目的。他建议她们装成落难异乡人，介绍给学者，必得其门而入。三思之后，觉得这安排不能建立友谊，因会面时间不长，也不能常常去见他。"自然这是对的。"雷斯勒斯说："我反对瞒天过海的做法，还有一个更大理由。我从来认为，事无大小，以恶报善，就是违反人伦。撒谎，就是辜负了他对你的信任，冷却他一番古道热肠。像任何孤芳自赏的人，当这位学者发现了真相，知道上了等而下之人的当，自然不高兴，可能从此不再信任人家，不再谆谆善诱，不再乐善好施，试问您如何令他内心平静，重伸同情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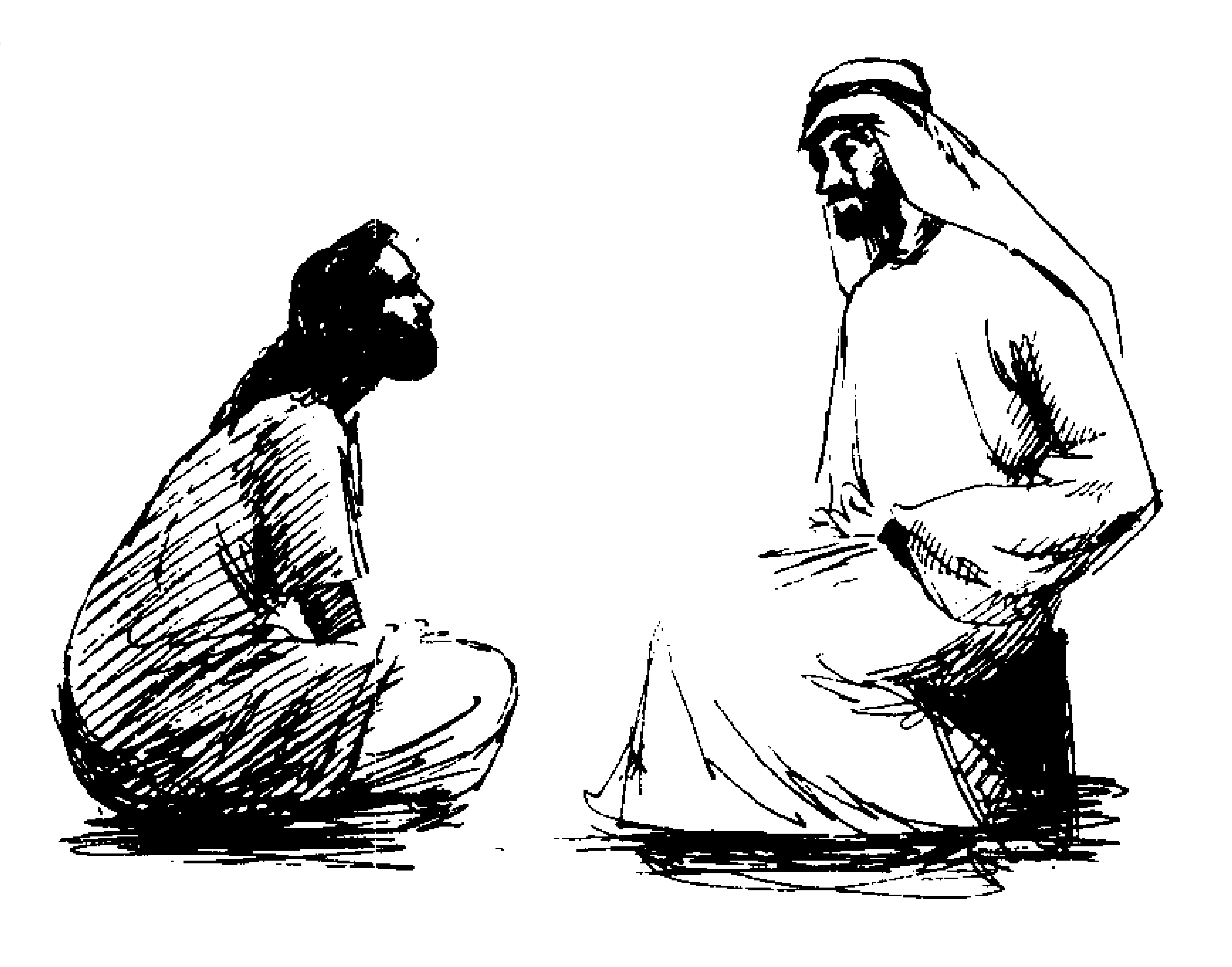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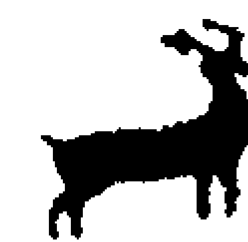
手？"

这么一说，大家答不上话来。殷讷开始寄望她们好奇心消失；可第二天，佩凯告诉他，现已找到借口见天文学家，不必撒谎。她会说阿拉伯酋长是她天文学的启蒙老师，希望他答应继续指导她，公主一块去做同学，或说因女性不便单独外出。"恐怕他迅即对您们失去兴趣，"殷讷说："大学者怎会教行内小儿科？即使小儿科，亦须推理立论，运用思考，我怀疑你跟不上。""那是我的事，"佩凯说："我只请您带我去见他。也许您低估了我的学问，只要他说什么，我唯唯诺诺，便能虚张声势。"



殷讷见她誓不罢休，只好转告天文学家，有一外籍女士，游学四方，今慕名而来，极欲拜之为师。这请求不寻常，那学者诧异之余，又心生奇怪。他想了片刻，便答应见她，迫不及待翌日快来。

女士们花枝招展，在殷讷陪同下，去见天文学家。他见她们花容月貌，必恭必敬，喜不自胜。起初大家寒暄，他怕难为情，忸怩不安；谈着谈着，就神采奕奕，正如殷讷所说一样。他问佩凯为何对天文学发生兴趣，她便跟他说了金字塔的事故和在酋长岛

上的日子。她谈吐大方，仪态万千，他听得入了神。话题转到天文学上，佩凯使出浑身解数，他认定她年纪不大，却是天才，既跟天文学结下姻缘，便请她不要放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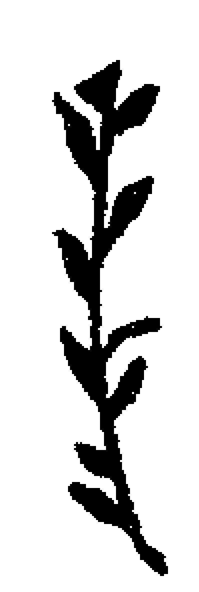
自此她们常登门造访，而学者越发欢迎。他热情招待她们，希望她们多呆一会，因他发现有她们做伴，思想特别敏锐；他起劲地跟她们交谈，发现愁云惨雾便逐渐消失。但她们一告辞，自己重回工作岗位，去操纵四时之气的时候，心中又难过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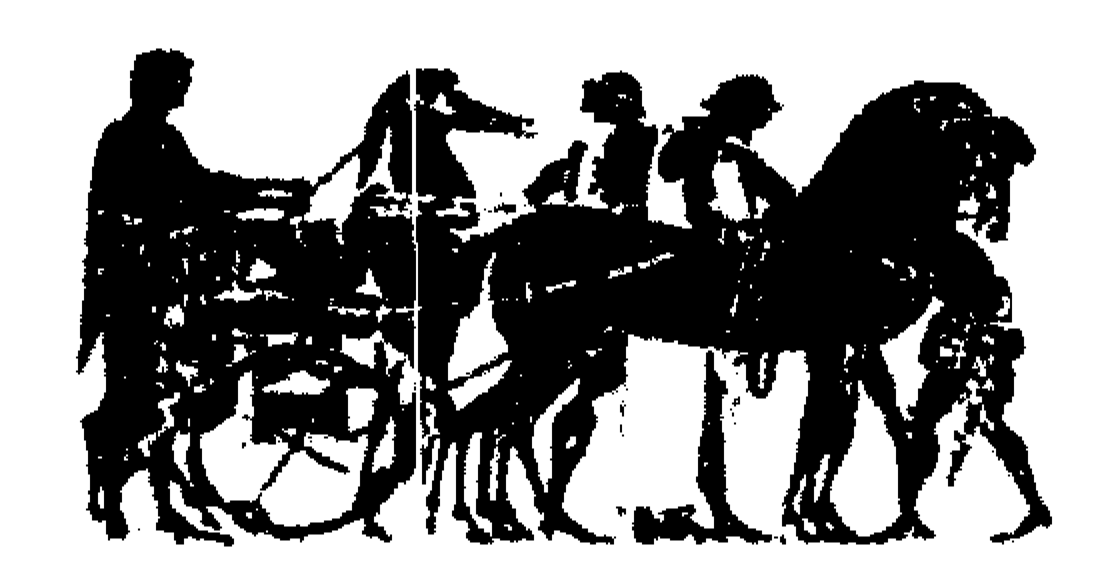
数月下来，公主和爱嫔留心天文学家一言一语，却没半句谈到自己那异乎常人的工作。她们老设法使他公开表态，但他轻易解围。不管从何入手，他都避而不谈，把话题岔开。

交情渐深，她们常请他到殷讷屋子坐，把他视作上宾。逐渐，他开始爱上人间烟火，早来晚归，遇事自告奋勇，又作孔融让梨举。他激励大家追求新知识，好令自己的学问派上用场。遇上大家出门游玩或考察，又请他们让他参加。

接触久了，王子和公主见他品学兼优，认为值得信任，不会有危险；同时免得他误会彼此的交情，就把真相告诉他，说明此行目的，又向他请教，如何选择人生道路。

"面对不同的人生道路，" 学者说："我不能告诉您们应选择哪一条，只能说，我选择了错误的一条。我一生闭门造车，所得学问，大部分只对社会间接有贡献。我追求学问，放弃人间所有乐趣：没有窈窕淑女，红颜知己；没有温暖家庭，甜蜜亲情。要是说我拥有'异能'，其他同行没有，其实个中情况，令我诚惶诚恐，忐忑不安，投鼠忌器。自从跟社会接触以来，我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开始对所谓'异能'的真实性感到怀疑，管它是什么！吃



喝玩乐，不消几天，就常想：我的学问到底一无是处：牺牲太多，却没有结果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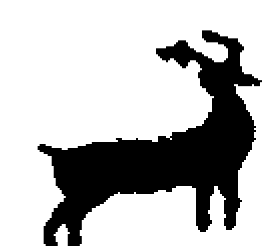
殷讷高兴他慢慢清醒过来，决心不让他返回虚无缥缈之间，直至恢复原来理智，忘记那份易寒暑、转乾坤的工作。

自此，大家成了相知，举凡活动、娱乐，他都参加。他很投入，而雷斯勒斯所安排的活动没太多空档。马不停蹄；白天考察所得，晚上加以讨论，睡前又安排明天计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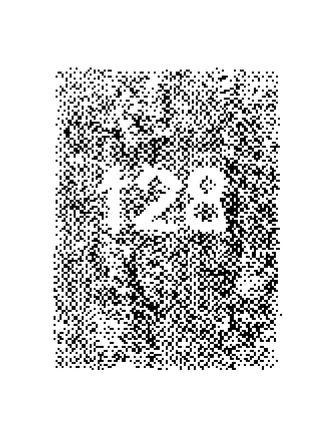
天文学家向殷讷承认，自享受人生以来，整天节目不断，他现时发现，自信能操纵时令的想法渐次消失，并开始怀疑，这想法永不能得到证明，乃基于非理性之变因所致。"偶然独处数小时，"他说："又故态复萌，思想被五花大绑，无法抵挡。不过，跟王子一谈话，便得到解放；佩凯进来，我立刻自由。我像长期怕鬼的人，靠近灯光就气定神闲，奇怪黑暗有何唬人。但灯光一灭，又害怕起来，虽然知道光明会驱散恐惧。不过，有时我又怕苟且偷安，敷衍塞责，以致故意忘记所负的重任。要是明知故犯，避重就轻，那真是罪过。"

"胡思乱想，加上良心谴责最棘手。"殷讷回答说："幻觉与内疚，此起彼落；二者常移形换影，分不清是梦幻还是谴责。幻觉一萌非礼之念，或亵渎神明，我们当场惊痛，即驱而逐之。可抑郁症变成责任感，就在脑里扎根，所向无敌，碰它不是，赶它不是。因此，迷信者往往不快乐，不快乐的几乎尽是迷信者。

"请勿听形秽之心唆使而放弃理智，冷静地想一想吧！您会发觉失职的危机，正如或然的责任感，微乎其微，并且与日俱减。放开怀抱，迎接光明，阳光时常出现。在头脑清醒之际，您知道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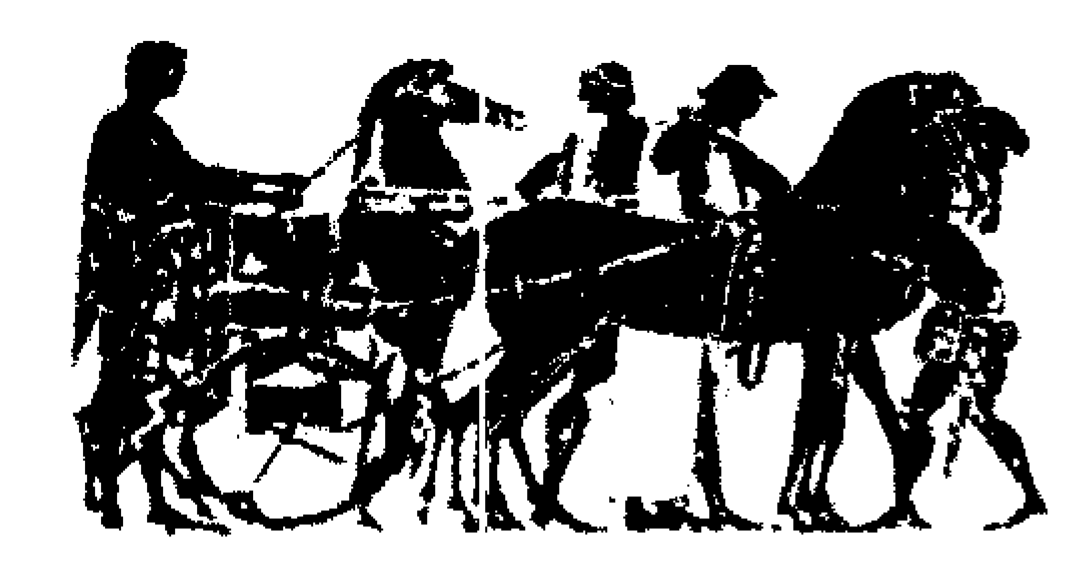


些无谓的良心谴责毫无意义，当受其骚扰时，别多费唇舌，马上找事干，或去找佩凯。永远记着最重要的：您只是沧海一粟，不管善恶，上天不会特意眷顾您，或惩罚您一人。"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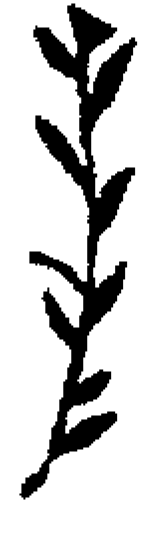
47 王子加入 改变话题

玩乐，本身没有害处，但可造成伤害，令我们贪慕短暂虚荣，放弃追求永生。而在永生的世界里，时间过去，我们却越接近开始；光阴流逝，也不会带我们到终点。

“这点我当然知道，”天文学家说：“不过，理智久已被支配，不能自拔，无法抵挡，更失去判断力。现在，我才知道自己失魂落魄，被心魔暗中吞噬。我精神抑郁，不愿与人交往，可惜从未有人与我分担痛苦，相信那倒有帮助。很高兴我们感受相同，您不轻易受骗，也没有理由和动机骗我。







但愿日子有功，从此，我的生活多姿多采，长期围绕的愁云惨雾会烟消云散，余生会心安理得。"

"以您的学养与情操来看，"殷讷说："肯定有希望。"

雷斯勒斯、公主与佩凯此时进来，问明天安排什么新活动。"人生就是如此，贪新厌旧。"妮卡亚说："其实那毫无意义；坐此山，望那山。幸好我们未看尽这个世界，明天就让我见所未见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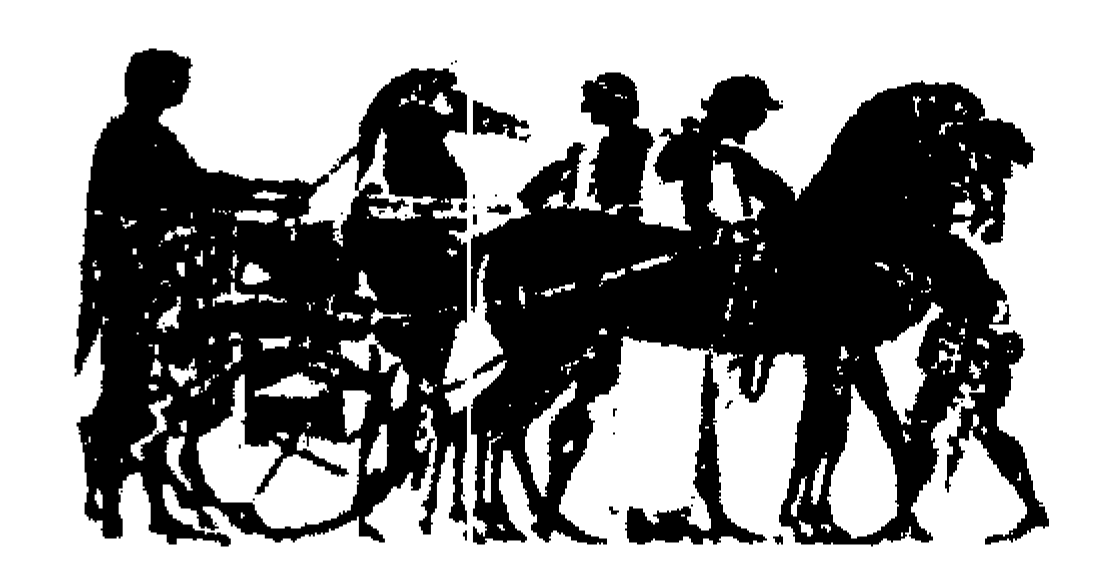
"人生非要多姿多采不可，否则不能满足。"雷斯勒斯说："快活谷穷奢极侈，却一成不变，所以令人厌倦。但我不禁责怪自己缺乏耐性，看圣安东尼的修道士毫无怨言，他们生活不是千篇一律的喜气洋洋，而是千篇一律的刻苦耐劳。"

"他们住在静寂的修道院里，" 殷讷回答道："但跟囚禁在乐园中的阿比西尼亚王子相比，还略胜一筹。他们每项工作，背后都有充分理由，足够动机。他们自给自足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不然手停口停。他们的奉献精神，为进入天国做好准备：一方面提醒自己那世界即将来临，一方面锻炼自己。他们平均分配时间；作业一件接一件，其间不会无所适从，无所事事。每项事情在固定时间内处理，苦中有乐，因为他们以此荣耀上帝，迈向永生的快乐。"

"与其他生活相比，您认为修士生涯是多一分神圣，少一点瑕疵吗？"妮卡亚说："人若投入社会，帮助贫寒，教育愚民，服务人群，即使不在修道院内刻苦耐劳，而无伤大雅地逢场作兴，难道不能同样得到永生的快乐？"

"这问题，"殷讷说："令学者意见分歧，君子伤透脑筋，恐



怕也使我左右两难。活在人群中的君子，犹胜修道院里的君子。不过大千世界的诱惑，也许并非人人可以抵挡，抵挡不了，就正式退隐。有人做君子力不从心，把持不住做了小人。许多人疲于披荆斩棘，徒劳无功，倒愿六根清静。不少人或老或病，无法维生，被社会所遗弃。在修道院里，孱弱的得以安居；疲惫的得以安歇；悔改的得以安思。这些退休之地，供人祷告冥想，令人心安神泰，绝大部分的人无不考虑与两三志同道合者，在属灵气氛中，度过晚年。"

佩凯说："这向来是我的打算；听公主说，她亦不愿在人声鼎沸中度过晚年。"

"逢场作兴，无伤大雅，"殷讷接着说："我不讨论这个自由度，但要研究何谓无伤大雅。妮卡亚公主所想像的玩物丧志，不在行动本身，而在其后果。玩乐，本身没有害处，但可造成伤害，令我们贪慕短暂虚荣，放弃追求永生。而在永生的世界里，时间过去，我们却越接近开始；光阴流逝，也不会带我们到终点。克己禁欲，本身不是德行，亦毫无建设性，不过，却会令人不致放纵情欲。将来的完美世界，人皆向往之，那里快乐，没有风险；安稳而又无拘无束。"

公主默不作声；雷斯勒斯问天文学家，可否带公主大开眼界，让她暂且不作归隐之想。

"公主细大不捐，"天文学家答道："求知欲强，要见所未见，并非容易；今人所不能给予的，古人还可以。我国名胜，其一是地下墓室，即古时贮藏室，存放最早期人类尸体，靠防腐药物，尸身保持不变。"




“地下墓室有何好看?”雷斯勒斯说:“不过,既别无选择,我决定去参观,算是见闻之一,反正要找点事干。”

他们雇了骑兵当保镖,翌日参观地下墓室。正准备下去墓穴,公主对佩凯说:“现在我们又要闯入墓穴,我知道你会留在这里,回头我要看见你安然无恙。”“不,”佩凯回答说:“不要丢下我,让我走在您跟王子中间。”

大家一同下去,地下穴道像迷宫,一行一行的尸体靠两边放;他们穿来插去,叹为观止。







48 论 灵 魂

诚然有人说灵魂是有形，但我相信，懂得思考的人，甚少作出如此想法。一切理论都强调，精神是无形的；一切对意识与知识的研究，都证明物体是无意识的。

王子问："埃及人为何花钱去保存尸体？在其他国家，有的火化，有的土葬，完成得体的仪式后，人们都要尽早眼不见为净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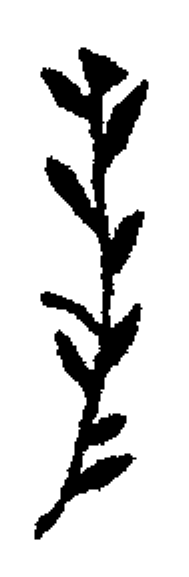
"古老习俗，一般起因不明。"殷讷说："习惯虽流传下来，原因却已消失。与宗教仪式有关的，不便推测；属非理性的，又不能解释。我向来相信，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，全为安慰在世亲友，但这做法不能推而广之；我倒同意，要是所有尸体都保存下来，那么，墓室比我们住屋占地更多。估计惟独大富大贵的人，才有不朽之躯，其余的就听天由命。

"一般说法，埃及人相信只要肉体不腐，灵魂就不死，故试用此法，逃避死亡。"

"聪明的埃及人，怎会对灵魂的看法如此粗疏呢？"妮卡亚说："灵魂独立存在，死后何须依附肉体？"

"毫无疑问他们错了。"天文学家说："当其时哲学思想刚萌





芽，他们又是异教徒，不知就里。虽说我们能对事物加以分析，灵魂为何物，依然引起争论。有人说灵魂既是有形，又是不灭。”

“诚然有人说灵魂是有形，”殷讷回答说：“但我相信，懂得思考的人，甚少作出如此想法。一切理论都强调，精神是无形的；一切对意识与知识的研究，都证明物体是无意识的。”

“从来没人认为，物体天生具有思考力，或者每个粒子都会思想。不过，要是物体全部不能思想，我们又何来思考力？物体与物体之间，形状、密度、体积、动力与动向都不同，无论如何变化、如何组合，哪一样才能与意识挂钩？是圆是方，是固体是流质，是大是小，是来是去，是缓是疾，都是存在物体的模态，跟意识本质无关，只能说是某一个新的变体使然，因物体本来不能思想，所有产生的变体也不能思想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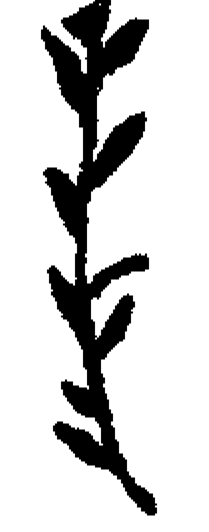
“但唯物论者强调，”天文学家说：“物体的特性可能不为人所知。”

“以未知之数否定已知之数，”殷讷回答说：“以假设推测推翻公认事实，实在毫无理性可言。我们知道物体属惰性基因，无意识、无能力；既然他们不能推翻这说法，而只能视之为未知之数，那么，就人类智力而言，我们已经证据确凿。若未知之数可否决已知之数，那么，无人——包括上主——可以正言立论。”

天文学家说：“我们不要妄自低估造物主的能力。”

殷讷回答说：“认定事物必须一致；同一命题不能既真且假；同一数字不可既是奇数又是偶数；天生无思考力的物体不能思想；这些观点跟上主全能无关。”

“这问题没多大意义，”妮卡亚说：“我想，您已充分说明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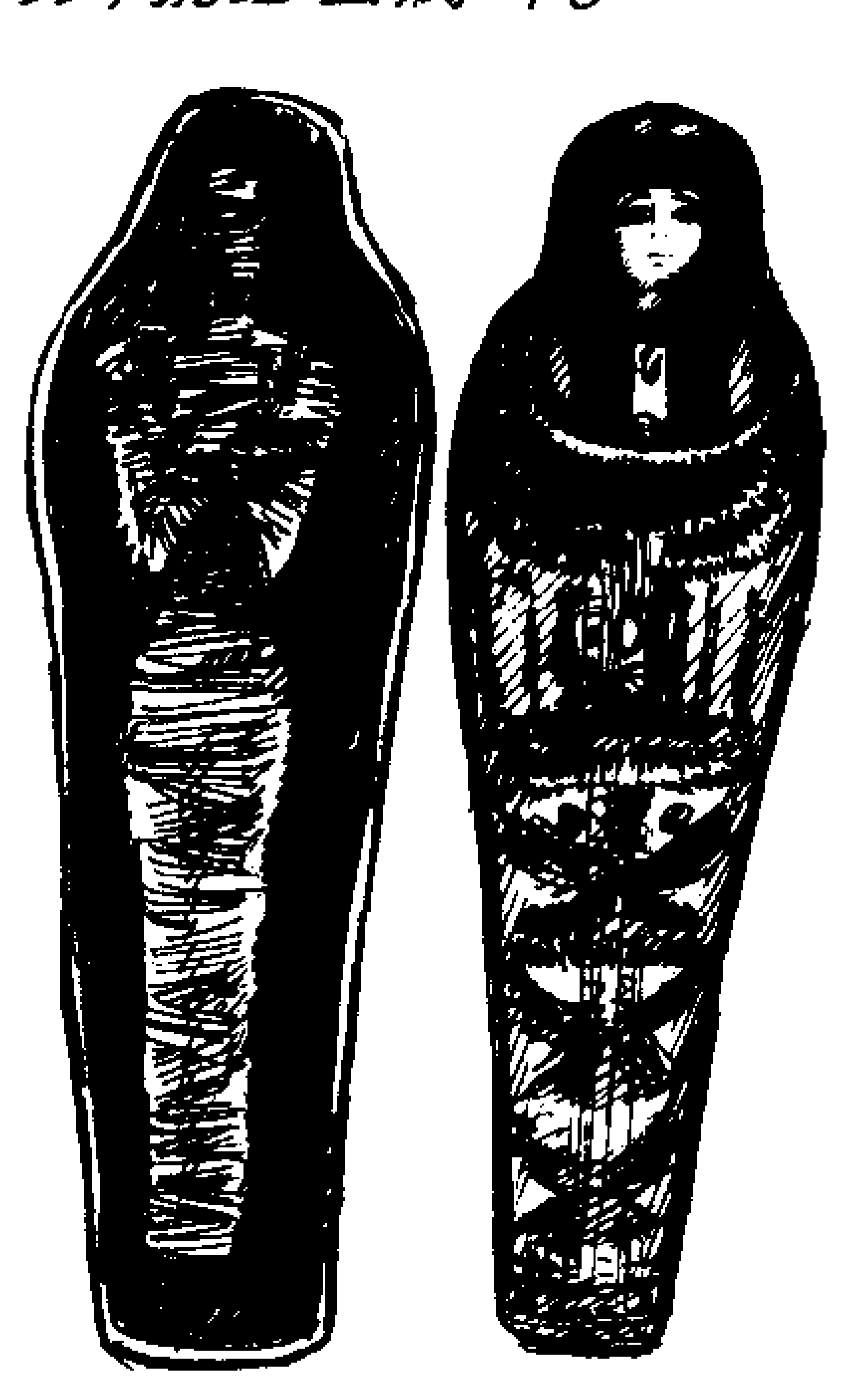





魂是无形，那么，灵魂是否一定长存不灭？"

"人们不能接受灵魂无形的看法，"殷讷说："但也不能加以了解。物既无形，便没有理由腐化，那就是说，可以长存不朽。物之消失，皆因其结构分崩离析，组成部分解体所致。无形物既无组成部分，就不会分解，自然不会腐烂或破坏。"

"物无广度，实难以想像。"雷斯勒斯说："广延性必须有组成部分，物有组成部分，就必会腐坏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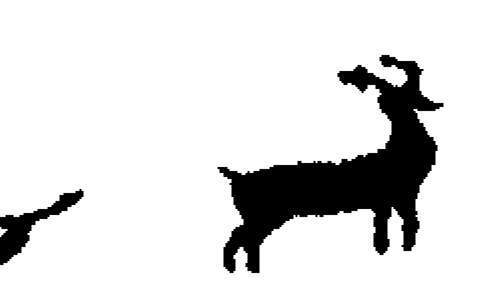


"就说您自己的构想力吧，"殷讷说："这样说，比较易于明白。非广延性之物可存在：意象与形象同样真实，但意象无广度。想起金字塔，脑海就浮现其意象，它跟矗立的金字塔同样真实，而其所占空间，能比一颗麦粒的意象来得大么？两者之意象能毁坏么？有其因必有其果，有思考力必能思想；思考力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，亦不能分解。"

"但是，"妮卡亚说："上主——恕我不敢直呼其名——创造灵魂，必能毁灭灵魂。"

"当然可以，"殷讷答道："即使灵魂不灭，上天亦操纵其持久性。哲学理论告诉我们：物之不灭，乃因其赋有不朽能力，或基于不腐原则，不过，亦仅此而已。灵魂乃上主所造而不被销毁，我们必须诚心学习他的意旨，才能了解。"

众人静立片刻，肃然起敬。"让我们离开这死亡之地。"雷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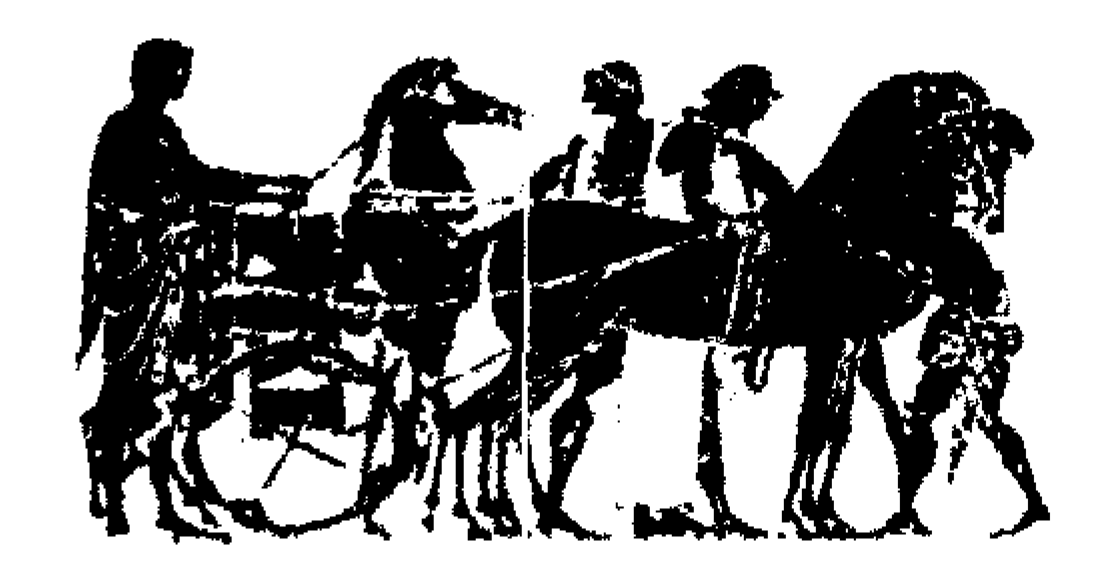


勒斯说："这些墓室令人难受，死者生前并不知道灵魂不灭，能动力将会持续，意识力永远伸延。躺在我们面前的，尽是一代豪杰，智珠在握，我们要警醒，人生苦短；可能他们像我们一样，正忙着选择人生道路时，就被死神攫走。"

"对我来说，"公主说："选择人生道路已不重要。以后，我希望只管思考选择永生的道路。"

众人赶紧离开墓穴，在保镖护送下，返回开罗。





49　不成结论的结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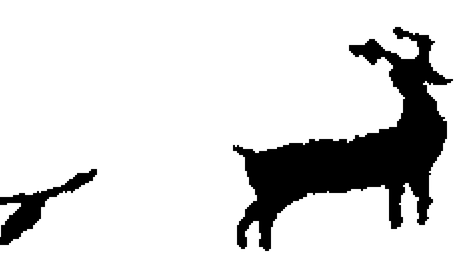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心怀愿望，但知道无一会实现。详细考虑片刻，他们决定洪水一退，便返回阿比西尼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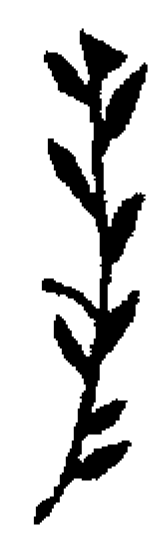
参观墓室后不出几天，尼罗河水位上升：泛滥期到了。整个地区一片汪洋，不能考察，大家只好足不出户，幸亏要讨论的事多，足以自遣，他们把所见的不同生活方式，做一比较，又各抒己见，计划如何获得快乐。



没有地方比圣安东尼修道院让佩凯更着迷。就是在那里，阿拉伯酋长把她交回公主，她要那儿住满虔诚的姑娘，自己当院长。她厌倦了又希望又失望的生活，乐于过心如止水的生活。

公主认为，世上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。她想先把文科七艺学好，目的是为兴办一所优秀女子学





府，自己管校务，一面向前辈学习，一面提携后进，把时间分配在教与学上，为下一代建立慎言重行、尊主为大的典范。

王子的愿望是拥有一个小王国，维持公义，亲自监督政府各部门。但他不能肯定王国面积多大，老把人口数目增加。

殷讷与天文学家甘心随遇而安，无意寻找特别一个停泊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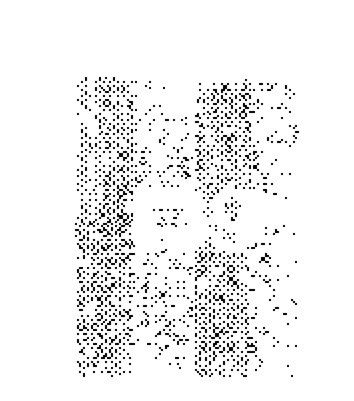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心怀愿望，但知道无一会实现。详细考虑片刻，他们决定洪水一退，便返回阿比西尼亚。





译者简介

郑雅丽(Ngai-lai CHENG),香港大学中文系副教授;获香港大学文学学士,教育文凭,文学硕士,哲学硕士,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文学硕士,哲学博士。研究范围包括:翻译、比较语言学、词汇学。编著四种:《阅读指导:研究与应用》,*Translating Literary Texts: Theory and Practice*,诗集《午后推门》(合著),英译散文集 *The Marginalia of Life* (《写在人生边上》,即将出版),及学术论文四十七篇。





［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］
书名＝快乐王子：雷斯勒斯
作者＝约翰逊
页数＝１３９
ＳＳ号＝１１１１３１８０
出版日期＝２００３年